

莎士比亚全集

William Shakespeare

The Tragedy of Hamlet



中英对照

哈姆雷特

梁实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东图书公司

中英对照
莎士比亚全集 32

The Tragedy of Hamlet

哈姆雷特

梁 实 秋 译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远 东 图 书 公 司

例 言

- 一、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W. J. Craig* 编，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
- 二、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小部分是散文，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一以白话散文为主，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以示区别。
- 三、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译者酌采一家之说，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原文多“双关语”，以及各种典故，无法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原文多猥亵语，悉照译，以存其真。
- 六、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一 故事来源

十三世纪初萨克梭格玛提克斯著《丹麦史》(Saxo Grammaticus: "Historia Danica") 这书的卷三卷四便是哈姆雷特 (Amlethus) 的故事。这简陋故事的内容与莎士比亚所作，微有出入，但大致仿佛。一五七〇年，法人贝尔佛莱 (Francois de Belle-Forest Comingeois) 译萨克梭所述哈姆雷特故事为法文编入其所著《惨史》("Histoires Tragiques") 卷五。《惨史》在法国行销数版，但哈姆雷特故事至一六〇八年始有英译本，译者为托玛士帕维尔 (Thomas Pavier)，自《惨史》中摘译而成《哈姆雷特之历史》("The Hystorie of Hamblet")。但在此英译本以前，哈姆雷特的故事似早已出现于英国舞台之上。一五八九年似已有哈姆雷特之故事上演，因是年印在格林的曼那风 (Green: Menaphon) 卷首之那施 (Thomas Nash) 的一封公开信提起了这样的一出戏。在一五九四年汉士娄 (Henslowe) 又于六月九日的日记上记载着这样的一出戏。此最早之《哈姆雷特》一剧，今已佚，亦不知其谁人之作 (或疑为Kyd作品)，而莎士比亚曾受此剧之暗示与影响，则无疑义。一七八一年有德文本《哈姆雷特》印行，系根据一七一〇年之手抄本而印行者，标题为 "Der Bestrafte Brudermord oder Prinz Hamlet aus Daennemark"。此德文本似即是十七世纪初年英国演员在德国献艺时所用之脚本，而考其内容，则又似是英国已佚之最早的《哈姆雷特》的德译本。此德译本内容粗陋，殊无足

取，当系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以前之作品。

二 著作年代

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的著作期，最早不能过一五九八年，最晚不能过一六二〇年七月。一般考证的结果，认定是大约作于一六〇一至一六〇二年间。

密尔士《智慧的宝藏》(Meres:Palladis Tamia)印行于一五九八年，曾列举当时莎士比亚名剧十二种，而哈姆雷特不在内，故断定最早不能过一五九八年。

《哈姆雷特》最初见于书业公会登记簿(The Stationers Registers)是在一六〇二年，虽未标明作者名姓，但注明是宫内大臣保护下之剧团所用之剧本，故指莎氏所作无疑。此最初登记之《哈姆雷特》于一六〇三年出版，印有莎士比亚之名，即所谓“第一版四开本”，亦即莎氏之初稿。故断定最晚不能过一六〇二年。

更就内部证据而论，亦可断定哈姆雷特之年代。《哈姆雷特》中常提起西撒大将，关于鬼神迷信之事，以及复仇之观念，二剧颇多相通之点，故《哈姆雷特》必紧接《西撒大将》之后而成，而《西撒大将》确作于一六〇〇至一六〇一年间。再《哈姆雷特》攻击童伶之时尚，而童伶之得势确始于一六〇〇年与一六〇一年之间。莎士比亚所隶属之宫内大臣剧团，于一六〇一年在宫廷失宠，或有《哈姆雷特》中所描写之游行献艺之举，亦正未可知。再就作风考察，亦与上文所拟定之年期恰合。故断定此剧大约作于一六〇一至一六〇二年间。

三 版本历史

最早《哈姆雷特》是一六〇三年的“第一版四开本”。一

六〇四年又刊印了“第二版四开本”，在标题页上注明“按照真确善本重印，较旧版增加几乎一倍。”这两种四开本的相互的关系，颇引起一般考据家的纷争。第一版四开本只及第二版之半，并且内容支离凌乱，与第二版颇有歧异之处，对于哈姆雷特的性格描写部分亦较粗陋不全。但主要的故事结构，第一版四开本是都具备了，第二版四开本于想像部分则大事增加，故前后二本，优劣显然。

两种版本何以有如许的差异呢？

第一版显然的是“盗印本”，必是用速记法在剧院随听随记的，所以舛误甚多。但考其舛误的性质，又不像全是由听觉上的错误而来，有些地方明白的是抄写人的笔误。所以仅仅说第一版是“盗印本”，并不能完全解释两种版本的异文的根由，就内容论，有些琐细的情节以及人名等等，两种本子都有出入的地方。这可以证明第一版四开本与第二版四开本干脆的是代表两种底稿。第一版诚然是盗印的，但第二版并非仅仅改正第一版的错误。第二版乃是莎士比亚就初稿大加增润的改稿。所以第一版是初稿，第二版是定稿。初稿在许多情节上与传说的哈姆雷特故事很是接近，所以初稿是莎士比亚按照已佚的哈姆雷特旧剧改编而成，亦未可知，因为我们知道莎士比亚常常是改编旧剧的。有人疑心第一版根本不是莎士比亚的手笔，这在未得满意的证据之前，殊无置信之必要。

自“第二版四开本”刊行以后，《哈姆雷特》大受欢迎，新版陆续刊行，内容则大致无变动，仅字之拼法逐渐革新。一六〇五年之“第三版四开本”完全是重印第二版。“第四版四开本”刊于一六一一年。“第五版四开本”无年代，显系重印本。“第六版四开本”刊于一六三七年，系第五版之重印。以后仍有许多四开本之刊行，现今统称之为“演员四开本”。

“第一版对折本”刊于一六二三年，是为莎士比亚作品第一次刊行之全集。《哈姆雷特》占该本第一五二至二八〇页。对折本之剧中，有约八十五乃至九十八行之数，为“第二版四开本”所无者，但亦有二百一十八行见于“第二版四开本”，而为对折本所无者。此外无何差异，大概经二十年舞台上之经验，剧本难免不有增删之处。“第二版四开本”为诗人莎士比亚之作品，对折本则为舞台经理莎士比亚之作品，前者较多文学意味，后者更合舞台需要。在校对方面，对折本较四开本为精审。

第二版对折本刊于一六三二年，改正第一版之误植。第三版刊于一六六三年，并一六六四年，第四版刊于一六八五年。内容均仍旧。

四开本之《哈姆雷特》均不分幕分景，对折本仅分至第二幕第二景为止。至一七〇九年，桂冠诗人罗氏Rowe编莎士比亚全集出版，始将全剧分幕分景，添注演员之上场下场，及许多必要之“舞台指导”，并剧中人物表。

四 舞台历史

《哈姆雷特》一一起始就是很受观众欢迎的一出戏，在“第一版四开本”的标题页上就标明了常常上演的地方不仅是伦敦，还有剑桥、牛津及其他各处。李查白贝芝是第一个善演哈姆雷特的名伶。据说，莎士比亚自己还演过这出戏里的鬼。“复辟时代”最伟大的莎士比亚演员白特顿（**Betterton**）亦以演哈姆雷特著称。一七四二年伟大的演员加立克（**Garrick**）开始演哈姆雷特，直至一七七六年从剧院退休时止，独擅绝技，一时无两。加立克所用的《哈姆雷特》脚本，是经过他自己删改的，今已不存。一七八三年著名的坎布尔（**J.P.Kemble**）开始演哈姆雷特，态度娴雅，歌德誉之为“最好的哈姆雷特”。一八一四年济恩（**E. Kean**）

继起，热情流露，另为一派之表现，影响及于Macready, Fletcher, Edwin Booth, Henry Irving 诸名家。

五 哈姆雷特问题

《哈姆雷特》在戏台上是一出很动人的戏，在伊丽莎白时代如此，在现代仍然如此。观众大概都感觉这戏的伟大，虽然各人对这伟大的解释是很不同。但是把《哈姆雷特》当做文学作品而精细加以研究的人，便要发现《哈姆雷特》在情节上在描写上颇有矛盾缺漏的地方。例如，照剧中文字推算，《哈姆雷特》该是三十岁，他的母亲该在五十岁左右了，而仍有乱伦之行，毋乃不伦？哈姆雷特之爱奥菲里阿在父死之后不久，亦殊不近情理。何瑞修为哈姆雷特之契友，何以到丹麦参加殡丧，差不多过了一个月才与哈姆雷特相晤？何瑞修较哈姆雷特年长，且曾熟悉丹老王生前之事，何以又似非丹麦土著，竟不知丹麦宫廷纵酒之风？何瑞修究竟是丹麦人呢，还仅是威登堡的一个学生呢？哈姆雷特的母亲，对于谋杀国王的事情，是否参加呢？哈姆雷特对于奥菲里阿的爱情是否真的？如是真的，何以忽然又不爱她？更何以对她言谈那样的粗暴？在第一幕中鬼是人人都看见的，在第三幕又何以哈姆雷特看见而王后看不见？派哈姆雷特赴英格兰，原是国王秘计，何以哈姆雷特似已知情，并知有秘信？如已知情，何以国王告以使命之时，又有惊异之状？如其惊异系属佯做，但彼究何以预知有吉罗二人伴行？秘信尚未写，何以知有秘信？哈姆雷特之疯，是真疯，是假疯，还是半真半假？如系真疯，何以不似真疯？如系假疯，何以必须假疯？哈姆雷特的性格，是英勇，还是忧郁？是果决，还是迟懦？既欲为父报仇，何不迳杀新王？何以延至四月之久，始于无可奈何之中与彼偕亡？凡此种种问题，有的我们可以设法代莎士比亚答解，有的直无从解释。其中比较的

最成为问题的是最后一个。为什么哈姆雷特不立刻报仇？这是“哈姆雷特问题”的核心。

哈姆雷特见鬼的时候，天气正在严寒，奥菲里阿埋葬的时候，花草正在繁茂，这期间至少要有四个月的光景。为什么哈姆雷特要忍耐这四个月？若说哈姆雷特在事实上没有杀国王的机会，这理由殊为薄弱，因为哈姆雷特可以佩剑出入宫廷，国王并无戒备，要下手是随时可能的。事实上国王祷告的时候，哈姆雷特本想下手而又饶了他，后来杀普娄尼阿斯也是误认做国王杀的。所以哈姆雷特之不早下手，非事实上的困难，而必是另有深藏的原因在。

歌德在“*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IV iii-xiii V iv-xi说：“据我看莎士比亚的原意是想要在这戏里表现出一桩大事放在一个不适于施行的人身上所发生的效果。据我看全戏便是在这观点下创作的。一棵大树栽在一个值钱的瓶子里，而这瓶只合插进几枝鲜花：树根膨胀，瓶可就碎了。”歌德把哈姆雷特看做一位公子，不是一位英雄，报仇的事他不配干，所以迁延不决。这解释似乎太简单。

科律己在他的莎士比亚讲演札记里说：“哈姆雷特是勇敢不怕死的；但他因多感而犹豫，因多虑而延迟，因决心的果断而消失了行动的力量。”科律己是遵从施莱格耳的学说，以哈姆雷特为一思想特别发达的人，所以行动特别迟缓。但是报仇的事有什么可思索顾虑的呢？

乌里契（Ulrici:“*Shakespeares dramatische Kunst*”英译本二一八页）说：“虽然国王的确有杀兄之罪，但照基督教的意义讲来，不经审判而自己动手杀他仍然是件罪恶。所以在哈姆雷特心里我们可以看出基督教徒与自然人的斗争……。”他蓦地提出基督教的问题，却又是一种新鲜的解释。

维德尔（Karl Werde：“Vorlesungen über Shakespeares Hamlet”）最有力量的驳斥歌德的学说。他在第四七页说：“悲剧的复仇必须要有惩罚，惩罚必须要有公理，公理必须要令世界周知，所以，哈姆雷特的目标不是王冠，其首要义务亦不是杀死国王；他的事业乃是公正的惩罚杀父的凶手，虽然这些凶手在世人心目中毫无嫌疑，他并且还要把自己处分之合理令丹麦民众认为满意。”哈姆雷特所以不杀国王者，正欲留其活口，以为异日迫其招供服罪之余地。这解释对于剧中情节似乎顾虑周到，较歌德一派的主观见解略胜一筹了。但是戏文自始至终并没有说哈姆雷特要设法向民众证实国王之罪或设法执付有司，不特此也，哈姆雷特始终是口口声声的说要自己动手报仇。这情形维德尔又何以解释？

伯拉德莱教授（A. C. Bradley）在《莎士比亚的悲剧》第三讲里采取一种心理的观点，认为哈姆雷特是有“忧郁症”，对于人生及人生中一切均抱厌恶悲观之态度，所以任何事都不能迅速敏捷地去处置。这是最新的一种解释。这或者也许是比较最满意的解释。

无论怎样解释，“哈姆雷特问题”至今仍然不能消灭，因为戏文中缺憾太多，所以问题总是存在的。我以为这些问题不一定要解决。剧情的缺憾，就由它成为缺憾。莎士比亚在艺术上的缺憾，我们原没有必需设法弥补的。莎士比亚写《哈姆雷特》原不是一气写成的，写成后原不曾想印出来给人推敲，因为不是一气写成的，所以第一版四开本和第二版四开本便是两个样子。初稿中的哈姆雷特使接近传统故事中的哈姆雷特，亦接近Kyd一派“流血悲剧”“复仇悲剧”中的英雄。莎士比亚改稿之后，哈姆雷特的面目大变，不是一个单纯的英雄，而是一个多思想的少年了。这改稿之间，难免不有顾此失彼和前后不贯之处，所以“哈

姆雷特问题”也许正是大半由于改稿而起，亦未可知。定稿之后，在舞台上一试成功，观众并不能发现漏洞，莎士比亚自然也就满意，哪有闲情逸致再咀嚼剧情上的琐节。所以哈姆雷特之有问题，莎士比亚自己或许从不曾发觉。后人聚讼，岂非徒然？心理分析学派且以哈姆雷特为“儿的婆斯错综”之一例，益为荒谬！“哈姆雷特问题”还是交给考据家去研究，以哈姆雷特为文艺而加以研究者，只须知其问题所在便可，因无须必先解答哈姆雷特之谜始足以言欣赏。（G. F. Bradby: *The Problems of Hamlet*, 1928. 提出问题所在，并试说明问题之所由来，亦不主强为解释，立论最精辟。）

THE TRAGEDY OF HAMLET

DRAMATIS PERSONAE.

- CLAUDIUS, King of Denmark.
HAMLET, Son to the late, and Nephew to the present King.
FORTINBRAS, Prince of Norway.
HORATIO, Friend to Hamlet.
POLONIUS, Lord Chamberlain.
LAERTES, his Son.
VOLTIMAND, }
CORNELIUS, } Courtiers.
ROSENCRANTZ, }
GULDENSTERN, }
OSRIC, }
A Gentleman,
A Priest.
MARCELLUS, } Officers.
BERNARDO, }
FRANCISCO, a Soldier.
REYNALDO, Servant to Polonius.
A Captain.
English Ambassadors.
Players. Two Clowns, Grave-diggers.
GERTRUDE, Queen of Denmark and Mother to Hamlet.

哈姆雷特

剧中人物

克劳底阿斯 (Claudius)，丹麦王。

哈姆雷特 (Hamlet)，故王之子，今王之侄。

浮廷布拉斯 (Fortinbras)，瑙威亲王。

何瑞修 (Horatio)，哈姆雷特之友。

普娄尼阿斯 (Polonius)，御前大臣。

赖尔蒂斯 (Laertes)，普娄尼阿斯之子。

浮尔蒂曼德 (Voltimand)

考内里乌斯 (Cornelius)

罗珊克兰兹 (Rosencrantz)

吉尔丹斯坦 (Guildenstern)

奥斯利克 (Osric)

} 朝臣

一绅士。

一僧人。

马赛勒斯 (Marcellus)

百那都 (Bernardo) } 卫兵官。

弗兰西斯科 (Francisco)，卫兵。

雷那尔度 (Reynaldo)，普娄尼阿斯之仆。

一军官。

英国使臣数人。

演员数名。乡下人两名，掘墓穴者。

葛楚德 (Gertrude)，丹麦王后，哈姆雷特之母。

THE TRAGEDY OF HAMLET

DRAMATIS PERSONAE

OPHELIA, Daughter to Polonius.

Lords, Ladies, Officers, Soldiers, Sailors, Messengers, and Attendants.

Ghost of Hamlet's Father.

SCENE.—Elsinore.

奥菲里阿（Ophelia），普娄尼阿斯之女。

贵族，贵妇，军官，兵士，水手，信差及其他侍从人等。

哈姆雷特之父的鬼。

地点：哀而新诺。

ACT I

SCENE I—Elsinore. A Platform before the Castle.

FRANCISCO at his post. *Enter to him* **BERNARDO**.

BERNARDO Who's there?

FRANCISCO Nay, answer me; stand, and unfold yourself.

BERNARDO Long live the king!

FRANCISCO Bernardo?

BERNARDO He.

FRANCISCO You come most carefully upon your hour.

BERNARDO 'Tis now struck twelve; get thee to bed, Francisco.

FRANCISCO For this relief much thanks; 'tis bitter cold,
And I am sick at heart.

BERNARDO Have you had quiet guard?

FRANCISCO Not a mouse stirring.

BERNARDO Well, good-night.

If you do me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The rivals of my watch, bid them make haste.

FRANCISCO I think I hear them. Stand, ho! Who's ther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HORATIO Friends to this ground.

MARCELLUS And liegemen to the Dane.

FRANCISCO Give you good-night.

第一幕

第一景：哀而新诺，堡前高台。

佛兰西斯科值班站岗。百那都向他走来。

百 那是谁呀？

佛 呔，回答我吧；站住，报上名来。

百 吾王万岁！

佛 百那都？

百 是他。

佛 你来的时候很准。

百 刚打十二点；你睡去吧，佛兰西斯科。

佛 多谢你来换班；这儿很冷，我心里怪难受的。

百 你站岗的期间还安静吧？

佛 一只老鼠都没有闹。

百 那么，再见吧。你若是遇见我的同班的伙伴何瑞修和马赛勒斯，叫他们快点来。

佛 我好像是听见他们来了。——站住，嘻！那是谁呀？

何瑞修及马赛勒斯上。

何 本国的友人。

马 丹麦王的臣民。

佛 祝你们晚安。

MARCELLUS O! farewell, honest soldier:
 Who hath reliev'd you?

FRANCISCO Bernardo has my place.
 Give You good-night. [Exit.]

MARCELLUS Holla! Bernardo!

BERNARDO Say,
 What! is Horatio there?

HORATIO A piece of him.

BERNARDO Welcome, Horatio; welcome, good Marcellus.

MARCELLUS What! has this thing appear'd again to-night?

BERNARDO I have seen nothing.

MARCELLUS Horatio says 'tis but our fantasy,
 And will not let belief take hold of him
 Touching this dreaded sight twice seen of us:
 Therefore I have entreated him along
 With us to watch the minutes of this night;
 That if again this apparition come,
 He may approve our eyes and speak to it.

HORATIO Tush, tush! 'twill not appear.

BERNARDO Sit down awhile,
 And let us once again assail your ears,
 That are so fortified against our story,
 What we two nights have seen.

HORATIO Well, sit we down,
 And let us hear Bernardo speak of this.

BERNARDO Last night of all,
 When yond same star that's westward from the pole
 Had made his course to illumine that part of heaven
 Where now it burns, Marcellus and myself,

马 啊，再会吧，忠实的卫士：谁接了你的班？

佛 百那都替我了。祝你们晚安。〔下。〕

马 喂！百那都！

百 喂，——怎么，那是何瑞修吗？

何 有点儿像他①。

百 欢迎，何瑞修；欢迎，马赛勒斯。

马 怎么，这东西今夜又出现了吗？

百 我还没有看见什么。

马 这可怕的东西，我们亲眼见过两次了，何瑞修却不肯相信，说是我们的幻想；所以我特意请他来陪着我们守望，若是鬼物再来，他可以证实我们的眼睛没有错，并且可以和他谈谈。

何 得了吧，得了吧。鬼不会再出现。

百 坐一会儿吧；你不信我们接连两夜看见的故事，让我们再说一遍给你听吧。

何 好，我们坐下来，我们听百那都说说这件事。

百 就在昨天夜晚，当那绕着北斗西行的那颗星，正在照耀着现在发亮的天边，马赛勒斯和我两个，

The bell then beating one,—

MARCELLUS Peace! break thee off; look, where it comes again!

Enter Ghost.

BERNARDO In the same figure, like the king that 's dead.

MARCELLUS Thou art a scholar; speak to it, Horatio.

BERNARDO Looks it not like the king? Mark it, Horatio.

HORATIO Most like: it harrows me with fear and wonder.

BERNARDO It would be spoke to.

MARCELLUS Question it, Horatio.

HORATIO What art thou that usurp'st this time of night,
Together with that fair and war-like form
In which the majesty of buried Denmark
Did sometimes march? By heaven I charge thee, speak!

MARCELLUS It is offended.

BERNARDO See! it stalks away.

HORATIO Stay! speak, speak! I charge thee, speak!

[Exit Ghost.]

MARCELLUS 'Tis gone, and will not answer.

BERNARDO How now, Horatio! you tremble and look pale:
Is not this something more than fantasy?
What think you on 't?

HORATIO Before my God, I might not this believe
Without the sensible and true avouch
Of mine own eyes.

MARCELLUS Is it not like the king?

HORATIO As thou art to thyself:

钟敲了一下——

马 静，快别说话；看，又从那边来了。

鬼上。

百 那样子，和死去的国王一般。

马 你是读书人②；你和他说话，何瑞修。

百 他不是很像国王么？你看看，何瑞修。

何 像极啦；使得我又害怕又惊奇。

百 他要人和他说话。

马 你问问他，何瑞修。

何 你是什么东西，敢擅自在这昏夜出现，并且妄穿丹麦先王曾经穿过的威武堂皇的军装？我命令你，说！

马 他恼啦。

百 看。他大踏步的走了！

何 站住！说话，说话，我命令你，说话！（鬼下。）

马 他走了，他不回答你。

百 现在怎样，何瑞修！你直哆嗦，脸也白了；这可不仅是幻想了吧？你以为怎么样？

何 我当着上帝说吧，若没有我亲眼看见的证据，我是不能相信这件事。

马 是不是像国王？

何 就如同你和你自己一样像；

Such was the very armour he had on
When he the ambitious Norway combated;
So frown'd he once, when, in an angry parle,
He smote the sledded Polacks on the ice.
'Tis strange.

MARCELLUS Thus twice before, and jump at this dead hour,
With martial stalk hath he gone by our watch.

HORATIO In what particular thought to work I know not;
But in the gross and scope of my opinion,
This bodes some strange eruption to our state.

MARCELLUS Good now, sit down, and tell me, he that knows,
Why this same strict and most observant watch
So nightly toils the subject of the land;
And why such daily cast of brazen cannon,
And foreign mart for implements of war;
Why such impress of shipwrights, whose sore task
Does not divide the Sunday from the week;
What might be toward, that this sweaty haste
Doth make the night joint-labourer with the day:
Who is 't that can inform me?

HORATIO That can I;
At least, the whisper goes so. Our last king,
Whose image even but now appear'd to us,
Was, as you know, by Fortinbras of Norway,
Thereto prick'd on by a most emulate pride,
Dar'd to the combat; in which our valiant Hamlet—
For so this side of our known world esteem'd him—
Did slay this Fortinbras; who, by a seal'd compact,
Well ratified by law and heraldry,
Did forfeit with his life all those his lands
Which he stood seiz'd of, to the conqueror;
Against the which, a moiety competent
Was gaged by our king;

他当初和野心的瑙威王斗争的时候就穿的是这样一副盔甲；他当初议和发怒把乘橇的波兰人③打在冰上的时候，他也曾露出这样的一付怒容。怪事。

马 这样已经有两次了，在这深更半夜的时候，耀武扬威的在我们守望的地方走过。

何 我虽然不能十分确定的说，但从大致来看，这一定是我们国家的一种不祥之兆。

马 好，坐下来，你们谁知道的请告诉我，为什么我们国民要夜夜的这样严重的伺守提防；为什么这样天天的铸造铜炮，还从外国购办军火；为什么强征造船工匠，星期日也不停工；究竟有什么大祸临头，要这样不分昼夜的挥汗彷徨；谁能告诉我？

何 我能；至少大家都这样传说。你们知道，方才还显示圣容的先王，当他在世的时候，瑙威王浮廷布拉斯一时好胜，要和他决斗；我们的英勇的哈姆雷特——我们这半边世界谁不钦仰他的威名——把浮廷布拉斯杀死；事前他曾按照战法④订下一纸契约，情愿将他所有的领土连同性命一齐让给胜利者；我们的先王也曾以同样的领土做赌。

which had return'd
To the inheritance of Fortinbras,
Had he been vanquisher; as, by the same covenant,
And carriage of the article design'd,
His fell to Hamlet. Now, sir, young Fortinbras,
Of unimproved mettle hot and full,
Hath in the skirts of Norway here and there
Shark'd up a list of lawless resolute,
For food and diet, to some enterprise
That hath a stomach in 't; which is no other—
As it doth well appear unto our state—
But to recover of us, by strong hand
And terms compulsative, those foresaid lands
So by his father lost. And this, I take it,
Is the main motive of our preparations,
The source of this our watch and the chief head
Of this post-haste and romage in the land.

BERNARDO I think it be no other but e'en so;
Well may it sort that this portentous figure
Comes armed through our watch, so like the king
That was and is the question of these wars.

HORATIO A mote it is to trouble the mind's eye.
In the most high and palmy state of Rome,
A little ere the mightiest Julius fell,
The graves stood tenantless and the sheeted dead
Did squeak and gibber in the Roman streets;
As stars with trains of fire and dews of blood,
Disasters in the sun; and the moist star
Upon whose influence Neptune's empire stands
Was sick almost to doomsday with eclipse;
And even the like precurse of fierce events,
As harbingers preceding still the fates
And prologue to the omen coming on,
Have heaven and earth together demonstrated
Unto our climatures and countrymen.

如其浮廷布拉斯打胜，领土便由他承受；但是结果我根据这契约上的条款，他的领土都输给哈姆雷特了。如今呢，先生，浮廷布拉斯的儿子，血气方刚，在瑙威边疆啸聚了一群亡命之徒，每日酬以三餐，鼓动他们大胆妄为；他的用意，我们的朝廷早已明白——无非是想用强硬手段和威胁的条款恢复他父亲丧失了的领土；我想这就是，我们积极准备之主要的动机，我们严重警戒的根由，全国匆忙纷扰之主要的原因了。

百 我想一定就是这个缘故。几次战争均由先王而起，所以在我们守望时候来的那个不祥之物，全身戎装，并且酷似先王，前后情形正好吻合。

何 这不过是令人心眼烦恼的一粒纤尘。罗马帝国全盛时代，在伟大的西撒歿亡之前不久，墓棺尽空，裹着殓衣的死尸在罗马市街啾啾哀鸣；星辰带了火焰的尾巴和血腥的露珠，太阳黯淡无光，操纵海水的月亮也像到了世界末日一般的陷缺憔悴^⑤：如今天地也许正是同样的昭示我们的邦人，预告我们灾祸将至，有如命运的先驱和变故的序幕。

But, soft! behold! lo! where it comes again.

Re-enter Ghost.

I'll cross it, though it blast me. Stay, illusion!
If thou hast any sound, or use of voice,
Speak to me:
If there be any good thing to be done,
That may to thee do ease and grace to me,
Speak to me:
If thou art privy to thy country's fate,
Which happily foreknowing may avoid,
O! speak;
Or if thou hast uphoarded in thy life
Extorted treasure in the womb of earth,
For which, they say, you spirits oft walk in death,

[Cock crows.]

Speak of it: stay, and speak! Stop it, Marcellus.

MARCELLUS Shall I strike at it with my partisan?

HORATIO Do, if it will not stand.

BERNARDO 'Tis here!

HORATIO 'Tis here!

[Exit Ghost.]

MARCELLUS 'Tis gone!

We do it wrong, being so majestic,
To offer it the show of violence;
For it is, as the air, invulnerable,
And our vain blows malicious mockery.

BERNARDO It was about to speak when the cock crew.

HORATIO And then it started like a guilty thing
Upon a fearful summons. I have heard,

小声些，看！喏，他又从那里来了！

鬼又上。

我要照直的走过去，不怕他魔住我。——站住，你这虚幻的东西！你若是能做声，或是会说话，你和我说；你若是要我替你做点什么事，使你安眠，在我也算是功德，你和我说；你若是知道你的国家有什么因预知而或可避免的命运，啊，你说！或是你生前勒索暴敛的财宝埋在地下，所以，如俗人传说，你死后还出来逡巡呵护，〔鸡鸣。〕你说呀；站住，说！拦住他，马赛勒斯。

马 我可以用戟打他吗？

何 打，假如他不站住。

百 他在这里！

何 他在这里！〔鬼下。〕

马 他走了！他的样子很威严，我们以暴力相加，这是我们的错：他是和空气一样，受不了伤的，我们空打一阵倒是无礼了。

百 他刚要说话，恰巧又鸡叫。

何 随后他就慌张起来，好像是罪犯奉到可怕的传唤一般。我听说，

The cock, that is the trumpet to the morn,
Doth with his lofty and shrill-sounding throat
Awake the god of day; and at his warning,
Whether in sea or fire, in earth or air,
The extravagant and erring spirit hies
To his confine; and of the truth herein
This present object made probation.

MARCELLUS It faded on the crowing of the cock.
Some say that ever 'gainst that season comes
Wherein our Saviour's birth is celebrated,
The bird of dawning singeth all night long;
And then, they say, no spirit can walk abroad;
The nights are wholesome; then no planets strike,
No fairy takes, nor witch hath power to charm,
So hallow'd and so gracious is the time.

HORATIO So have I heard and do in part believe it.
But, look, the morn in russet mantle clad,
Walks o'er the dew of yon high eastern hill;
Break we our watch up; and by my advice
Let us impart what we have seen to-night
Unto young Hamlet; for, upon my life,
This spirit, dumb to us, will speak to him.
Do you consent we shall acquaint him with it,
As needful in our loves, fitting our duty?

MARCELLUS Let's do 't, I pray; and I this morning know
Where we shall find him most conveniently. [Exeunt.]

SCENE II—A Room of State in the Castle.

**Enter the KING, QUEEN, HAMLET, POLONIUS,
LAERTES, VOLTIMAND, CORNELIUS, Lords, and
Attendants.**

KING Though yet of Hamlet our dear brother's death
The memory be green, and that it us befitted

报晓的鸡，他的尖锐的喉音可以惊醒白昼的神，并且水火土气的各方游魂一听见他的警告也就都急忙的各奔原居；方才的鬼物证明了这话不错。

马 鸡一叫他就消灭。还有人说，在庆祝救主诞辰的节候，鸡是整夜的叫个不休，所以他们说没有鬼敢出现，那几夜是平安的，流星不降灾祸，妖灵也不害人，巫覡也不能施展符咒，真是神圣慈悲的时候。

何 我也这样听说过，有一部分我也相信。可是你们看，披着红袍的曙光，踏着那高远的东山的露珠走过来了。我们散班吧；依我说，我们把今夜看见的事告诉哈姆雷特；因为我敢说，鬼对我们哑口无言，对他或者有话。为了交情与责任，我们都有告诉他的必要，你们赞成不？

马 我请求，我们就去告诉他吧；并且我知道今天早晨到哪里去找他最便当。〔众下。〕

第二景：堡内大厅。

奏乐。王，后，哈姆雷特，普娄尼阿斯，赖尔蒂斯，浮尔蒂曼德，考内里乌斯，贵族们，及侍从等上。

王 虽然我的亲兄哈姆雷特崩驾不久，记忆犹新，我应该深为悼，

To bear our hearts in grief and our whole kingdom
To be contracted in one brow of woe,
Yet so far hath discretion fought with nature
That we with wisest sorrow think on him,
Together with remembrance of ourselves.
Therefore our sometime sister, now our queen,
The imperial jointress of this war-like state,
Have we, as 'twere with a defeated joy,
With one auspicious and one dropping eye,
With mirth in funeral and with dirge in marriage,
In equal scale weighing delight and dole,
Taken to wife: nor have we herein barr'd
Your better wisdoms, which have freely gone
With this affair along: for all, our thanks.
Now follows, that you know, young Fortinbras,
Holding a weak supposal of our worth,
Or thinking by our late dear brother's death
Our state to be disjoint and out of frame,
Colleagu'd with the dream of his advantage,
He hath not fail'd to pester us with message,
Importing the surrender of those lands
Lost by his father, with all bands of law,
To our most valiant brother. So much for him.
Now for ourself and for this time of meeting.
Thus much the business is: we have here writ
To Norway, uncle of young Fortinbras,
Who, impotent and bed-rid, scarcely hears
Of this his nephew's purpose, to suppress
His further gait herein; in that the levies,
The lists and full proportions, are all made
Out of his subject; and we here dispatch
You, good Cornelius, and you, Voltimand,
For bearers of this greeting to old Norway,
Giving to you no further personal power
To business with the king more than the scope

全国臣民亦宜有同悲，但是，理性与情感冲突，我不能不勉强节哀，于怀念亡兄的时候，不忘珍重朕躬的意思。所以我从前的嫂子，如今的王后，这承继王位的女人，我现在把她娶做妻子，这实在不能算是一件十分完美的喜事，一只眼喜气洋洋，一只眼泪水汪汪，像是殡葬时享受欢乐，也像是结婚时奏唱悼歌，真是悲喜交集，难分轻重。关于这件事我也不曾拒绝你们随时进的忠言劝告。我多谢大家。现在且说，你们大家谅已知悉，小浮廷布拉斯轻视朕躬，以为我的亲兄暴亡，国家必定瓦解，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屡次遣使前来罗唆，要我让还当初他父亲依据法律的约束而丧失给我英勇先兄的领土。关于他，不必再多说。现在讲我自己的事，我这次召集会议只为一件事：我写下一封信给瑙威国王，他是小浮廷布拉斯的叔父，孱病在床，他并不知道他侄子的用意，我请他阻止他再有骚扰，因为所征税饷所募兵丁差不多完全是出自他的臣民；现在我派你，好考内里乌斯，还有你，浮尔蒂曼德，做给老瑙威王送信的使者，但是文书范围以外的事，却不许你们擅自和他商议。

Of these delated articles allow.

Farewell and let your haste commend your duty.

CORNELIUS }
VOLTIMAND } In that and all things will we show our duty.

KING We doubt it nothing: heartily farewell.

[**Exeunt VOLTIMAND and CORNELIUS.**]

And now, Laertes, what's the news with you?
You told us of some suit; what is 't, Laertes?
You cannot speak of reason to the Dane,
And lose your voice; what wouldst thou beg, Laertes,
That shall not be my offer, not thy asking?
The head is not more native to the heart,
The hand more instrumental to the mouth,
Than is the throne of Denmark to thy father.
What wouldst thou have, Laertes?

LAERTES Dread my lord,
Your leave and favour to return to France;
From whence though willingly I came to Denmark,
To show my duty in your coronation,
Yet now, I must confess, that duty done,
My thoughts and wishes bend again toward France
And bow them to your gracious leave and pardon.

KING Have you your father's leave? What says Polonius?

POLONIUS He hath, my lord, wrung from me my slow leave
By laboursome petition, and at last
Upon his will I seal'd my hard consent:
I do beseech you, give him leave to go.

KING Take thy fair hour, Laertes; time be thine,
And thy best graces spend it at thy will.
But now, my cousin Hamlet, and my son,—

HAMLET [Aside.] A little more than kin, and less than kind.

珍重吧，这事要火速办理。

考 }
浮 } 陛下吩咐，敢不尽忠。

王 我相信你们：珍重了。

〔考内里乌斯及浮尔蒂曼德下。〕

现在，赖尔蒂斯，你可有什么事吗？你曾向我请求过什么事；是什么事来的，赖尔蒂斯？有道理的话，你自管向丹麦王说，你绝不会白说的：你要求什么，赖尔蒂斯？什么是假如你不要求我便不给你的呢？头和心的亲近，手和口的相助，都不比丹麦王和你的父亲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你要什么，赖尔蒂斯？

赖 陛下，我请求准我回到法国去；虽然是我自愿由法国回到丹麦参与陛下加冕盛典以尽臣职，但是如今臣职已尽，又想重返法国，请求陛下恩准。

王 你曾得到你父亲的允许了么。——普娄尼阿斯，你意下如何？

普 陛下，他竭力的请求，终于夺去了我的迟迟不给的允诺，我算是勉强依了他；我请求陛下，准他去吧。

王 珍重你的青春吧，赖尔蒂斯；时间是你的，你自由的善自遣用吧！——现在，我的侄子哈姆雷特，也是我的儿子，——

哈 〔旁白。〕比侄子是亲些，可是还算不得儿子⑥。

KING How is it that the clouds still hang on you?

HAMLET Not so, my lord; I am too much i' the sun.

QUEEN Good Hamlet, cast thy nighted colour off,
And let thine eye look like a friend on Denmark.
Do not for ever with thy veiled lids
Seek for thy noble father in the dust:
Thou know'st 'tis common; all that live must die,
Passing through nature to eternity.

HAMLET Ay, madam, it is common.

QUEEN If it be,
Why seems it so particular with thee?

HAMLET Seems, madam! Nay, it is; I know not 'seems.'
'Tis not alone my inky cloak, good mother,
Nor customary suits of solemn black,
Nor windy suspiration of forc'd breath,
No, nor the fruitful river in the eye,
Nor the dejected haviour of the visage,
Together with all forms, modes, shows of grief,
That can denote me truly; these indeed seem,
For they are actions that a man might play;
But I have that within which passeth show;
These but the trappings and the suits of woe.

KING 'Tis sweet and commendable in your nature, Hamlet,
To give these mourning duties to your father:
But, you must know, your father lost a father;
That father lost, lost his; and the survivor bound
In filial obligation for some term
To do obsequious sorrow; but to persevere
In obstinate condolement is a course
Of impious stubbornness; 'tis unmanly grief:
It shows a will most incorrect to heaven,
A heart unfortified, a mind impatient,

王 怎么，你脸上还是罩着一层愁云？

哈 不是的，陛下；我受的阳光太多了①。

后 哈姆雷特好孩子，抛去你那一层昏黯的气色。对丹麦王表示一点和气。别竟垂着眼皮在尘土里面去寻你的高贵的父亲。你要知道这是一件平常事；有生即有死，经过尘世以达于永恆。

哈 对了，母亲，是很平常。

后 既然这样，为什么你对这件事又觉得好像是有点特别呢？

哈 好像？母亲！不，简直的是；我不知道什么好像。好母亲，不仅我这一袭墨色的长袍，照例的一套深黑的丧服，用力的长吁短叹，眼里不断的流泪，面上沮丧的样子，以及一切悲哀的表示，——不仅这些能真正的表示我的内心悲哀；这些才真正的可以说是“好像”，因为这是人人可以假扮出来的举动；但是我心里有非外表所能宣泄的悲哀；这些，不过是悲哀的装点服饰罢了。

王 哈姆雷特，你为你的父亲尽心守孝，这原是你天性笃厚的地方，很是可取；但是你要知道，你的父亲也曾死过父亲，那死了的父亲又曾死过他的父亲；做后人的自然应该在相当期内居丧守礼，以全孝道；但若固执的哀毁，那便是拘泥了；那岂是男子汉的哀伤；这只是表示出拂逆天意，心地不坚，缺乏耐性，

An understanding simple and unschool'd:
For what we know must be and is as common
As any the most vulgar thing to sense,
Why should we in our peevish opposition
Take it to heart? Fie! 'tis a fault to heaven,
A fault against the dead, a fault to nature,
To reason most absurd, whose common theme
Is death of fathers, and who still hath cried,
From the first corse till he that died to-day,
'This must be so.' We pray you, throw to earth
This unprevailing woe, and think of us
As of a father; for let the world take note,
You are the most immediate to our throne;
And with no less nobility of love
Than that which dearest father bears his son
Do I impart toward you. For your intent
In going back to school in Wittenberg,
It is most retrograde to our desire;
And we beseech you, bend you to remain
Here, in the cheer and comfort of our eye,
Our chiefest courtier, cousin, and our son.

QUEEN Let not thy mother lose her prayers, Hamlet:
I pray thee, stay with us; go not to Wittenberg.

HAMLET I shall in all my best obey you, madam.

KING Why, 'tis a loving and a fair reply:
Be as ourself in Denmark. Madam, come;
This gentle and unforc'd accord of Hamlet
Sits smiling to my heart; in grace whereof,
No jocund health that Denmark drinks to-day,
But the great cannon to the clouds shall tell,
And the king's rouse the heavens shall bruit again,
Re-speaking earthly thunder. Come away.

[Exeunt all except HAMLET.]

和愚蠢幼稚的了解，我们既知道这是一件不可挽救的事，并且是和吾人五官接触的事物一般的平凡，我们又何必偏偏作对不释于怀呢？唔！这对于上天，对于死者，对于亲人，都是罪过，对于理性也是讲不过去的，因为丧父是极平常的一件事，自古至今，无不认为这是“无可如何”。我劝你把这无益的悲哀抛到地下去，还是认我做你的父亲吧。让天下周知，你是我的王位最嫡近的继承者，并且我对你的挚爱丝毫不减于慈父对于他的亲儿子。你想要回威吞堡的学校⑧，这可大不合我的意思；我愿你，决心留在此地，使我眼前欢娱，做我主要朝臣，亲侄儿，亲儿子。

后 哈姆雷特，你别令你母亲枉费了一番的祷望；我劝你，留下伴着我，别上威吞堡去了。

哈 母亲，我尽量服从你就是。

王 唉，这才是亲爱精诚的回答；和我们一起住在丹麦吧。——夫人，来；哈姆雷特和顺自然的遵从，使我心里很是喜欢，所以丹麦下今天要痛饮三杯。还要燃放巨炮，昭告云霄，上天也要响应地下的雷声，给国王的宴乐欢呼致贺哩。——走吧。〔乐奏，除哈姆雷特外全体下。〕

HAMLET O! that this too too solid flesh would melt,
Thaw and resolve itself into a dew;
Or that the Everlasting had not fix'd
His canon 'gainst self-slaughter! O God! O God!
How weary, stale, flat, and unprofitable
Seem to me all the uses of this world.
Fie on 't! O fie! 'tis an unweeded garden,
That grows to seed; things rank and gross in nature
Possess it merely. That it should come to this!
But two months dead: nay, not so much, not two:
So excellent a king; that was, to this,
Hyperion to a satyr; so loving to my mother
That he might not betwixt the winds of heaven
Visit her face too roughly. Heaven and earth!
Must I remember? why, she would hang on him,
As if increase of appetite had grown
By what it fed on; and yet, within a month,
Let me not think on 't: Frailty, thy name is woman!
A little month; or ere those shoes were old
With which she follow'd my poor father's body,
Like Niobe, all tears; why she, even she,—
O God! a beast, that wants discourse of reason,
Would have mourn'd longer,—married with mine uncle,
My father's brother, but no more like my father
Than I to Hercules: within a month,
Ere yet the salt of most unrighteous tears
Had left the flushing in her galled eyes,
She married. O! most wicked speed, to post
With such dexterity to incestuous sheets.
It is not nor it cannot come to good;
But break, my heart, for I must hold my tongue!

Enter HORATIO, MARCELLUS, and BERNARDO.

HORATIO Hail to your lordship!

HAMLET I am glad to see you well:

哈 啊，我愿这太，太，坚固的肉体消溶分解而成露水！或是上天不曾订那教规禁止自杀⑨！啊，上帝呀，上帝呀！这世界上的事情，由我看来何以如此的厌倦，陈旧，淡薄，无益！一切卑鄙！简直是一座蔓草未芟的花园，到处是蓬蒿荆棘。居然弄到这个地步！死了才两个月！不，还不到两个月；那样贤明的一位国王；比起现在这个，恰似太阳神和羊怪之比；他又那样爱我的母亲，甚至不准天风太重的吹上她的脸。天呀地呀！我一定要回忆吗？唉，她当初一心一意的依傍着他，好像是食物越放在眼前食欲越增进似的；然而，在一个月內，——我别想这件事了吧，——脆弱，你的名字就叫做女人！——不过一个月！她送我父亲的尸首入葬的时候，像是奈欧璧⑩一般哭得成个泪人儿，她那天穿的鞋子现在还没有旧；——何以她，竟至于，——啊上帝呀！一只没有理性的畜类怕也要哀伤得久些，——她竟嫁给了我的叔父，他是我父亲的兄弟，但是毫不和我父亲相像，如我之不与赫鸠里斯⑪相像一般。才一月之内？顶虚伪的眼泪还没有在她哭痛的眼上停止留下红痕，她居然改嫁。啊，好奸狠的速度，好敏捷的奔赴乱奸的席上！这不是好事，也不能发生好结果，——但是我只好伤心，因为我一定要沉默！

何瑞修，马赛勒斯，与百那都上。

何 殿下好！

哈 我看你康健，我很喜欢；

Horatio, or I do forget myself.

HORATIO The same, my lord, and your poor servant ever.

HAMLET Sir, my good friend; I'll change that name with you.
And what make you from Wittenberg, Horatio?
Marcellus?

MARCELLUS My good lord,—

HAMLET I am very glad to see you. [To **BERNARDO**.] Good even,
sir.

But what, in faith, make you from Wittenberg?

HORATIO A truant disposition, good my lord.

HAMLET I would not hear your enemy say so,
Nor shall you do mine ear that violence,
To make it truster of your own report
Against yourself; I know you are no truant.
But what is your affair in Elsinore?
We'll teach you to drink deep ere you depart.

HORATIO My lord, I came to see your father's funeral.

HAMLET I pray thee, do not mock me, fellowstudent;
I think it was to see my mother's wedding.

HORATIO Indeed, my lord, it follow'd hard upon.

HAMLET Thrift, thrift, Horatio! the funeral bak'd meats
Did coldly furnish forth the marriage tables.
Would I had met my dearest foe in heaven
Ere I had ever seen that day, Horatio!
My father methinks I see my father.

HORATIO O! where, my lord?

HAMLET In my mind's eye, Horatio.

HORATIO I saw him once; he was a goodly king.

是何瑞修啊，我太健忘了。

何 正是的，殿下，并且永远是你的忠仆。

哈 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和你换个称呼吧；你为什么事离开威吞堡，何瑞修？——马赛勒斯？

马 殿下，——

哈 我很喜欢见到你。——〔向百那都。〕晚安，先生。——说实话你为什么离开威吞堡呢？

何 想逃学罢了，殿下。

哈 你的敌人这样说，我都不愿意听，你自己说你的坏话，我更不能听信了；我知道你不是好逃学的人。但是你到哀而新诺有什么事呢？在你走前我们可以教你纵酒。

何 殿下，我是来吊祭你的父丧。

哈 我求你，别讥笑我，好同学；我想你是来参观我母亲的婚礼来了。

何 实在是，殿下，这事接联得很紧。

哈 节俭，节俭，何瑞修！丧事上用的冷烤肉正好搬在结婚筵席上。我宁愿在天上遇见顶刻毒的仇人，我也不愿看那天的那种情形，何瑞修！我的父亲，——我仿佛看见我的父亲。

何 啊，在哪里，殿下？

哈 在我的心眼里，何瑞修。

何 我见过他一次；他是贤明的君王。

HAMLET He was a man, take him for all in all,
I shall not look upon his like again.

HORATIO My lord, I think I saw him yesternight.

HAMLET Saw who?

HORATIO My lord, the king your father.

HAMLET The king, my father!

HORATIO Season your admiration for a while
With an attent ear, till I may deliver,
Upon the witness of these gentlemen,
This marvel to you.

HAMLET For God's love, let me hear.

HORATIO Two nights together had these gentlemen,
Marcellus and Bernardo, on their watch,
In the dead vast and middle of the night,
Been thus encounter'd: a figure like your father,
Armed at points exactly, cap-a-pe,
Appears before them, and with solemn march
Goes slow and stately by them: thrice he walk'd
By their oppress'd and fear-surprised eyes,
Within his truncheon's length; whilst they, distill'd
Almost to jelly with the act of fear,
Stand dumb and speak not to him. This to me
In dreadful secrecy impart they did,
And I with them the third night kept the watch;
Where, as they had deliver'd, both in time,
Form of the thing, each word made true and good,
The apparition comes. I knew your father;
These hands are not more like.

HAMLET But where was this?

MARCELLUS My lord, upon the platform where we watch'd.

哈 从各方面看来，他不愧为大丈夫，我再也寻不出能和他比拟的人。

何 殿下，我昨天夜晚看见他了。

哈 看见？谁？

何 殿下，你的父王。

哈 我的父王！

何 暂且别慌，你先用心听我把这怪事说给你听，这儿位是见证。

哈 上帝怜见，你快讲给我听。

何 这两位，马赛勒斯和百那都，接连着两次在深更半夜守卫的时候撞着这件怪事。一个鬼影，像你的父亲，从头至脚全身披挂，忽在面前出现，威严的慢慢的在他们身旁走过；在他们的惊吓的日光之前逡巡了三次，相距不过一杖之遥；他们吓得像是化成了一块软冻子，哑巴般站着一言未发。他们在恐慌中偷偷的把这件事告诉了我：第三夜我便陪他们去守夜；果然那鬼物出现，那时间和形状完全和他们所说的一字不差。我见过你父亲；和这两只手似的，一模一样。

哈 这是什么地方？

马 殿下，就是在我们守望的台上。

HAMLET Did you not speak to it?

HORATIO My lord, I did;
But answer made it none; yet once methought
It lifted up its head and did address
Itself to motion, like as it would speak;
But even then the morning cock crew loud,
And at the sound it shrunk in haste away
And vanish'd from our sight.

HAMLET 'Tis very strange.

HORATIO As I do live, my honour'd lord, 'tis true;
And we did think it writ down in our duty
To let you know of it.

HAMLET Indeed, indeed, sirs, but this troubles me.
Hold you the watch to-night?

MARCELLUS }
BERNARDO } We do, my lord.

HAMLET Arm'd, say you?

MARCELLUS }
BERNARDO } Arm'd, my lord.

HAMLET From top to toe?

MARCELLUS }
BERNARDO } My lord, from head to foot.

HAMLET Then saw you not his face?

HORATIO O yes! my lord; he wore his beaver up.

HAMLET What! look'd he frowningly?

HORATIO A countenance more in sorrow than in anger.

HAMLET Pale or red?

HORATIO Nay, very pale.

哈 你没有和他说话吗？

何 殿下，我说了，但是他不回答我；有一回他仿佛抬起了头，有所动作，像是要说话；恰巧晨鸡高叫，他立刻退缩，无影无踪的急速遁去。

哈 这很怪。

马 殿下，这事十分确实，我们觉得我们在责任上有告诉你的必要。

哈 是的，是的，诸位，但这事使我很忧虑。今天晚上你们守夜么？

马 } 我们守夜，殿下。

哈 穿着盔甲，你们说的？

马 } 是穿着盔甲，殿下。

哈 从头至脚？

马 } 殿下，是从头至脚。

哈 那么你们便看不见他的脸。

何 啊看见的，殿下；他的盔的前面是揭开的。

哈 怎么，他是皱眉的样子么？

何 是愁容，不是怒容。

哈 苍白，还是绯红？

何 不，很苍白。

哈 瞪着眼盯着你了么？

何 盯着没动。

哈 我若是在场就好了。

何 那你一定要惊讶不置。

哈 那也许。也许。他停留得久吗？

何 在用相当速度可以数到一百那样长久。

马 }
百 } 比那还长久些，长久些。

何 我见的那次不过那样久。

哈 他的胡须是灰白色的？不是？

何 和我在他生前所见的一样，是黑里搀杂银的颜色。

哈 今夜我去守望；也许他又出现。

何 我敢说他一定出现。

哈 假如他是我的高贵的父亲的模样，我就和他说话，虽然地狱吼叫着不许我开口，我也不管。我求你们诸位，如其这件事你们一向守着秘密，请你们继续的不要泄露，无论今晚再发生什么事，大家只可理会，不可说出口；我要报答你们的厚爱。那么再会吧；在守望台上，十一点至十二点之间，我来会你们。

全体 这是我们对殿下下的责任。

哈 那是你们的情谊，如同我对你们的情谊一样；再会了。

〔除哈姆雷特外全下。〕

My father's spirit in arms! all is not well;
I doubt some foul play: would the night were come!
Till then sit still, my soul: foul deeds will rise,
Though all the earth o'erwhelm them, to men's eyes.

[Exit.]

SCENE III—A Room in POLONIUS' House.

Enter LAERTES and OPHELIA.

LAERTES My necessaries are embark'd; farewell:
And, sister, as the winds give benefit
And convoy is assistant, do not sleep,
But let me hear from you.

OPHELIA Do you doubt that?

LAERTES For Hamlet, and the trifling of his favour,
Hold it a fashion and a toy in blood,
A violet in the youth of primy nature,
Forward, not permanent, sweet, not lasting,
The perfume and suppliance of a minute;
No more.

OPHELIA No more but so,

LAERTES Think it no more:
For nature, crescent, does not grow alone
In thews and bulk; but, as this temple waxes,
The inward service of the mind and soul
Grows wide withal. Perhaps he loves you now,
And now no soil nor cautel doth besmirch
The virtue of his will; but you must fear,
His greatness weigh'd, his will is not his own,
For he himself is subject to his birth;
He may not, as unvalu'd persons do,
Carve for himself, for on his choice depends
The safety and the health of the whole state;

我的父亲的鬼穿着武装！大事不好了；我疑心这里面有什么不法的暴行；真愿夜晚快到！

我的心灵，你等着吧；罪行必将败露，
用大地遮盖也不能掩盖天下人的耳目。〔下。〕

第三景：普娄尼阿斯家中一室。

赖尔蒂斯与奥菲里阿上。

赖 我的行李都搬上船了；再会吧；妹妹，有顺风便船的时候，别竟贪睡，给我来封信。

奥 这你也疑心吗？

赖 至于哈姆雷特和他献的小殷勤，只可当做是一时的高兴，逢场作戏，这只是早春时节的一朵紫罗兰，开得早，可是不能长，气味香，可是不能久，色香只可供一刹那的玩赏；如此而已。

奥 不过如此吗？

赖 不妨做如此想；因为凡是能生长的东西。不仅是筋肉体格在长大，在驱体生长的时候其心灵的内在作用也随着增长。或者他现在是真爱你；现在他的心地是纯洁的，并无虚伪沾污；但是，你得要顾虑，他的身份是很重的，他的意志不能完全自主；因为他自己不能摆脱他的身份；他不像平民似的自由选择，因为他的选择关系全国的安危，

And therefore must his choice be circumscrib'd
Unto the voice and yielding of that body
Whereof he is the head. Then if he says he loves you,
It fits your wisdom so far to believe it
As he in his particular act and place
May give his saying deed; which is no further
Than the main voice of Denmark goes withal.
Then weigh what loss your honour may sustain,
If with too credent ear you list his songs,
Or lose your heart, or your chaste treasure open
To his unmaster'd importunity.
Fear it, Ophelia, fear it, my dear sister;
And keep you in the rear of your affection,
Out of the shot and danger of desire.
The chariest maid is prodigal enough
If she unmask her beauty to the moon;
Virtue herself 'scapes not calumnious strokes;
The canker galls the infants of the spring
Too oft before their buttons be disclos'd,
And in the morn and liquid dew of youth
Contagious blastments are most imminent.
Be wary then; best safety lies in fear:
Youth to itself rebels, though none else near.

OPHELIA I shall th' effect of this good lesson keep,
As watchman to my heart. But, good my brother,
Do not, as some ungracious pastors do,
Show me the steep and thorny way to heaven,
Whiles, like a puff'd and reckless libertine,
Himself the primrose path of dalliance treads,
And recks not his own rede.

LAERTES O! fear me not.
I stay too long; but here my father comes.

Enter POLONIUS.

所以他的选择便不能不受他所统治的臣民舆论的限制。所以他若是说他爱你，你只可相信他在身份所许的范围之内可以实践他的话；而他行事是决不能违反丹麦民意的。那么你衡量一下你的名誉将要受多么大的损失，假如你太轻易的听信他的甜言蜜语，一往情深，甚至被他胡缠不过，开放了你的贞洁的宝藏。要有戒心，奥菲里阿，要有戒心，我亲爱的妹妹，你要躲在你的情感的后方，免得受情欲的攻击与危险。一个顶规矩的姑娘，只要对着月亮显示了她的美丽，便算是极放肆了：美德的化身都难逃毁谤的中伤；阳春的宠儿往往在含苞未放的时候被虫蛀蚀，人在朝露未干的青春也是最易感受传染的恶疾。

要谨慎；小心翼翼才最安全：

青春无需挑逗，自己就会叛变。

奥 这一番教训的力量，我要永留不忘，做为我的心灵的呵护。但是我的好哥哥，你可别像那缺德的牧师一般，指示给我上天堂去的一条峻险荆棘的途径，而他自己却像一个放纵轻狂的荒唐少年，踏上五光十色的蔷薇之路，不顾他自己的言论。

赖 啊，不必替我担心了。我耽搁太久了，我的父亲来了。

普娄尼阿斯上。

A double blessing is a double grace;
Occasion smiles upon a second leave.

POLONIUS Yet here, Laertes! aboard, aboard, for shame!
The wind sits in the shoulder of your sail,
And you are stay'd for. There, my blessing with thee!
And these few precepts in thy memory
Look thou character. Give thy thoughts no tongue,
Nor any unproportion'd thought his act.
Be thou familiar, but by no means vulgar;
The friends thou hast, and their adoption tried,
Grapple them to thy soul with hoops of steel;
But do not dull thy palm with entertainment
Of each new-hatch'd, unfledg'd comrade. Beware
Of entrance to a quarrel, but, being in,
Bear 't that th' opposed may beware of thee.
Give every man thine ear, but few thy voice;
Take each man's censure, but reserve thy judgment.
Costly thy habit as thy purse can buy,
But not express'd in fancy; rich, not gaudy;
For the apparel oft proclaims the man,
And they in France of the best rank and station
Are most select and generous, chief in that.
Neither a borrower, nor a lender be;
For loan oft loses both itself and friend,
And borrowing dulls the edge of husbandry.
This above all: to thine own self be true,
And it must follow, as the night the day,
Thou canst not then be false to any man.
Farewell; my blessing season this in thee!

LAERTES Most humbly do I take my leave, my lord.

POLONIUS The time invites you; go, your servants tend.

LAERTES Farewell, Ophelia; and remember well
What I have said to you.

两次的祝福便是加倍的恩惠，看这情形是要做第二次的告辞了。

普 还在这里，赖尔蒂斯，上船吧，上船吧，岂有此理！风在船帆的肩头上坐着，就等你了。对了；我祝福你！我还有几句格言你要切记。〔手抚赖尔蒂斯头上。〕你有什么思想不要说出口，不合时宜的思想更不可见诸实行。要和气，不要俗。经过试验的益友，你要用钢箍把他抱紧在你的灵魂上；别滥结新交，逢人握手，以致把手掌磨粗。留神不可和人争吵；但是既已争吵，就要闹下去，令对方知道你的厉害。人人的话你都要倾耳去听，但是自己不可多开口；接受人人的意见，但是要保留自己的主张。以你的钱囊的能力为度，衣服要穿得讲究，但是也不可过于奇怪，要阔气，不要俗艳；因为衣服常能表现人格；法兰西的上流人物是最讲究这穿衣一道的。别向人借钱，也别借钱给人；因为借钱给人常常失掉了钱还失掉朋友，而向人借钱适足挫钝俭德的锋芒。最要紧的是这一句：不要自欺，然后你就自然而然的如夜之继日一般不致欺人了。再会吧；我的祝福可使这几句话深刻在你的心上！

赖 我拜辞了。

普 时候就要到了；去吧，你的听差在等着你呢。

赖 再会了，奥菲里阿，好好记住我方才对你说的话。

OPHELIA 'Tis in my memory lock'd,
And you yourself shall keep the key of it.

LAERTES Farewell. [Exit.]

POLONIUS What is 't, Ophelia, he hath said to you?

OPHELIA So please you, something touching the Lord Hamlet.

POLONIUS Marry, well bethought:
'Tis told me, he hath very oft of late
Given private time to you; and you yourself
Have of your audience been most free and bounteous.
If it be so,—as so 'tis put on me,
And that in way of caution,—I must tell you,
You do not understand yourself so clearly
As it behoves my daughter and your honour.
What is between you? give me up the truth.

OPHELIA He hath, my lord, of late made many tenders
Of his affection to me.

POLONIUS Affection! pooh! you speak like a green girl,
Unsifted in such perilous circumstance.
Do you believe his tenders, as you call them?

OPHELIA I do not know, my lord, what I should think.

POLONIUS Marry, I'll teach you: think yourself a baby,
That you have ta'en these tenders for true pay,
Which are not sterling. Tender yourself more dearly;
Or,—not to crack the wind of the poor phrase,
Running it thus,—you'll tender me a fool.

OPHELIA My lord, he hath importun'd me with love
In honourable fashion.

POLONIUS Ay, fashion you may call it: go to, go to.

OPHELIA And hath given countenance to his speech, my lord,
With almost all the holy vows of heaven.

奥 已经锁在我的记忆里了，钥匙还要交给你自己保存着。

赖 再会吧。〔下。〕

普 奥菲里阿，他对你说的是什么话？

奥 关于哈姆雷特太子的事。

普 对，真想得周到；我听说，他最近常常找你私会，并且你也很慷慨随便的接见他；如其真是这样——因为我所听说的是这样，我不能不加小心——我得要告诉你，你简直是还不十分了解你自己的身份，你要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你又是体面的小姐。你们两个中间有什么事？实话说给我听。

奥 他，父亲，他最近屡次向我表示爱情。

普 爱情！呸！你说话真像是一个幼稚的小姑娘，还没有经历过这种危险的境遇。你相信他对你所谓的表示吗？

奥 我不知道如何想法才是。

普 好，我告诉你吧；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小孩子，你把不能兑现的表示当做了现金，你要自重一点吧；否则——我也不必再勉强多费话——你要在我眼前变成一个令人讪笑的大傻瓜！

奥 父亲，他向我殷勤求爱的时候，倒是很大方的样子。

普 噫，你只可当做是逢场作戏；算了吧，算了吧。

奥 并且，父亲，他还起了几乎所有的神圣的誓，证实他的话。

POLONIUS Ay, springes to catch woodcocks. I do know,
When the blood burns, how prodigal the soul
Lends the tongue vows: these blazes, daughter,
Giving more light than heat, extinct in both,
Even in their promise, as it is a-making,
You must not take for fire. From this time
Be somewhat scater of your maiden presence;
Set your entreatments at a higher rate
Than a command to parley. For Lord Hamlet,
Believe so much in him, that he is young,
And with a larger tether may he walk
Than may be given you: in few, Ophelia,
Do not believe his vows, for they are brokers,
Not of that dye which their investments show,
But mere implorators of unholy suits,
Breathing like sanctified and pious bawds,
The better to beguile. This is for all:
I would not, in plain terms, from this time forth,
Have you so slander any moment's leisure,
As to give words or talk with the Lord Hamlet.
Look to 't, I charge you; come your ways.

OPHELIA I shall obey, my lord. [Exeunt.]

SCENE IV—The Platform.

Enter HAMLET, HORATIO, and MARCELLUS.

HAMLET The air bites shrewdly; it is very cold.

HORATIO It is a nipping and an eager air.

HAMLET What hour now?

HORATIO I think it lacks of twelve.

MARCELLUS No, it is struck.

HORATIO Indeed? I heard it not: then it draws near the season
Wherein the spirit held his wont to walk.

普 噫，不过是捉木鸡的网。我很知道，热血沸腾的时候，人的心是怎样豪爽的把海誓山盟送到舌尖；这种情焰，女儿啊，光多热少，正在海誓山盟的时候，也许就光热俱灭，你切不可认做是真火。从今以后要少抛头露面，不要轻易和人谈话，要比议和谈判还要难得些。至于哈姆雷特太子，你不可全信他，因为他年纪轻，并且他自由驰骤的范围也比你来得大；干脆说吧，奥菲里阿，别信他的盟誓；盟誓像是龟鸲，看上去也是衣冠楚楚，实在是引人作恶，仁义道德的谈吐，只是为诱惑的便利而已。干脆明说吧，从今以后，我不准你浪费一刻的光阴去和哈姆雷特太子谈话。你好生留神，我嘱咐你；你去吧。

奥 父亲，我听话就是了。〔同下。〕

第四景：高台。

哈姆雷特，何瑞修，与马赛勒斯上。

哈 凉气刺人；好冷。

何 凉气真是剪刺似的。

哈 现在什么时候了？

何 我想还不到十二点吧。

马 不，打过了。

何 真的？我没有听见；那么快要到鬼照常出现的时候了。

[A flourish of trumpets, and ordnance shot off, within.]

What does this mean, my lord?

HAMLET The king doth wake to-night and takes his rouse,
Keeps wassail, and the swaggering up-spring reels;
And, as he drains his draughts of Rhenish down,
The kettle-drum and trumpet thus bray out
The triumph of his pledge.

HORATIO Is it a custom?

HAMLET Ay, marry, is 't:
But to my mind,—though I am native here
And to the manner born,—it is a custom
More honour'd in the breach than the observance.
This heavy-headed revel east and west
Makes us traduc'd and tax'd of other nations;
They clepe us drunkards, and with swinish phrase
Soil our addition; and indeed it takes
From our achievements, though perform'd at height,
The pith and marrow of our attribute.
So, oft it chances in particular men,
That for some vicious mole of nature in them,
As, in their birth,—wherein they are not guilty,
Since nature cannot choose his origin,—
By the o'ergrowth of some complexion,
Oft breaking down the pales and forts of reason,
Or by some habit that too much o'er-leavens
The form of plausible manners; that these men,
Carrying, I say, the stamp of one defect,
Being nature's livery, or fortune's star,
Their virtues else, be they as pure as grace,
As infinite as man may undergo,
Shall in the general censure take corruption
From that particular fault: the dram of eale
Doth all the noble substance of a donbt,
To his own scandal.

〔内军号声，炮响。〕

这是什么意思，殿下？

哈 国王正在作长夜之饮，举杯庆祝，狂舞助兴，他喝下满满的一杯莱茵美酒的时候，铜鼓喇叭就驴鸣一般颂扬他干杯的豪举。

何 这是本地的风俗吗？

哈 唉，可不是么；我虽然生长在此地，一切都习惯，但是这种风俗，我却以为革除比遵守还体面些。这样昏头昏脑酗酒作乐，使得我们被东西各国讥笑指责；他们叫我们做醉鬼，还比我们做猪，伤害我们的名声；我们的功业虽是丰伟，但被这种恶习剥去了名誉的精髓。譬如个人，也是如此，由于某种脾气天生的畸形发展，常常冲破理性的藩篱，——这是生成如此的，当然不能怪罪他本人，——或是由于某种太不合普通情形的习惯，都能使得他的性情有点什么缺憾；这样的人，身上带了一种缺憾的标记，这缺憾也许是天生的或是命中注定的，那么他的德行无论是如何神圣般的纯洁，无论是如何穷极人力的优美，但在一般批评起来，仍是要受你那某一项缺憾的连累祸害；一点点的瑕疵^⑫，可以使全部的美质都受到耻辱。

Enter GHOST.

HORATIO Look, my lord, it comes.

HAMLET Angels and ministers of grace defend us!
 Be thou a spirit of health or goblin damn'd,
 Bring with thee airs from heaven or blasts from hell,
 Be thy intents wicked or charitable,
 Thou com'st in such a questionable shape
 That I will speak to thee: I'll call thee Hamlet,
 King, father; royal Dane, O! answer me:
 Let me not burst in ignorance; but tell
 Why thy canoniz'd bones, hearsed in death,
 Have burst their cerements; why the sepulchre,
 Wherein we saw thee quietly inurn'd,
 Hath op'd his ponderous and marble jaws,
 To cast thee up again. What may this mean,
 That thou, head corse, again in complete steel
 Revisit'st thus the glimpses of the moon,
 Making night hideous; and we fools of nature
 So horribly to shake our disposition
 With thoughts beyond the reaches of our souls?
 Say, why is this? wherefore? what should we do?

[The Ghost beckons HAMLET.]

HORATIO It beckons you to go away with it,
 As if it some impartment did desire
 To you alone.

MARCELLUS Look, with what courteous action
 It waves you to a more removed ground:
 But do not go with it.

HORATIO No, by no means.

HAMLET It will not speak; then, will I follow it.

HORATIO Do not, my lord.

鬼上。

何 看，殿下，他来了！

哈 仁慈的天使保护我们！——我不管你是遇救的阴魂还是被惩的魔鬼，不管你带着天堂的气息还是地狱的阴风，不管你的来意是善是恶，你来得形迹可疑，我要对你说句话；我叫你哈姆雷特，父，王；丹麦王，啊，你回答我！别令我在暗中闷得要涨裂；告诉我为什么你的遵礼成殓的圣体，要挣破了尸衣；为什么我们看着你安安稳稳葬进去的坟墓，又张开他的大理石的大嘴，把你吐出来。这是什么意思，你一个死尸，披挂全身甲冑，重来在这月光朦胧之下，使得夜色愁惨；使得我们这一群天性愚蠢的人心旌摇战的思索着我们所不能了解的事？快说，这是为什么？为什么缘故？你要我们怎么样？〔鬼向哈姆雷特招手。〕

何 他招手要你跟他去，像是有什么话要单对你说。

马 看，他多么客气的样子招你到较远的地方去；可别跟他去。

何 不可以，决不可以。

哈 他不说话；我还是跟他去吧。

何 别去，殿下。

HAMLET Why, what should be the fear?
I do not set my life at a pin's fee;
And for my soul, what can it do to that,
Being a thing immortal as itself?
It waves me forth again; I'll follow it.

HORATIO What if it tempt you toward the flood, my lord,
Or to the dreadful summit of the cliff
That beetles o'er his base into the sea,
And there assume some other horrible form,
Which might deprive your sovereignty of reason
And draw you into madness? think of it:
The very place puts toys of desperation,
Without more motive, into every brain
That looks so many fathoms to the sea
And hears it roar beneath.

HAMLET It waves me still. Go on, I'll follow thee.

MARCELLUS You shall not go, my lord.

HAMLET Hold off your hands!

HORATIO Be rul'd; you shall not go.

HAMLET My fate cries out,
And makes each petty artery in this body
As hardy as the Nemean lion's nerve.

[Ghost beckons.]

Still am I call'd. Unhand me, gentlemen,

[Breaking from them.]

By heaven! I'll make a ghost of him that lets me:
I say, away! Go on, I'll follow thee.

[Exeunt Ghost and HAMLET.]

HORATIO He waxes desperate with imagination.

哈 怎么，有什么可怕的？我不以为我的性命有一根针那样值钱；至于我的灵魂，那是和他一般的不灭，他能加害什么吗？他又在招我去；我要跟他去。

何 殿下，万一他引诱你走向水边去，或是下临大海的悬崖绝顶，变出别的狰狞的形状，吓得你失了理性，发了疯狂，那便如何是好？想想看；单是那个地方，下望是千寻的大海，听着下面狂涛怒吼，纵然没有别的动机，也会要使得人起轻生的念头⑬。

哈 他还是在招我。去吧；我跟你去。

马 你不能去，殿下。

哈 松手！

何 要镇定些，你是一定不能去的。

哈 我的命运在那里喊叫，使得我身上每一根微细的血管变成奈米亚的狮子⑭的筋一般的硬。〔鬼招手。〕还在叫我？——别拉着我，先生们；〔挣扎而出。〕皇天在上，谁来拦阻我，我使他变鬼；我说，走开！——走吧，我跟你去。

〔鬼与哈姆雷特下。〕

何 他是神经错乱不顾一切了。

MARCELLUS Let's follow; 'tis not fit thus to obey him.

HORATIO Have after. To what issue will this come?

MARCELLUS 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

HORATIO Heaven will direct it.

MARCELLUS Nay, let's follow him. [Exeunt.]

SCENE V—Another Part of the Platform.

Enter Ghost and HAMLET.

HAMLET Whither wilt thou lead me? speak; I'll go no further.

GHOST Mark me.

HAMLET I will.

GHOST My hour is almost come,
When I to sulphurous and tormenting flames
Must render up myself.

HAMLET Alas! poor ghost.

GHOST Pity me not, but lend thy serious hearing
To what I shall unfold.

HAMLET Speak; I am bound to hear.

GHOST So art thou to revenge, when thou shalt hear.

HAMLET What?

GHOST I am thy father's spirit;
Doom'd for a certain term to walk the night,
And for the day confin'd to fast in fires,
Till the foul crimes done in my days of nature
Are burnt and purg'd away. But that I am forbid
To tell the secrets of my prison-house,
I could a tale unfold whose lightest word
Would harrow up thy soul, freeze thy young blood,

马 我们跟着他吧；我们不该听从他。
何 跟去。——不知这要闹出什么结果。
马 丹麦国是有了什么坏事。
何 听天吧。
马 别呀，我们跟他去。〔众下。〕

第五景：高台之另一部。

鬼与哈姆雷特上。

哈 你要领我到哪里去？你说；我不愿再前进了。
鬼 听我说。
哈 我听。
鬼 我必须投身到惨痛的硫磺火焰里去的时候差不多快要到了⁽¹⁵⁾。
哈 唉呀，可怜的鬼！
鬼 不用怜悯我，只消诚心听我告诉你的话。
哈 说吧；我是在准备着听。
鬼 那么你听了之后，可要为我报仇呀。
哈 什么？
鬼 我是你的父亲的鬼；我好命苦，夜间要在外边游行，白天就要关在火焰里面受罪，一直要到把我阳间的罪孽烧净为止。若非我被禁止宣布狱中的秘密，我不妨讲给你听听，顶轻描淡写的几句话就可以使你的灵魂迸裂，使你的青春之血凝固，

Make thy two eyes, like stars, start from their spheres,
Thy knotted and combined locks to part,
And each particular hair to stand an end,
Like quills upon the fretful porpentine:
But this eternal blazon must not be
To ears of flesh and blood. List, list, O list!
If thou didst ever thy dear father love—

HAMLET O God!

GHOST Revenge his foul and most unnatural murder.

HAMLET Murder!

GHOST Murder most foul, as in the best it is;
But this most foul, strange, and unnatural.

HAMLET Haste me to know 't, that I, with wings as swift
As meditation or the thoughts of love,
May sweep to my revenge.

GHOST I find thee apt;
And duller shouldst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
That r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f,
Wouldst thou not stir in this. Now, Hamlet, hear:
'Tis given out that, sleeping in mine orchard,
A serpent stung me; so the whole ear of Denmark
Is by a forged process of my death
Rankly abus'd; but know, thou noble youth,
The serpent that did sting thy father's life
Now wears his crown.

HAMLET O my prophetic soul!
My uncle!

GHOST Ay, that incestuous, that adulterate beast,
With witchcraft of his wit, with traitorous gifts,—
O wicked wit and gifts, that have the power
So to seduce!—won to his shameful lust
The will of my most seeming-virtuous queen.

使你的两只眼睛像星球一般脱离了眸子，使你的编结的发辫松散，一根根的竖立起来，像激怒的豪猪的刺似的；但是这种惨劫不能泄露给你们血肉的耳朵听。听，听，啊，听！假如你真曾爱过你的父亲——

哈 啊上帝呀！

鬼 你要为他的顶悖人道伤天理的被杀报仇。

哈 被杀？

鬼 杀人的事，往好里讲，都是有悖人道的，但是我之被杀，最悖人道，最奇特，最伤天理。

哈 快令我知道，我好插上和默想爱念一般迅速的翅膀飞去报仇。

鬼 我知道你跃跃欲试；你听了这一番话若还无动于衷，你简直是比迷魂河畔安安稳稳生根的肥草还要迟钝些^{①⑥}。现在，哈姆雷特，听我说：据他们宣布，我是在果园里面睡觉时被毒蛇螫死的；于是全丹麦的人都被这捏造的死报给蒙蔽了；但是要知道，你这高贵的青年啊，螫死你父亲性命的那条毒蛇现在还戴上了他的王冕呢。

哈 啊我的先见之明呀^{①⑦}！我的叔父？

鬼 唉，就是那乱伦通奸的畜类，他有的是蛊惑的机智和奸佞的才干——具有这样引诱力的机智才干真是好阴险哪！——竟把我的最貌若坚贞的王后引动了心去满足他的可耻的兽欲；

O Hamlet! what a falling-off was there;
From me, whose love was of that dignity
That it went hand in hand even with the vow
I made to her in marriage; and to decline
Upon a wretch whose natural gifts were poor
To those of mine!
But virtue, as it never will be mov'd,
Though lewdness court it in a shape of heaven,
So lust, though to a radiant angel link'd,
Will sate itself in a celestial bed,
And prey on garbage.
But, soft! methinks I scent the morning air;
Brief let me be. Sleeping within mine orchard,
My custom always in the afternoon,
Upon my secure hour thy uncle stole,
With juice of cursed hebona in a vial,
And in the porches of mine ears did pour
The leperous distilment; whose effect
Holds such an enmity with blood of man
That swift as quicksilver it courses through
The natural gates and alleys of the body,
And with a sudden vigour it doth posset
And curd, like eager droppings into milk,
The thin and wholesome blood: so did it mine,
And a most instant tetter bark'd about,
Most lazar-like, with vile and loathsome crust,
All my smooth body.
Thus was I, sleeping, by a brother's hand,
Of life, of crown, of queen, at once dispatch'd;
Cut off even in the blossoms of my sin,
Unhousel'd, disappointed, unanel'd,
No reckoning made, but sent to my account
With all my imperfections on my head:
O, horrible! O, horrible! most horrible!
If thou hast nature in thee, bear it not;

啊哈姆雷特，这是何等的失节！我对她的爱情是和结婚时我向她发的誓约一般的庄严，而她竟被诱得悖了我去嫁给那个才能远不及我的坏蛋！但是至贞是不移的，虽然淫欲变做天神的形状来诱惑她；至于淫妇，虽与神明婚媾，在天床上恣意寻欢也要感觉厌倦，还是要到腐臭的堆里去取乐。但是，小声些！我听见朝气上升；我简单说吧。我有午睡的习惯，我那天正在园里睡熟的时候，你的叔叔偷偷的走来，拿着一瓶可恨的毒汁，把这毒汁倒在我的耳朵里；这毒药极不利人的血液，如水银一般极快的侵入周身血管的门径；新鲜的清血猛然间就像牛乳里滴了醋酸一般的凝冻起来；这毒药就这样的凝住了我的血；我的滑溜溜的身体立刻就遍发疹疤，顶像是生癞一般，浑身是醜陋的斑疤。于是我在睡中就这样的被我亲兄弟的手一把抓去了我的性命，我的王冕，我的王后；我罪孽深重的一生，没行餐礼，没行忏悔，没有涂油，就算是断绝了；我的账没有结，就戴着满头的罪戾去到上帝面前清算；啊，惨！啊，惨！惨极了！你若有骨肉之情，不可隐忍；

Let not the royal bed of Denmark be
A couch for luxury and damned incest.
But, howsoever thou pursu'st this act,
Taint not thy mind, nor let thy soul contrive
Against thy mother aught; leave her to heaven,
And to those thorns that in her bosom lodge,
To prick and sting her. Fare thee well at once!
The glow-worm shows the matin to be near,
And 'gins to pale his uneffectual fire;
Adieu, adieu! Hamlet, remember me. [Exit.]

HAMLET O all you host of heaven! O earth!
What else?
And shall I couple hell? O fie! Hold, hold, my heart!
And you, my sinews, grow not instant old,
But bear me stiffly up! Remember thee!
Ay, thou poor ghost, while memory holds a seat
In this distracted globe. Remember thee!
Yea, from the table of my memory
I'll wipe away all trivial fond records,
All saws of books, all forms, all pressures past,
That youth and observation copied there;
And thy commandment all alone shall live
Within the book and volume of my brain,
Unmix'd with baser matter: yes, by heaven!
O most pernicious woman!
O villain, villain, smiling, damned villain!
My tables,—meet it is I set it down,
That one may smile, and smile, and be a villain;
At least I'm sure it may be so in Denmark: [Writing.]
So, uncle, there you are. Now to my word;
It is, 'Adieu, adieu! remember me.'
I have sworn 't.

HORATIO [Within.] My lord! my lord!

MARCELLUS [Within.] Lord Hamlet!

不可叫丹麦王的宫寝变做淫蒸秽乱的卧榻。但是，不管你怎样进行这事，不可坏了你的心术，也不可存心侵犯你的母亲；她自有天谴，自有良心上的榛棘去刺她螫她。你立刻去吧！萤火虫的微光渐渐变得黯淡，是清晨快要到了；保重，保重，保重！别忘记我。〔下。〕

哈 啊一切天上的神祇哟！啊地哟！还有什么？我还要向地狱喊叫吗？啊，呸！镇定，镇定，我的心；我的筋肉，你别立刻老朽，你要坚硬的支持我。别忘记你？唉，你这可怜的鬼。只要我这昏乱的脑海里记忆的位置。别忘记你？唉，我将从记忆的心板上擦去青春时代所见所闻之一切琐细无聊的记录，一切书上的格言，一切的虚文，一切过去的印象；单单把你的吩咐保留在我的脑里的书卷里，不掺杂任何轻微的事情；是的，天哪！啊顶险毒的妇人！啊坏人，坏人，含笑的可恨的坏人！我该写在我的纪事簿里^⑩，一个人可以笑，笑，而是坏人；至少我可说在丹麦是如此。——〔写。〕是了，叔父，我记住你了。现在记下我的警句，“保重，保重，别忘了我。”我发过誓了。

何 〔内。〕殿下，殿下。

马 〔内。〕哈姆雷特殿下！

HORATIO [Within.] Heaven secure him!

MARCELLUS [Within.] So be it!

HORATIO [Within.] Hillo, ho, ho, my lord!

HAMLET Hillo, ho, ho, boy! come, bird, come.

Enter HORATIO and MARCELLUS.

MARCELLUS How is 't, my noble lord?

HORATIO What news, my lord?

HAMLET O! wonderful.

HORATIO Good my lord, tell it.

HAMLET No; you will reveal it.

HORATIO Not I, my lord, by heaven!

MARCELLUS Nor I, my lord.

HAMLET How say you, then; would heart of man once think it?
But you'll be secret?

HORATIO }
MARCELLUS } Ay, by heaven, my lord.

HAMLET There 's ne'er a villain dwelling in all Denmark,
But he's an arrant knave.

HORATIO There needs no ghost, my lord, come from the grave,
To tell us this.

HAMLET Why, right; you are i' the right;
And so, without more circumstance at all,
I hold it fit that we shake hands and part;
You, as your business and desire shall point you,—
For every man hath business and desire,
Such as it is,—and, for mine own poor part,
Look you, I'll go pray.

何〔内。〕上天保佑他！

哈〔内。〕就这样吧！

何〔内。〕唏喽，喝，喝，殿下！

哈 唏喽，喝，喝，伙计！来呀，鸟儿，来呀①⑨。

何瑞修与马赛勒斯上。

马 怎么样了，我的尊贵的殿下？

何 有什么消息，殿下？

哈 啊，好怪！

何 好殿下，告诉我们。

哈 不，怕你们要说出去。

何 殿下，我决不说。皇天在上。

马 我也不说，殿下。

哈 那么，你们猜怎么样；人心哪里料得到？但是你们要守秘密呀？

何 }
马 } 皇天在上，殿下。

哈 全丹麦的坏人，没有一个不是奸恶的匪人。

何 殿下，这点道理用不着要鬼从坟墓里出来告诉我们。

哈 对，有理；你说得对；那么，我们不必再多费话，我们握手告别吧；你们去做你们的事；因为人都各有各的事；至于我自己呢，你们知道吧，我是要去做祈祷。

HORATIO These are but wild and whirling words, my lord.

HAMLET I am sorry they offend you, heartily;
Yes, faith, heartily.

HORATIO There 's no offence, my lord.

HAMLET Yes, by Saint Patrick, but there is, Horatio,
And much offence, too. Touching this vision here,
It is an honest ghost, that let me tell you;
For your desire to know what is between us,
O'ermaster 't as you may. And now, good friends,
As you are friends, scholars, and soldiers,
Give me one poor request.

HORATIO What is 't, my lord? we will.

HAMLET Never make known what you have seen to-night.

HORATIO }
MARCELLUS } My lord, we will not.

HAMLET Nay, but swear't.

HORATIO In faith,
My lord, not I.

MARCELLUS Nor I, my lord, in faith.

HAMLET Upon my sword.

MARCELLUS We have sworn, my lord, already.

HAMLET Indeed, upon my sword, indeed.

GHOST [**Beneath.**] Swear.

HAMLET Ah, ha, boy! sayst thou so? art thou there, true-penny?
Come on,—you hear this fellow in the cellarage,—
Consent to swear.

HORATIO Propose the oath, my lord.

何 这不过是些不着边际的遁词，殿下。

哈 我很抱歉我的话对不住你，很是抱歉；真的，十分抱歉。

何 这没有什么对不住，殿下。

哈 有，圣帕特立克在上，是有点对不住你，何瑞修，并且是很对不住。讲到刚才这里的那个鬼影，那的确的确是鬼，我可以告诉你们；至于你们想知道我和鬼谈话的经过，我看你们还是忍耐别问为妙。那么，好朋友，你们既是朋友，学者，军人，请准我小小的一件要求。

何 是什么，殿下？我们一定遵命。

哈 永远不要泄漏今夜所看见的事。

何 } 殿下。我们永不。
马 }

哈 不行，你们还得发誓。

何 殿下，我发誓不说。

马 殿下，我也发誓不说。

哈 按着我这宝剑立誓。

马 殿下，我们已经发过誓了。

哈 不行，要按着我这宝剑。

鬼〔在下。〕发誓^⑳。

哈 呵，哈，伙计！你也这样说吗？是你在那里吗，老实人^㉑？——来吧，你们听见地窖里的这家伙都说话了；发誓吧。

何 你提出誓辞来，殿下。

HAMLET Never to speak of this that you have seen,
Swear by my sword.

GHOST [**Beneath.**] Swear.

HAMLET *Hic et ubique?* then we'll shift our ground.
Come hither, gentlemen,
And lay your hands again upon my sword:
Never to speak of this that you have heard,
Swear by my sword.

GHOST [**Beneath.**] Swear.

HAMLET Well said, old mole! canst work i' the earth so fast?
A worthy pioner! once more remove, good friends.

HORATIO O day and night, but this is wondrous strange!

HAMLET And therefore as a stranger give it welcome.
There are more things in heaven and earth, Horatio,
Than are dreamt of in your philosophy.
But come;
Here, as before, never, so help you mercy,
How strange or odd soe'er I bear myself,
As I perchance hereafter shall think meet
To put an antic disposition on,
That you, at such times seeing me, never shall,
With arms encumber'd thus, or this head-shake,
Or by pronouncing of some doubtful phrase,
As, 'Well, well, we know,' or, 'We could, an if we would;'
Or, 'If we list to speak,' or, 'There be, an if they might;'
Or such ambiguous giving out, to note
That you know aught of me: this not to do,
So grace and mercy at your most need help you,
Swear.

GHOST [**Beneath.**] Swear. [**They swear.**]

HAMLET Rest, rest, perturbed spirit!

哈 永远别提起你们所看见的这件事。按着我的宝剑发誓。

鬼〔在下。〕发誓。

哈 到处都有你？那么我们换个地方。——这边来，先生们，你们手扶着我的宝剑，永远不要提起你们所听见的这件事；按着我的宝剑发誓。

鬼〔在下。〕发誓。

哈 说得好，老田鼠！钻土也没有这样快吧？真是一员好工兵！我们再换个地方，好朋友们。

何 啊，这事可真怪了！

哈 所以把这事当做生客欢迎，不必盘问了。何瑞修，宇宙间无奇不有，不是你的哲学全能梦想得到的。但是来吧；现在和方才一样的立誓，以后无论我的举动有什么怪样，以后我或者不得不做出一些怪诞的神气，你们若是看见我这样，上帝保佑你们，你们决不可这样把胳膊一盘，或是把头摇着，或是说出什么可疑的话，例如“哎，哎，我们知道的”，或是“只消我们愿意，我们就能知道”，或是“只要我们愿意说”，或是“若是不妨说，自然有人能解释”，或是这种模棱两可的表示，显得你们知道我的什么心事；千万不可这样，上帝慈悲，在你们顶疑难的时候帮助你们。

鬼〔在下。〕发誓。〔他们发誓。〕

哈 安息吧，安息吧，被扰的阴魂！——

So, gentlemen,
With all my love I do commend me to you:
And what so poor a man as Hamlet is
May do, to express his love and friending to you,
God willing, shall not lack. Let us go in together;
And still your fingers on your lips, I pray.
The time is out of joint; O cursed spite,
That ever I was born to set it right!
Nay, come, let's go together.

[Exeunt.]

〔何瑞修马赛勒斯吻哈姆雷特之十字剑柄毕。〕好了，朋友们，我以满腔热情披沥于两君之前；像哈姆雷特这样的一个庸人，只要上帝愿意，他一定尽量地向你们表示情爱。我们一道走吧；我求你们，永远用手指按住嘴唇②。这时代是全盘错乱；——啊可恨的冤孽，我生不辰，竟要我来纠正！——喂，来吧，我们一道走。

〔众下。〕

ACT II

SCENE I—A Room in POLONIUS' House.

Enter POLONIUS and REYNALDO.

POLONIUS Give him this money and these notes, Reynaldo.

REYNALDO I will, my lord.

POLONIUS You shall do marvellous wisely, good Reynaldo,
Before you visit him, to make inquiry
Of his behaviour.

REYNALDO My lord, I did intend it.

POLONIUS Marry, well said, very well said. Look you, sir,
Inquire me first what Danskers are in Paris;
And how, and who, what means, and where they keep,
What company, at what expense; and finding
By this encompassment and drift of question
That they do know my son, come you more nearer
Than your particular demands will touch it:
Take you, as 'twere, some distant knowledge of him;
As thus, 'I know his father, and his friends,
And, in part, him;' do you mark this, Reynaldo?

REYNALDO Ay, very well, my lord.

POLONIUS 'And, in part, him; but,' you may say, 'not well:
But if 't be he I mean, he 's very wild,
Addicted so and so;' and there put on him
What forgeries you please; marry, none so rank
As may dishonour him; take heed of that;
But, sir, such wanton, wild, and usual slips
As are companions noted and most known
To youth and liberty.

第二幕

第一景：普娄尼阿斯家中一室。

普娄尼阿斯与雷那尔度上。

普 把这点钱和这几封信交给他，雷那尔度。

雷 遵命。

普 你在会见他之前，雷那尔度，最妙是先去设法打听打听他的品行如何。

雷 主人，我是想这样做的。

普 真的，那好极了，好极了。要注意，先打听在巴黎有些什么丹麦人，他们的生活如何，姓甚名谁；有什么财产，住在哪里；和什么样的人来往，挥霍多少钱财；这样旁敲侧击的问去，如果他们知道我的儿子，那么便比直截了当的盘问人家所得的结果较为真确了；你要装出不很深知我的儿子的样子，只可这样说，“我认识他的父亲和他的朋友，也略微认识他一点。”你明白了吧，雷那尔度？

雷 我很明白了，主人。

普 你可以说“略微认识他一点，但是不大熟识；如果我说的就是他，他这人可是很放肆，并且最嗜好”什么什么；你可随便捏造一些谰言，可是也别说得太过火以至伤害他的名誉；要留神这一点；只可说些少年最容易犯的荒唐放肆及其他寻常难免的过错。

REYNALDO As gaming, my lord?

POLONIUS Ay, or drinking, fencing, swearing, quarrelling,
 Drabbing; you may go so far.

REYNALDO My lord, that would dishonour him.

POLONIUS Faith, no; as you may season it in the charge.
 You must not put another scandal on him,
 That he is open to incontinency;
 That's not my meaning; but breathe his faults so quaintly
 That they may seem the taints of liberty,
 The flash and outbreak of a fiery mind,
 A savageness in unreclaimed blood,
 Of general assault.

REYNALDO But, my good lord,—

POLONIUS Wherefore should you do this?

REYNALDO Ay, my lord,
 I would know that.

POLONIUS Marry, sir, here's my drift;
 And, I believe, it is a fetch of warrant:
 You laying these slight sullies on my son,
 As 'twere a thing a little soil'd i' the working,
 Mark you,
 Your party in converse, him you would sound,
 Having ever seen in the prenominate crimes
 The youth you breathe of guilty, be assur'd,
 He closes with you in this consequence;
 'Good sir,' or so; or 'friend,' or 'gentleman,'
 According to the phrase or the addition
 Of man and country.

REYNALDO Very good, my lord.

POLONIUS And then, sir, does he this,—he does,— what was I
 about to say? By the mass I was about to say something:

雷 例如赌博。

普 对啦，或是纵酒，比剑，赌咒，吵架，宿娼；这都不妨说。

雷 主人，这可要伤害他的名誉。

普 一定不会；你说的时候可以留点分寸。别再多造他什么谣言，别说他天天的眠花宿柳；这不是我的本意；你要善为措词，把他的过错要说得像是因豪放而沾染的恶习，是烈火一般的脾气的偶然暴发，是血气方刚的普通现象。

雷 但是，请问我的主人，——

普 为什么要这样做？

雷 对了，我倒要知道。

普 哼，我的用意是这样的，并且我觉得这是合理的计策；你把这些轻微的过错加在我儿身上，只当做是一件东西稍受了一些什么磨伤一般，这要注意，你便可开始盘问那和你谈话的人，如其他真在上述的罪恶场中见过你所加罪的少年，他一定会和你表示同意的说出这样的话：“好先生”，或许这样称呼，或许“朋友”，或许“绅士”，按照各国各人而异的称呼法。

雷 一点不错，主人。

普 那么，他称呼之后，——他就，——我要说什么来的？咄，我是刚要说点什么话；

where did I leave?

REYNALDO At 'closes in the consequence.'
At 'friend or so,' and 'gentleman.'

POLONIUS At 'closes in the consequence,' ay, marry;
He closes with you thus: 'I know the gentleman;
I saw him yesterday, or t' other day,
Or then, or then; with such, or such; and, as you say,
There was a' gaming; there o'ertook in 's rouse;
There falling out at tennis;' or perchance,
'I saw him enter such a house of sale,'
Videlicet, a brothel, or so forth.
See you now;
Your bait of falsehood takes this carp of truth;
And thus do we of wisdom and of reach,
With windlasses, and with assays of bias,
By indirections find directions out:
So by my former lecture and advice
Shall you my son. You have me, have you not?

REYNALDO My lord, I have.

POLONIUS God' be wi' you; fare you well.

REYNALDO Good my lord!

POLONIUS Observe his inclination in yourself.

REYNALDO I shall, my lord.

POLONIUS And let hitu ply his music.

REYNALDO Well, my lord.

POLONIUS Farewell!

[Exit REYNALDO.]

Enter OPHELIA.

How now, Ophelia! what's the matter?

我刚才说到哪里？

雷 说到“和你同意的说”，说“朋友或是这样的称呼”和“绅士”。

普 说到“和你同意的说”，啊，对啦；他一定和你这样说：“我认识这位先生；昨天我还看见他，或是前天，或是某一天，和某一个人，或某一个人，果然如你所说，他在那里赌博，在那里喝醉了酒，在那里打球吵架；”或是说，“我看见他走进一个做生意的人家”，那便是娼家了；或其他诸如此类的话。现在你看明白了吧，你的假设的钓饵得到了真实的鲤鱼；我们有眼光智慧的人，就是喜欢用这样旁敲侧击之法，迂回的达到我们的目的；所以，你要用我方才讲授的计策去打听我的儿子。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雷 主人，我懂了。

普 上帝保佑你；祝你平安。

雷 主人万福！

普 你自己也要从旁考察他的趋向。

雷 遵命。

普 让他上紧学习他的音乐。

雷 是，主人。

普 一路平安！〔雷那尔度下。〕

奥菲里阿上。

怎么啦，奥菲里阿，什么事呀？

OPHELIA Alas! my lord, I have been so affrighted.

POLONIUS With what, in the name of God?

OPHELIA My lord, as I was sewing in my closet,
Lord Hamlet, with his doublet all unbrac'd;
No hat upon his head; his stockings foul'd,
Ungarter'd, and down-gyved to his ancle;
Pale as his shirt; his knees knocking each other;
And with a look so piteous in purport
As if he had been loosed out of hell
To speak of horrors, he comes before me.

POLONIUS Mad for thy love?

OPHELIA My lord, I do not know;
But truly I do fear it.

POLONIUS What said he?

OPHELIA He took me by the wrist and held me hard,
Then goes he to the length of all his arm,
And, with his other hand thus o'er his brow,
He falls to such perusal of my face
As he would draw it. Long stay'd he so;
At last, a little shaking of mine arm,
And thrice his head thus waving up and down,
He rais'd a sigh so piteous and profound
That it did seem to shatter all his bulk
And end his being. That done, he lets me go,
And, with his head over his shoulder turn'd,
He seem'd to find his way without his eyes;
For out o' doors he went without their help,
And to the last bended their light on me.

POLONIUS Come, go with me; I will go seek the king.
This is the very ecstasy of love,
Whose violent property fordoes itself
And leads the will to desperate undertakings

奥 啊，父亲，父亲，吓煞我了！

普 你怕的是什么？

奥 父亲啊，我正在闺房里缝纫的时候，哈姆雷特太子，里衫没扣，帽子也没戴，袜子也脏了，吊带也没有系，像脚镣一般堆在踝骨上；他的脸和衬衫一样的白；他的膝盖互相敲着；脸上一副的可怜相，好像从地狱里放出来说可怕的事似的，他来到我的面前。

普 因为爱你而发疯了吧？

奥 父亲，我不晓得。但是我真怕。

普 他说什么了？

奥 他拉住我的手腕，紧紧的握着；然后向后退到把他的胳膊扯直了，另一只手这样的遮着眉头，盯着我的脸，好像要给我画像似的。他这样停着好久，最后他轻轻摇动一下我的胳膊，把头上下的摇动三次，叹了一口气深长可怜的大气，好像是要迸碎他的胸骨完结他的性命似的；随后，他就放手去了；他的头转着向肩后望，像是没用眼睛向前走路；一直走出了门，他都没有用眼睛，他的眼睛的光芒，一直的注射在我身上。

普 来，随我来；我要去寻国王。这就是情狂；猛烈的性质适足以毁灭爱情，引导意志去干拼命的勾当，

和世上任何热烈情绪一样，常常能够损伤性灵。我很抱憾，——怎么，你最近向他说了什么难堪的话么？

奥 我没有，父亲，但是我依照你的吩咐确曾拒绝他的来信，并且拒绝他来亲近。

普 这就是使他发疯的缘故啊。我很抱歉，我没有用较好的注意与判断来观察他。我原是怕他对你仅是玩弄，存心要害你；但是我的多心真是该死！老年人做事疑心太多，和年轻人做事思虑太少，真是同样的误事。来，我们见国王去；这事必要宣扬；如果隐秘起来，会要引起更大的悲伤，还不如把这段情事宣布，顶多招他一场厌恨罢了①。来。

〔众下。〕

第二景：堡中一室。

乐奏。王，后，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及侍从等上。

王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我欢迎你们！我早就想见你们，现在又有用你们的地方，所以急速把你们唤来。哈姆雷特的变态，你们必有所闻；我说是变态，因为他的内心和外表都和从前判若两人。他这样的精神恍惚，除了因为他的父亲死以外，我想不出别的缘故。你们从小就是和他一起长大的，

And since so neighbour'd to his youth and humour,
That you vouchsafe your rest here in our court
Some little time; so by your companies
To draw him on to pleasures, and to gather,
So much as from occasion you may glean,
Whe'r aught to us unknown afflicts him thus,
That, open'd, lies within our remedy.

QUEEN Good gentlemen, he hath much talk'd of you;
And sure I am two men there are not living
To whom he more adheres. If it will please you
To show us so much gentry and good will
As to expend your time with us awhile,
For the supply and profit of our hope,
Your visitation shall receive such thanks
As fits a king's remembrance.

ROSENCRANTZ Both your majesties
Might, by the sovereign power you have of us,
Put your dread pleasures more into command
Than to entreaty.

GUILDENSTERN But we both obey,
And here give up ourselves, in the full bent,
To lay our service freely at your feet,
To be commanded.

KING Thanks, Rosencrantz and gentle Guildenstern.

QUEEN Thanks, Guildenstern and gentle Rosencrantz;
And I beseech you instantly to visit
My too much changed son. Go, some of you,
And bring these gentlemen where Hamlet is.

GUILDENSTERN Heavens make our presence, and our practices
Pleasant and helpful to him!

QUEEN Ay, amen!

熟悉他的性情脾气，所以我求你们两位暂在我宫里小住；可以陪伴着引他开心，并且遇有机会还可随时刺探他可有什么我所不知的致病之由，探到病因之后我才好设法挽救。

后 两位先生，他常常谈起你们，我敢说世界上再没有谁比你们两位和他更意气相投。如蒙高谊肯在宫里和我们盘桓几天，助成我们的愿望，那么两位这一番惠临，实在可感，必有合于国王身份的酬谢答报两位。

罗 两陛下统驭臣众，自可随意命令，无须请求了。

吉 我们两个都愿服从，情愿为陛下效命，听从驱使。

王 多谢，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

后 多谢，吉尔丹斯坦与罗珊克兰兹。

我求你们立刻就去看看我那神志大变的儿子。——你们去几个人，领这两位先生到哈姆雷特那里去。

吉 愿上天保佑，使我们这次出面和设施都对他愉快而有益！

后 是，阿门！

〔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及数侍从下。〕

普娄尼阿斯上。

普 陛下，到瑙威去的使臣欢天喜地的回来了。

王 你永远是在报喜信的人。

普 是吗，陛下？圣上可以相信，我对上帝及陛下尽忠，和保持我自己的灵魂一般；我自信我已经探得哈姆雷特太子发疯的真缘故了，否则便是我的头脑没能像往常那样的百发百中。

王 啊，说出来；我很想听。

普 先召见使臣吧；我的消息留做宴会的水果②。

王 你亲身迎接他们进来吧。——

〔普娄尼阿斯下。〕

我亲爱的葛楚德，他说他已找到你的儿子的古怪脾气的根源了。

后 我恐怕还是那个主要原因，——他父亲的死，和我们太急速的结婚。

王 好吧，我们要仔细问问他。

普娄尼阿斯偕浮尔蒂曼德，考内里乌斯上。

欢迎得很，我的好朋友们！喂，浮尔蒂曼德，我的兄弟瑙威王有何答复？

浮 有顶善意的答复。

Upon our first, he sent out to suppress
His nephew's levies, which to him appear'd
To be a preparation 'gainst the Polack;
But, better look'd into, he truly found
It was against your highness: whereat griev'd,
That so his sickness, age, and impotence
Was falsely borne in hand, sends out arrests
On Fortinbras; which he, in brief, obeys,
Receives rebuke from Norway, and, in fine,
Makes vow before his uncle never more
To give the assay of arms against your majesty.
Whereon old Norway, overcome with joy,
Gives him three thousand crowns in annual fee,
And his commission to employ those soldiers,
So levied as before, against the Polack;
With an entreaty, herein further shown, [Giving a paper.]
That it might please you to give quiet pass
Through your dominions for this enterprise,
On such regards of safety and allowance
As therein are set down.

KING It likes us well;
And at our more consider'd time we'll read,
Answer, and think upon this business:
Meantime we thank you for your well-took labour.
Go to your rest; at night we'll feast together:
Most welcome home.

[**Exeunt VOLTIMAND and CORNELIUS.**]

POLONIUS This business is well ended.
My liege, and madam, to expostulate
What majesty should be, what duty is,
Why day is day, night night, and time is time,
Were nothing but to waste night, day, and time.
Therefore, since brevity is the soul of wit,
And tediousness the limbs and outward flourishes,

我们初次谒见之后，他就下令制止他侄儿募兵，他原以为这是抵抗波兰的准备，后来详加调查，他才知道这真是做侵犯陛下用的；他因老病无能，竟被左右蒙蔽，颇为震怒，便下令停止浮廷布拉斯的活动，他伏首认罪，被璠威王一顿申斥，他便在叔父面前宣誓，再不敢兴动干戈侵犯陛下。老璠威王喜不自胜，赐他岁费三千克郎，并且令他统帅已经招募的兵丁讨伐波兰；还有一封文书在此，〔呈上文书一纸。〕请求陛下准许他的军队从境内假道远征，至于军队的通过和便利，所有条款都在文书里面载明了。

王 我很满意，等有工夫的时候我再细看，熟加考虑，再回答他。你们劳苦有功，殊堪嘉奖，现在你们先去休憩，夜晚我们一同宴会。欢迎你们回国！

〔浮尔蒂曼德和考内里乌斯下。〕

普 这事结束得很顺利。——王后在上，如今我们若是讨论君权应该如何，臣职应该如何，何以昼是昼，夜是夜，光阴是光阴，这简直就是浪费昼夜光阴。简练是智慧的灵魂，繁冗便成了骈枝外饰，

所以我要力求简约。太子是疯了；我说是疯；因为，除疯以外别无他情，这不就是真疯的定义吗？这可不必多说。

后 多些事实，少些卖弄。

普 陛下，我赌咒我一点也没有卖弄。他是疯了，这是真的；这真是可怜；可怜这是真；这话又有点无聊，好，别说了，我决不卖弄。那么我们就算他是疯了；现在成为问题的便是我们如何找出这现象的原因，或是说，这病象的原因，因为这病象一定是有原因的。于是这便成为问题，而问题便是如此。请想想看。我有一个女儿，——现在她还是我的，——她激于孝心和服从之义，请注意，把这个交给我了；请陛下下来揣测一下。〔读。〕

“谨呈我的灵魂的偶像，天仙般顶美艳的奥菲里阿。”

——
这字样不好，是个粗俗的字样；“美艳”是个粗俗的字样；但是你们请听下去。下文是这样的：

“敬以下列芜词投送到她的莹白的酥胸里，”云云。

后 这是哈姆雷特写给她的吗？

普 陛下请稍等一下；我就要从实奉闻。〔读。〕

“你可怀疑星是火；
你可怀疑太阳会动；
怀疑真理变成谎；
但永莫怀疑我的情。

啊亲爱的奥菲里阿，我不善诗词。我没有把我的怨慕发为诗句的艺术；但是我顶爱你，啊爱极了，请信我。敬祝平安。最亲爱的女郎，只消这躯体属于他一天，他便永远是属于你的，

哈姆雷特。”

我的女儿很恭顺的把这信交给我了；并且，他随时随地所说的情话，我的女儿也一齐告诉我了。

王 你的女儿对他的爱情是如何接受的呢？

普 你以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王 一个忠实正直的人。

普 我很愿做到这样。但是当我看出这段热烈的情事正在飞扬的时候，——老实说吧，我的女儿没告诉我之前我就发觉了，——假如我竟知情不报^③，或是装聋作哑，或是冷眼旁观，那么两位陛下，将做如何感想？我决不能这样做，我立刻就着手，我把小女喊来正告她说：“哈姆雷特殿下是一位王子，非你所能高攀；所以这事万不可行；”随后我就训诫她，教她不得到他常去的地方，不许接见他的信使，不准领受他的礼物。她果然遵守我的劝告；于是，简而言之，他便被拒，始而郁郁不乐，随后就饮食不进，随后就夜不成眠，随后就形容枯槁，随后就精神恍惚，于是渐渐的以至于如今这样疯狂，我们都为之痛惜。

王 你以为是为这个缘故吗？

后 也许是，很有这种可能。

POLONIUS Hath there been such a time,—I'd fain know that,—
That I have positively said, "'Tis so,'
When it prov'd otherwise?

KING Not that I know.

POLONIUS Take this from this, if this be otherwise: [**Pointing to
his head and shoulder.**]
If circumstances lead me, I will find
Where truth is hid, though it were hid indeed
Within the centre.

KING How may we try it further?

POLONIUS You know sometimes he walks four hours together
Here in the lobby.

QUEEN So he does indeed.

POLONIUS At such a time I'll loose my daughter to him;
Be you and I behind an arras then;
Mark the encounter; if he love her not,
And be not from his reason fallen thereon,
Let me be no assistant for a state,
But keep a farm, and carters.

KING We will try it.

QUEEN But look, where sadly the poor wretch comes reading.

POLONIUS Away! I do beseech you, both away.
I'll board him presently.

[**Exeunt KING, QUEEN, and Attendants.**]

Enter HAMLET, reading.

O! give me leave.
How does my good Lord Hamlet?

HAMLET Well, God a-mercy.

普 我既肯定的说“这事是如此”，而事实证明偏不如此，这样的情形可曾有过吗？如曾有过，我倒很想知道哩。

王 以我所知，是没有过的。

普〔**指着他的头和肩。**〕如其我说的不对，请把这个从这里取下去。只要有线索可寻，真象虽然藏在地球中心，我也能探求出来。

王 我们何妨设法再试探试探呢？

普 陛下知道，他常常在这大厅穿堂里做好几个钟头的散步。

后 他是这样的，诚然是。

普 在这时候我把小女放出来和他相会；我和陛下躲在墙幔后面；看他们怎样会面；假如他不爱她，并且并不发疯，我再不敢襄赞国事，请准我回家去做农夫。

王 我们试试看。

后 看我那可怜的孩子愁眉不展的看着书来了。

普 快走，我请两位陛下都快走开；我就要招呼他。

〔王，后及侍从等下。〕

哈姆雷特读着书上。

啊 恕罪恕罪，哈姆雷特殿下可好啊？

哈 好，上帝慈悲。

POLONIUS Do you know me, my lord?

HAMLET Excellent well; you are a fishmonger.

POLONIUS Not I, my lord.

HAMLET Then I would you were so honest a man.

POLONIUS Honest, my lord!

HAMLET Ay, sir; to be honest, as this world goes, is to be one man picked out of ten thousand.

POLONIUS That's very true, my lord.

HAMLET For if the sun breed maggots in a dead dog, being a god kissing carrion,—Have you a daughter?

POLONIUS I have, my lord.

HAMLET Let her not walk i' the sun; conception is a blessing; but not as your daughter may conceive. Friend, look to 't.

POLONIUS [Aside.] How say you by that? Still harping on my daughter: yet he knew me not at first; he said I was a fishmonger: he is far gone, far gone: and truly in my youth I suffered much extremity for love; very near this. I'll speak to him again. What do you read, my lord?

HAMLET Words, words, words.

POLONIUS What is the matter, my lord?

HAMLET Between who?

POLONIUS I mean the matter that you read, my lord.

HAMLET Slanders, sir: for the satirical rogue says here that old men have grey beards, that their faces are wrinkled, their eyes purging thick amber and plum-tree gum, and that they have a plentiful lack of wit, together with most weak hams: all which, sir, though I most powerfully and potently believe, yet I hold it not honesty to have it thus set down;

普 殿下，你认识我吗？

哈 很熟识；你是一个鱼贩子④。

普 我可不是，殿下。

哈 那么我愿意你是一个这样诚实的人。

普 诚实？

哈 对了，先生；像这样的世界。诚实的人，一万人里顶多挑出一个来。

普 是很不错，殿下。

哈 假如太阳能令死狗身上生蛆，因为他是一块可吻的臭肉，——你有一个女儿吗⑤？

普 我有，殿下。

哈 那么可别教她在太阳底下走路；受胎固然是福气；但是别教你的女儿受胎⑥；——朋友，留神点吧。

普 你这话从何说起？〔旁白。〕还念念不忘我的女儿；初见面时可又不认识我；他说我是一个鱼贩子；他的相思病害得很深了；我年轻的时候也曾饱尝相思之苦；和他这样正相仿佛。我再和他谈谈看。——你读什么呢，殿下？

哈 字，字，字。

普 讲的是什么问题，殿下？

哈 谁闹什么问题了⑦？

普 我的意思是说，你读的东西里面讲的是什么问题，殿下。

哈 一些毁谤的谣言，先生；这个善讽刺的坏人，他说，老年人有灰色的胡子，脸是皱的，眼里流出浓液的琥珀和桃树的胶汁，智慧是非常缺乏，两腿是非常软弱；这一切话，先生，我虽然十分相信，但我觉得这样直写下来，未免太失体统；

for you yourself, sir, should be old as I am, if, like a crab, you could go backward.

POLONIUS [Aside.] Though this be madness, yet there is method in 't. Will you walk out of the air, my lord?

HAMLET Into my grave?

POLONIUS Indeed, that is out o' the air. [Aside.] How pregnant sometimes his replies are! a happiness that often madness hits on, which reason and sanity could not so prosperously be delivered of. I will leave him, and suddenly contrive the means of meeting between him and my daughter. My honourable lord, I will most humbly take my leave of you.

HAMLET You cannot, sir, take from me any thing that I will more willingly part withal; except my life, except my life, except my life.

POLONIUS Fare you well, my lord. [Going.]

HAMLET These tedious old fools!

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POLONIUS You go to seek the Lord Hamlet; there he is.

ROSENCRANTZ [To POLONIUS.] God save you, sir!

[Exit POLONIUS.]

GUILDENSTERN Mine honoured lord!

ROSENCRANTZ My most dear lord!

HAMLET My excellent good friends! How dost thou, Guildenstern? Ah, Rosencrantz! Good lads, how do ye both?

ROSENCRANTZ As the indifferent children of the earth.

GUILDENSTERN Happy in that we are not over happy;
On Fortune's cap we are not the very button.

至于你老先生若是能像螃蟹似的向后退着走，还能和我同样的年纪。

普〔旁白。〕这虽是疯，说话却有条理。——到里面来避风吧⑧，殿下？

哈 到我的坟墓里去？

普 真的，那倒也是避风的所在。——〔旁白。〕他的回答有时候是何等的巧妙啊！疯人偏能谈言微中，往往不是理性清白的人所能容易说出来的，我要离开他，立刻去设法使我的女儿和他相会。——殿下，我敬请，恕我少陪了。

哈 先生，你不能再向我请求什么我所更愿给的东西；除了我的性命，除了我的性命，除了我的性命。

普 敬祝平安，殿下。〔去。〕

哈 这个唠叨讨厌的老东西！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上。

普 你们要找哈姆雷特太子；他就在那里。

罗〔向普娄尼阿斯。〕上帝保佑你，先生！

〔普娄尼阿斯下。〕

吉 尊贵的殿下！

罗 亲爱的殿下！

哈 我的好朋友！你好么，吉尔丹斯坦？——啊，还有罗珊克兰兹？好朋友，你们两位都好么？

罗 我们不过是庸人，一切还都平常。

吉 我们倒还快乐，可是也不太快乐；我们不是幸运之神的帽上的顶结。

HAMLET Nor the soles of her shoe?

ROSENCRANTZ Neither, my lord.

HAMLET Then you live about her waist, or in the middle of her favours?

GUILDENSTERN Faith, her privates we.

HAMLET In the secret parts of Fortune? O! most true; she is a strumpet. What news?

ROSENCRANTZ None, my lord, but that the world's grown honest.

HAMLET Then is doomsday near; but your news is not true. Let me question more in particular: what have you, my good friends, deserved at the hands of Fortune, that she sends you to prison hither?

GUILDENSTERN Prison, my lord!

HAMLET Denmark 's a prison.

ROSENCRANTZ Then is the world one.

HAMLET A goodly one; in which there are many confines, wards, and dungeons, Denmark being one o' the worst.

ROSENCRANTZ We think not so, my lord.

HAMLET Why, then, 'tis none to you; for there is nothing either good or bad, but thinking makes it so: to me it is a prison.

ROSENCRANTZ Why, then your ambition makes it one; 'tis too narrow for your mind.

HAMLET O God! I could be bounded in a nutshell, and count myself a king of infinite space, were it not that I have bad dreams.

GUILDENSTERN Which dreams indeed, are ambition, for the very substance of the ambitious is merely the shadow of a dream.

哈 可也不是她的鞋？

罗 那倒也不是，殿下。

哈 那么你们是住在她的腰部一带，或是正在她的身体的中部？

吉 对了，我们就是她的私处。

哈 幸运之神的私处？啊，一点不错；她本是一个娼妇。有什么新闻吗？

罗 没有，殿下；只是据说这世界变忠厚了。

哈 那么世界末日快到了；不过你的新闻不见得真确。我有一件事要特别问你们；你们在幸运之神的掌下惹了什么祸事以致被她发落到这监牢里来？

吉 监牢，殿下？

哈 丹麦便是一个监牢。

罗 那么这世界也便是一个监牢。

哈 是很宽绰的一个；里面有许多许多的囚室，监守所，和幽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之一。

罗 我们不以为然，殿下。

哈 那么，这对你们便不成问题；世间本无善恶，全凭个人怎样想法而定；丹麦对于我却是监牢。

罗 那么，该是殿下雄心勃勃，嫌丹麦太狭隘了，所以才像是监牢。

哈 啊上帝哟，我若不做那一场噩梦，我即便是被关在胡桃核里，我也可自命为一个拥有广土的帝王。

吉 那梦便是雄心；因为雄心的本质只是梦的幻影而已。

HAMLET A dream itself is but a shadow.

ROSENCRANTZ Truly, and I hold ambition of so airy and light a quality that it is but a shadow's shadow.

HAMLET Then are our beggars bodies, and our monarchs and outstretched heroes the beggars' shadows. Shall we to the court? for, by my fay, I cannot reason.

ROSENCRANTZ } We'll wait upon you.
GUILDENSTERN }

HAMLET No such matter; I will not sort you with the rest of my servants, for, to speak to you like an honest man, I am most dreadfully attended. But, in the beaten way of friendship, what make you at Elsinore?

ROSENCRANTZ To visit you, my lord; no other occasion.

HAMLET Beggar that I am, I am even poor in thanks; but I thank you: and sure, dear friends, my thanks are too dear a halfpenny. Were you not sent for? Is it your own inclining? Is it a free visitation? Come, come, deal justly with me: come, come; nay, speak.

GUILDENSTERN What should we say, my lord?

HAMLET Why anything, but to the purpose. You were sent for; and there is a kind of confession in your looks which your modesties have not craft enough to colour: I know the good king and queen have sent for you.

ROSENCRANTZ To what end, my lord?

HAMLET That you must teach me. But let me conjure you, by the rights of our fellowship, by the consonancy of our youth, by the obligation of our ever-preserved love, and by what more dear a better proposer could charge you withal, be even and direct with me, whether you were sent for or no!

ROSENCRANTZ [Aside to GUILDENSTERN.] What say you?

哈 梦本身即是幻影。

罗 真是的，我以为雄心是极空虚的东西，不过是幻影的幻影。

哈 那么，只有最无雄心的乞丐才算得是真实，最雄心勃勃的帝王英雄只能算是乞丐的影子。我们到宫里去吧？我真的莫名其妙。

罗 } 我们敬谨伺候。
吉 }

哈 万无此理；我不能把你们当做我的侍从一类；我老实和你们说吧，我已经被侍候得难过透了。但是，我们老朋友不妨直说，你们到哀而新诺倒是为了什么事？

罗 来拜见你，殿下；没有别的事。

哈 我是一个乞丐，就是道谢的力量都贫乏得很；但是我还得谢谢你们。可是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这一声道谢，并不值半便士。你们不是被请来的么？是你们本心要来的吗？是自动的来访吗？你们说吧，不必骗我；说呀，说呀；喂，说呀。

吉 你叫我们说什么呀，殿下？

哈 随便你们说什么，只要对题。你们是被请来的；你们的脸上已经露出了愧色，你们的手段还不够高明，没有能遮盖得好。我知道是王后请你们来的。

罗 为了什么目的呢，殿下。

哈 这正是我要请教两位的。但是，请看在我们的友谊上面，我们是总角之交，我们的敬爱是始终不渝的，我们的交情不是善辩之士所能再说得亲切些的，因此我要请求你们，直对我说吧，你们究竟是被请来的不是？

罗 [向吉尔丹斯坦旁白。] 你怎么说？

HAMLET [Aside.] Nay, then, I have an eye of you. If you love me, hold not off.

GUILDENSTERN My lord, we were sent for.

HAMLET I will tell you why; so shall my anticipation prevent your discovery, and your secrecy to the king and queen moult no feather. I have of late,—but wherefore I know not,—lost all my mirth, forgone all custom of exercises; and indeed it goes so heavily with my disposition that this goodly frame, the earth, seems to me a sterile promontory; this most excellent canopy, the air, look you, this brave o'erhanging firmament, this majestical roof fretted with golden fire, why, it appears no other thing to me but a foul and pestilent congregation of vapours. 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 How noble in reason! how infinite in faculty! in form, in moving, how express and admirable! in action how like an angel! in apprehension how like a god! the beauty of the world! the paragon of animals! And yet, to me, what is this quintessence of dust? man delights not me; no, nor woman neither, though, by your smiling, you seem to say so.

ROSENCRANTZ My lord, there was no such stuff in my thoughts.

HAMLET Why did you laugh then, when I said, 'man delights not me?'

ROSENCRANTZ To think, my lord, if you delight not in man, what lenten entertainment the players shall receive from you: we coted them on the way; and hither are they coming, to offer you service.

HAMLET He that plays the king shall be welcome; his majesty shall have tribute of me; the adventurous knight shall use his foil and target; the lover shall not sigh gratis; the humorous man shall end his part in peace; the clown shall make those laugh whose lungs are tickle o' the sere; and the lady shall say her mind freely, or the blank verse shall halt for't. What players are they?

哈〔旁白。〕我明白你们的意思了。——你们若爱我，就不必躲闪了。

吉 殿下，我们是被请来的。

哈 我告诉你们是怎么回事吧；我先说出来，免得你们自己把实话吐出，这样一来，你们对两陛下所应严守的秘密也不至损及毫毛。我近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缘故——失了我的一切乐趣，放弃了一切平常做事的习惯，并且我的心境变得如此的枯寂，以至于这大好的土地，在我看来，也只像一块荒凉的海角；这顶优美的天空的华盖，你看，这璀璨高悬的昊空，这镶嵌金光之雄浑的天幕，——唉，由我看来仅是一团混浊的毒氛。人是何等巧妙的一件天工！理性何等的高贵！智能何等的广大！仪容举止是何等的匀称可爱！行动是多么像天使！悟性是多么像神明！真是世界之美，万物之灵！但是，由我看来，这尘垢的精华又算得什么？人不能使我欢喜，不能，女人也不能，虽然你笑容可掬的似乎是以为能。

罗 殿下，我心里并无这样的念头。

哈 那么我说“人不能使我欢喜”，你为什么笑呢？

罗 因为我在想，殿下，假如人不能使你发生乐趣，恐怕唱戏的演员更难得你的一顾了；我们在路上赶过了一队演员；他们随后就到，来供奉殿下。

哈 扮演国王的演员是要受欢迎的；我要向他陛下致敬；冒险的骑士要尽量用他的剑和盾；情人要有报酬的长吁短叹，脾气古怪的角色要心平气和的终场；丑角要使那些最容易发笑的人笑⑨，扮女角的流畅的诉说她的心事，否则宁可令戏词错了板眼。他们是哪一个剧团？

ROSENCRANTZ Even those you were wont to take delight in, the tragedians of the city.

HAMLET How chances it they travel? their residence, both in reputation and profit, was better both ways.

ROSENCRANTZ I think their inhibition comes by the means of the late innovation.

HAMLET Do they hold the same estimation they did when I was in the city? Are they so followed?

ROSENCRANTZ No, indeed they are not.

HAMLET How comes it? Do they grow rusty?

ROSENCRANTZ Nay, their endeavour keeps in the wonted pace: but there is, sir, an aery of children, little eyases, that cry out on the top of question, and are most tyrannically clapped for 't: these are now the fashion, and so berattle the common stages,—so they call them,—that many wearing rapiers are afraid of goose-quills, and dare scarce come thither.

HAMLET What! are they children? who maintains 'em? how are they escoted? Will they pursue the quality no longer than they can sing? will they not say afterwards, if they should grow themselves to common players,—as it is most like, if their means are no better,—their writers do them wrong, to make them exclaim against their own succession?

ROSENCRANTZ Faith, there has been much to-do on both sides: and the nation holds it no sin to tarre them to controversy: there was, for a while, no money bid for argument, unless the poet and the player went to cuffs in the question.

HAMLET Is it possible?

GUILDENSTERN O! there has been much throwing about of brains.

HAMLET Do the boys carry it away?

罗 就是你常赏识的城里的剧团。

哈 他们为什么出来卖艺呢？在城里不是更可名利双收么？

罗 我想他们在城里停演是因为最近剧界情形大变的缘故。

哈 现在他们还和我在城里时一样的负盛名吗？他们还能叫座吗？

罗 不，他们还远不如前了。

哈 何以如此呢？他们的技艺荒疏了。

罗 不是，他们和从前一样的努力；但是，先生，有一窝的雏鹰般的小孩子，尖声锐叫，最受热狂的欢迎；现在这些童伶成了时尚，并且如此的辱骂普通剧团——他们这样称呼——以至于许多佩剑的绅士怕受文人笔下的讥嘲，都裹足不前了。

哈 怎么，他们是小孩子？谁主持他们的事？他们得多少钱？他们不能歌唱之后就不再做这一行生意了么？将来他们自己也要变成成年的演员——这是一定不免的，假如他们的境遇仍旧不佳，——那时节不要怨恨他们当初的编剧家使得他们现在自打嘴巴吗？

罗 真的，双方闹得很起劲；国人又从旁推波助澜，不以为怪；有过一阵，编剧家若不和演员作对，那剧本简直没人出钱收买。

哈 能有这样的事吗？

吉 啊，为这事真枉费了不少心机。

哈 是童伶胜利了么？

ROSENCRANTZ Ay, that they do, my lord; Hercules and his load too.

HAMLET It is not very strange; for my uncle is King of Denmark, and those that would make mows at him while my father lived, give twenty, forty, fifty, a hundred ducats a-piece for his picture in little. 'Sblood, there is something in this more than natural, if philosophy could find it out.

[Flourish of trumpets within.]

GUILDENSTERN There are the players.

HAMLET Gentlemen, you are welcome to Elsinore. Your hands, come then; the appurtenance of welcome is fashion and ceremony: let me comply with you in this garb, lest my extent to the players—which, I tell you, must show fairly outward—should more appear like entertainment than yours. You are welcome; but my uncle-father and aunt-mother are deceived.

GUILDENSTERN In what, my dear lord?

HAMLET I am but mad north-north-west: when the wind is southerly I know a hawk from a handsaw.

Enter POLONIUS.

POLONIUS Well be with you, gentlemen!

HAMLET Hark you, Guildenstern; and you too; at each ear a hearer: that great baby you see there is not yet out of his swaddling-clouts.

ROSENCRANTZ Happily he's the second time come to them; for they say an old man is twice a child.

HAMLET I will prophesy he comes to tell me of the players; mark it. You say right, sir; o' Monday morning; 'twas so indeed.

POLONIUS My lord, I have news to tell you.

罗 可不是么，殿下；“肩负地球的赫鸠里斯^⑩都失败了。”

哈 这不足为奇；我的叔父做了丹麦国王了，当初我父亲在时鄙夷他的人，现在都争出二十，四十，以至五十德卡，购买他的一幅小小的画像。哲学若能探索一下，这里面必有一点出乎人情的道理。（内喇叭鸣声。）

吉 演员来了。

哈 先生们，我欢迎你们来到哀而新诺。握手，来；形式上的礼节是欢迎中所不可少的；让我这样的欢迎你们，否则我对演员所不能不表示的殷勤招待要比你们的礼貌还要周到了。我欢迎你们；我的叔父婶母却想错了。

吉 什么错了，亲爱的殿下？

哈 只在西北角的偏北方我有点疯；风自南来的时候，我辨得清什么是苍鹰，什么是白鹭^⑪。

普娄尼阿斯上。

普 诸位请了！

哈 你来听，吉尔丹斯坦；——你也来听；——一个人用一个耳朵来听；你们看那个大婴孩还没有离开襁褓哩。

罗 他或许是返老还童吧；因为人都说，老年人是第二次做孩子。

哈 我预言他必是来告诉我演员的事；你们记住。——你说得不错，先生；在礼拜一早晨；诚然是如此^⑫。

普 殿下，我有新闻奉告。

HAMLET My lord, I have news to tell you. When Roscius was an actor in Rome,—

POLONIUS The actors are come hither, my lord.

HAMLET Buzz, buzz!

POLONIUS Upon my honour,—

HAMLET Then came each actor on his ass,—

POLONIUS The best actors in the world, either for tragedy, comedy, history, pastoral, pastoral-comical, historical-pastoral, tragical-historical, tragical-comical-historical-pastoral, scene individable, or poem unlimited: Seneca cannot be too heavy, nor Plautus too light. For the law of writ and the liberty, these are the only men.

HAMLET O Jephthah, judge of Israel, what a treasure hadst thou!

POLONIUS What a treasure had he, my lord?

HAMLET Why

One fair daughter and no more,
The which he loved passing well.

POLONIUS [*Aside.*] Still on my daughter.

HAMLET Am I not i' the right, old Jephthah?

POLONIUS If you call me Jephthah, my lord, I have a daughter that I love passing well.

HAMLET Nay, that follows not.

POLONIUS What follows, then, my lord?

HAMLET Why,
As by lot, God wot.
And then, you know,
It came to pass, as most like it was.—
The first row of the pious chanson will show you more; for

哈 殿下，我有新闻奉告。当初罗舍斯在罗马做演员的时候⑬，——

普 演员已来到这里了，殿下。

哈 别说了，别说了。

普 我敢以名誉为誓，——

哈 那么演员都是骑着驴来的吧，——

普 他们是世界上最好的演员，能演悲剧，喜剧，历史剧，牧歌剧，牧歌的喜剧，历史的牧歌剧，悲剧的历史剧，悲剧的喜剧的历史的牧歌剧，不分场面的戏，或不限地点的戏剧，无一不通，无一不晓；森尼卡⑭的作品不嫌太沉重，帕劳斯特⑮的作品也不嫌太轻浮，无论按照规律的作品，或者自由创制的作品，这一剧团都是当今一时无双。

哈 啊耶弗他，以色列的士师啊，你有这样的宝藏⑯！

普 他有什么宝物呀，殿下？

哈 怎么，

“他仅有一个美貌的女儿，
他爱她如掌上的明珠⑰。”

普〔旁白。〕还是想我的女儿。

哈 我说错了吗，老耶弗他？

普 你如叫我做耶弗他，殿下，那么我便有一个女儿爱似掌珠。

哈 不，这不是下文。

普 那么下文如何呢，殿下。

哈 怎么，

“命中注定的事，上帝知道，”

下文你大概知道了，

“终于闹出势所必至的变故，”——

这首圣歌的第一节可以使你再多知道一点；

look where my abridgment comes.

Enter four or five Players.

You are welcome, masters; welcome, all. I am glad to see thee well: welcome, good friends. O, my old friend! Thy face is valanced since I saw thee last: comest thou to beard me in Denmark? What! my young lady and mistress! By'r lady, your ladyship is nearer heaven than when I saw you last, by the altitude of a chopine. Pray God, your voice, like a piece of uncurrent gold, be not cracked within the ring. Masters, you are all welcome. We'll e'en to't like French falconers, fly at anything we see: we'll have a speech straight. Come, give us a taste of your quality; come, a passionate speech.

FIRST PLAY What speech, my good lord?

HAMLET I heard thee speak me a speech once, but it was never acted; or, if it was, not above once; for the play, I remember, pleased not the million; 'twas caviare to the general: but it was— as I received it, and others, whose judgments in such matters cried in the top of mine—an excellent play, well digested in the scenes, set down with as much modesty as cunning. I remember one said there were no sallies in the lines to make the matter savoury, nor no matter in the phrase that might indict the author of affectation; but called it an honest method, as wholesome as sweet, and by very much more handsome than fine. One speech in it I chiefly loved; 'twas AENEAS' tale to Dido; and thereabout of it especially, where he speaks of Priam's slaughter. If it live in your memory, begin at this line: let me see, let me see:—
The rugged Pyrrhus, like the Hyrcanian beast,—
 'tis not so, it begins with Pyrrhus:—
 The rugged Pyrrhus, he, whose sable arm,

但是，看，他们来打断我的话头。

四五个演员上。

诸位老板，我欢迎你们；欢迎全体。大家都健康，我很欣慰。欢迎欢迎，好朋友们。——啊，我的老朋友！我和你分别之后，你的脸上已留了一团的胡须；你是到丹麦来想和我捋须吗^⑱？——怎么，我的年青的女郎！比上次我见你的时候长高了，离天又近了一高跟鞋的样子^⑲。要祷告上帝，你的喉音可别像废金币似的在中间发生裂痕^⑳。——众位老板，我欢迎你们大家。我们也学学法国的放鹰的人，无论见了什么都不放过；我们立刻就来一段戏词来听听吧；来，让我们领教领教你们的妙技；来，要一段激昂慷慨的戏词。

第一演员 哪一段戏词，殿下？

哈 有一段戏词我听你说过，但是从没演过；纵然演过也不过一次；因为我记得那出戏不能使一般大众满意；对于一般人是腌鱼子^㉑；但是据我看，或是据比我对于这问题更有权威的人看来，这确是一出很好的戏，穿插得很好，并且文笔也简单而巧妙。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这戏的文字不带香料而意味白浓，词句间也没有令作者犯矫饰的地方；认为这是纯正的写法。平稳而甜蜜，比起外表妖艳的作风要美得多了；我最爱里面的一段话，那便是绮尼阿斯对戴多说的那段^㉒；尤其是他讲起浦爱阿姆被杀的那一节。假如你还记得，由这一行说起；我想想看，我想想看；

“狰狞的皮鲁斯^㉓，像是希卡尼亚的猛虎^㉔，”——
不是这样；是从“皮鲁斯”说起的。

“狰狞的皮鲁斯，——他的两臂

Black as his purpose, did the night resemble
When he lay couched in the ominous horse,
Hath now this dread and black complexion
smear'd
With heraldry more dismal; head to foot
Now is he total gules; horridly trick'd
With blood of fathers, mothers, daughters, sons,
Bak'd and impasted with the parching streets,
That lend a tyrannous and damned light
To their vile murders: roasted in wrath and fire,
And thus o'er-sized with coagulate gore,
With eyes like carbuncles, the hellish Pyrrhus
Old grandsire Priam seeks.

So proceed you.

POLONIUS 'Fore God, my lord, well spoken; with good accent
and good discretion.

FIRST PLAY

Anon, he finds him

Striking too short at Greeks; his antique sword,
Rebellious to his arm, lies where it falls,
Repugnant to command. Unequal match'd,
Pyrrhus at Priam drives; in rage strikes wide;
But with the whiff and wind of his fell sword
The unnerved father falls. Then senseless Ilium,
Seeming to feel this blow, with flaming top
Stoops to his base, and with a hideous crash
Takes prisoner Pyrrhus' ear: for lo! his sword,
Which was declining on the milky head
Of reverend Priam, seem'd i' the air to stick:
So, as a painted tyrant, Pyrrhus stood,
And like a neutral to his will and matter,
Did nothing.
But, as we often see, against some storm,
A silence in the heavens, the rack stand still,
The bold winds speechless

和他的心肝是一样的黑，卧在那匹凶马的肚里，恰似漆黑一团的昏夜，——现在他的黧黑可怖的颜色又涂上了一层更愁惨的纹章；他从头至脚是一片腥红；吓煞人的染着多少父母子女的血迹；通衢大火把血迹烤成一块块的黏糊，还把一片残酷败事的光亮借给杀人的凶手；于是恶魔般的皮鲁斯，被忿怒和火焰烘烤着，浑身染着凝冻的血块，瞪着一双红宝石似的眼睛，就寻找浦爱阿姆那个老头子去了。”

你接着说下去。

普 当着上帝说，殿下你真说得不坏，抑扬顿挫，都很适宜。

第一演员 “立刻就寻到他了，他正和希腊人挣扎着，他的那把古剑不听他的胳膊的使唤，劈下去再也提不起来；浦爱阿姆不是对手，皮鲁斯便逼杀过去，杀得性起，一刀没有砍中；但是这把凶刀颯的一响却把失魄的老翁吓倒。没有知觉的特洛爱似乎是也感觉到了这一击，喷着火焰的殿宇坍塌下来，哗喇的一声崩裂把皮鲁斯的耳朵震聋了；看哪！他的那把刀，刚要向浦爱阿姆的白头砍下，现在好像钉在半空；皮鲁斯像是图画中的猛将一般站立着，举着刀要砍又不砍的在那里发呆。但是暴风雨将到之前，天空往往是一阵的沉寂，密云不流，狂风不语，

and the orb below
 As hush as death, anon the dreadful thunder
 Doth rend the region; so, after Pyrrhus' pause,
 Aroused vengeance sets him new a-work;
 And never did the Cyclops' hammers fall
 On Mars's armour, forg'd for proof eterne,
 With less remorse than Pyrrhus' bleeding sword
 Now falls on Priam.
 Out, out, thou strumpet, Fortune! All you gods,
 In general synod, take away her power;
 Break all the spokes and fellies from her wheel,
 And bowl the round nave down the hill of
 heaven,
 As low as to the fiends!

POLONIUS This is too long.

HAMLET It shall to the barber's, with your beard. Prithee, say on:
 he 's for a jig or a tale of bawdry, or he sleeps. Say on;
 come to Hecuba.

FIRST PLAY *But who, O! who had seen the mobled queen—*

HAMLET 'The mobled queen?'—

POLONIUS That's good; 'mobled queen' is good.

FIRST PLAY Run barefoot up and down, threat'ning the flames
 With bisson rheum; a clout upon that head
 Where late the diadem stood; and, for a robe,
 About her lank and all o'er-teemed loins,
 A blanket, in the alarm of fear caught up;
 Who this had seen, with tongue in venom steep'd,
 'Gainst Fortune's state would treason have
 pronounc'd:
 But if the gods themselves did see her then,
 When she saw Pyrrhus make malicious sport
 In mincing with his sword her husband's limbs,

大地和死一般的静，不久便是震裂天空的一声霹雳，所以皮鲁斯宁静一下之后，敌汽愈发激愤了，鲜血淋漓的宝刀照直的砍在浦爱阿姆头上，当初独眼巨神挥起铁锤给马尔斯链护身金甲⁽²⁵⁾，都没有这一击来得凶恶。去，去，命运之神啊，你是娼妇！你们一切的神祇啊，请你们开会集议，剥夺她一切的威权；敲碎她的“法轮”的辐辏，把那圆毂从天山上滚到恶魔的地狱里去！”

普 这可扯得太长了。

哈 这可以随同你的胡须一齐到理发店去剪一下。——请说下去吧；他只要下流的歌舞，或是淫荡的故事，否则他就要睡觉；说下去；说赫鸠巴⁽²⁶⁾的故事吧。

第一演员 “但是无论谁，啊，凡是曾见过那位蒙头的王后，——”

哈 “蒙头的王后？”——

普 这很好；“蒙头的王后。”很好。

第一演员 “赤着脚跑来跑去，用哭瞎眼睛的泪水浇着火焰；原来戴着冠冕的头如今裹着一块破布；她的因生育过多而松弛的腰身，围上了一块仓忙抓到的绒毡；凡是曾见过这惨状的人，都要鼓着浸在毒液里的舌头来宣告命运之神大逆不道；当她亲见皮鲁斯残忍的用刀割裂她丈夫的肢体的时候，

The instant burst of clamour that she made—
Unless things mortal move them not at all—
Would have made milch the burning eyes of
heaven,
And passion in the gods.

POLONIUS Look! wh'er he has not turned his colour and has tears
in 's eyes. Prithee, no more.

HAMLET 'Tis well; I'll have thee speak out the rest soon. Good
my lord, will you see the players well bestowed? Do you
hear, let them be well used; for they are the abstracts and
brief chronicles of the time: after your death you were better
have a bad epitaph than their ill report while you live.

POLONIUS My lord, I will use them according to their desert.

HAMLET God's bodikins, man, much better; use every man after
his desert, and who should 'scape whipping? Use them after
your own honour and dignity: the less they deserve, the more
merit is in your bounty. Take them in.

POLONIUS Come, sirs.

HAMLET Follow him, friends: we'll hear a play to-morrow. [Exit
POLONIUS, with all the Players but the First.] Dost thou
hear me, old friend; can you play the Murder of Gonzago?

FIRST PLAY Ay, my lord.

HAMLET We'll ha't to-morrow night. You could, for a need, study
a speech of some dozen or sixteen lines, which I would set
down and insert in 't, could you not?

FIRST PLAY Ay, my lord.

HAMLET Very well. Follow that lord; and look you mock him
not. [Exit **First Player.**] [To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My good friends, I'll leave you till
night; you are welcome to Elsinore.

她立刻号陶大叫起来，假如那时节天神鉴临，——除非人间俗事完全不能感动天神——那情景恐怕也要使得上天流泪，神祇悲怆。”

普 你看，他的脸上变色没有，眼里流泪没有。——请你别说了吧。

哈 好吧；其余的我以后再请你唱。——阁下，可否请你给这班演员好好的安排个住处？你听见没有，要好好的款待他们，因为他们正是当代的简史，社会的提要；你宁可死后得一个唾骂的墓铭，别在生前受他们的一顿奚落。

普 殿下，我必按照他们应得的待遇去款待他们。

哈 啊哟哟，你这个人，还要再好一点的款待！你若是按照各人的本分决定你的待遇，谁能逃得了一顿鞭子抽？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身份体面去待他们；他们越不配受，越表明你的宽宏大量。领他们进去。

普 来，诸位。

哈 跟他去，朋友们；明天我要请你们演戏。

〔除第一演员外，普娄尼阿斯引所有的演员下。〕

——你听见没有，老朋友，你能演“凶杂苦的被杀”吗②7？

第一演员 能的，殿下。

哈 明天晚上就演这戏。我若是在必要时写下一段十二行至十六行的演词插在戏里，你可能背诵得来么②8？

第一演员 能的，殿下。

哈 很好。跟那位大臣去；千万不可戏弄他。

〔第一演员下。〕〔向罗珊克兰兹和吉尔丹斯坦。〕

——我的好朋友们，我晚上再和你们相会；两位远道来临，非常欢迎。

ROSENCRANTZ Good my lord!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HAMLET Ay, so, God be wi' ye! Now I am alone.

O! what a rogue and peasant slave am I:
Is it not monstrous that this player here,
But in a fiction, in a dream of passion,
Could force his soul so to his own conceit
That from her working all his visage wann'd,
Tears in his eyes, distraction in 's aspect,
A broken voice, and his whole function suiting
With forms to his conceit? and all for nothing!
For Hecuba!

What's Hecuba to him or he to Hecuba
That he should weep for her? What would he do
Had he the motive and the cue for passion
That I have? He would drown the stage with tears,
And cleave the general ear with horrid speech,
Make mad the guilty and appal the free,
Confound the ignorant, and amaze indeed
The very faculties of eyes and ears.

Yet I,

A dull and muddy-mettled rascal, peak,
Like John-a-dreams, unpregnant of my cause,
And can say nothing; no, not for a king,
Upon whose property and most dear life
A damn'd defeat was made. Am I a coward?
Who calls me villain? breaks my pate across?
Plucks off my beard and blows it in my face?
Tweaks me by the nose? gives me the lie i' the throat,
As deep as to the lungs? Who does me this?

Ha!

Swounds, I should take it, for it cannot be
But I am pigeon-liver'd, and lack gall
To make oppression bitter,

罗 殿下请了。〔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哈 唔，上帝保佑你们！——现在可剩我一个人了。啊我竟是这样一个恶棍，蠢汉！方才在此地的那个演员，不过是叙述一段故事，扮演热情的幻梦，居然能把自己的灵魂注入他想像中的人物，因了灵魂的作用他的满脸变色，眼里含泪，神色惶惶，声音呜咽，他的全部的动作都和他所扮演的人物吻合，这不是很可怪吗？并且完全是无所为而为！为了赫鸠巴？赫鸠巴对他有什么关系，他对赫鸠巴又有什么关系，要他来哭她？假如他心里蕴着我所感觉的一腔悲愤，他将要怎样呢？他会要把舞台淹在眼泪里，用可怖的呼号震裂大家的耳朵，使有罪的人惊狂，使清白的人畏惧，使不知情的人惶惑，使得一般人为之目瞪口呆。但是我呢，只是一个迟钝糊涂的蠢汉，醉生梦死的对于我的责任漠不关心，一言都不能发；不，一个国王的性命及一切身外之物都被奸贼消灭了。我还是莫敢谁何。我是一个懦者吧？谁叫我做小人，谁剖开我的脑盖？谁薙掉我的胡须喷在我脸上？谁牵我的鼻子？谁骂我是根深蒂固的说谎的人？谁要这样的对待我？噫！天哪，我都得承受；因为我不能不承认我长了一对鸽子肝，里面没有胆汁，受了欺侮也不觉得苦；

or ere this
I should have fatted all the region kites
With this slave's offal. Bloody, bawdy villain!
Remorseless, treacherous, lecherous, kindless villain!
O! vengeance!
Why, what an ass am I! This is most brave
That I, the son of a dear father murder'd,
Prompted to my revenge by heaven and hell,
Must, like a whore, unpack my heart with words,
And fall a-cursing, like a very drab.
A scullion!
Fie upon 't! foh! About, my brain! I have heard,
That guilty creatures sitting at a play
Have by the very cunning of the scene
Been struck so to the soul that presently
They have proclaim'd their malefactions;
For murder, though it have no tongue, will speak
With most miraculous organ. I'll have these players
Play something like the murder of my father
Before mine uncle; I'll observe his looks;
I'll tent him to the quick: if he but blench
I know my course. The spirit that I have seen
May be the devil: and the devil hath power
To assume a pleasing shape; yea, and perhaps
Out of my weakness and my melancholy—
As he is very potent with such spirits—
Abuses me to damn me. I'll have grounds
More relative than this: the play's the thing
Wherein I'll catch the conscience of the king.

[Exit.]

否则等不到如今，我就把这奸贼的尸肉喂肥了天空的鸢鹰；那凶恶淫秽的奸贼！残忍，阴险，淫邪，乱伦的奸贼！啊！报仇哟！怎么，我真是一条蠢驴！慈父被人杀害，我这个为人子者，受了天地的鼓励要去为父报仇，如今竟像娼妇似的空言泄愤，像村妇贱奴似的破口咒骂，这未免太勇敢了！啊，吓！吓！我的脑筋，快快兴起！哼，我曾听说，罪人看戏，受了巧妙的剧情的感触，便能良心发现，立刻把罪状表现；因为杀人的事，虽然不自招供，而终于要由最神秘的机关吐露出来。我教这班演员在我叔父面前扮演一出和我父亲被杀相仿佛的戏；我留心察看他的脸色；我立刻就能探到他的痛处；只消他稍觉惊惶，我就知道我应如何进行了。我所见的鬼魂也许是个恶魔；恶魔原是能变做和善的形状的；对了，也许是因为我太柔弱郁结，这样的人最易被鬼所乘，所以他来诱惑我去遭劫难。我要有比这更确切的证据。

演戏是唯一的手段

把国王的内心来刺探。

〔下。〕

ACT III

SCENE I—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QUEEN, POLONIUS, OPHELIA,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KING And can you, by no drift of circumstance,
Get from him why he puts on this confusion,
Grating so harshly all his days of quiet
With turbulent and dangerous lunacy?

ROSENCRANTZ He does confess he feels himself distracted;
But from what cause he will by no means speak.

GUILDENSTERN Nor do we find him forward to be sounded,
But, with a crafty madness, keeps aloof,
When we would bring him on to some confession
Of his true state.

QUEEN Did he receive you well?

ROSENCRANTZ Most like a gentleman.

GUILDENSTERN But with much forcing of his disposition.

ROSENCRANTZ Niggard of question, but of our demands
Most free in his reply.

QUEEN Did you assay him
To any pastime?

ROSENCRANTZ Madam; it so fell out that certain players
We o'er-raught on the way; of these we told him,
And there did seem in him a kind of joy
To hear of it: they are about the court,
And, as I think, they have already order
This night to play before him.

第三幕

第一景：堡中一室。

王，后，普娄尼阿斯，奥菲里阿，罗珊克兰兹，与
吉尔丹斯坦上。

王 用迂回盘问的方法，你们还是探不出他为什么现出心慌意乱的样子，疯癫暴躁，闹得迄无宁日？

罗 他承认他自己觉得有点神经错乱，但为什么缘故，他却总不肯说。

吉 他也不大愿受盘问，我们设法引他吐出实话的时候，他便说一阵疯话来躲避。

后 他接待你们还好吧？

罗 顶有礼貌的。

吉 但是态度上颇为勉强。

罗 他说话很吝啬，可是我们问起他来，他的回答却是很慷慨的。

后 你们没有试着引他做什么消遣吗？

罗 我们在路上恰巧遇到了一班演员；我们把这事告诉了他；他听了之后似是很高兴；演员已来到宫里，大概已奉令就在今晚为太子演戏。

POLONIUS 'Tis most true;
And he beseech'd me to entreat your majesties
To hear and see the matter.

KING With all my heart; and it doth much content me
To hear him so inclin'd.
Good gentlemen, give him a further edge,
And drive his purpose on to these delights.

ROSENCRANTZ We shall, my lord.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KING Sweet Gertrude, leave us too;
For we have closely sent for Hamlet hither,
That he, as 'twere by accident, may here
Affront Ophelia.
Her father and myself, lawful espials,
Will so bestow ourselves, that, seeing, unseen,
We may of their encounter frankly judge,
And gather by him, as he is behav'd,
If 't be the affliction of his love or no
That thus he suffers for.

QUEEN I shall obey you.
And for your part, Ophelia, I do wish
That your good beauties be the happy cause
Of Hamlet's wildness; so shall I hope your virtues
Will bring him to his wonted way again,
To both your honours.

OPHELIA Madam, I wish it may. [**Exit QUEEN.**]

POLONIUS Ophelia, walk you here. Gracious, so please you,
We will bestow ourselves. [**To OPHELIA.**] Read on this
book;
That show of such an exercise may colour
Your loneliness. We are oft to blame in this,
'Tis too much prov'd, that with devotion's visage

普 这是顶确实的；他还求我来恭请两位陛下去听听看看那段东西呢？

王 我很高兴去；他肯这样散闷，我很是安慰。——请二位再去怂恿他提起兴致去作乐吧。

罗 遵命，陛下。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王 亲爱的葛楚德，你也去吧；因为我已秘密的邀哈姆雷特到此地来，令他像是偶然的和奥菲里阿相会。她的父亲和我便是一对秘探，藏躲起来，我们看见他而不被他看见，便可自由审察他们见面的情形，看他的举动就可知道失恋究竟是否他苦恼的根由。

后 我听你的话。——至于你呢，奥菲里阿，我但愿你的贤美是哈姆雷特发狂的原因；所以我希望你能以你的美德再引他恢复常态，那便是你们两个的荣幸了。

奥 陛下，我深愿能够这样。〔后下。〕

普 奥菲里阿，你走到这边来。——陛下，有请，我们藏起来吧。〔向奥菲里阿。〕读着这本书①；做出读这书的样子，便可使人不疑你为什么独自在此了。在这一点上我们常受指责，——事实上也常证明不诬，——我们有信仰的表情，

And pious action we do sugar o'er
The devil himself.

KING [Aside.] O! 'tis too true;
How smart a lash that speech doth give my conscience!
The harlot's cheek, beautied with plastering art,
Is not more ugly to the thing that helps it
Than is my deed to my most painted word:
O heavy burden!

POLONIUS I hear him coming; let 's withdraw, my lord.

[Exeunt KING and POLONIUS.]

Enter HAMLET.

HAMLET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No more; and, by a sleep to say we end
The heart-ache and the thousand natural shocks
That flesh is heir to, 'tis a consummation
Devoutly to be wish'd. To die, to sleep;
To sleep: perchance to dream: ay, there's the rub;
For in that sleep of death what dreams may come
When we have shuffled off this mortal coil,
Must give us pause. There's the respect
That makes calamity of so long life;
For who would bear the whips and scorns of time,
The oppressor's wrong, the proud man's contumely,
The pangs of dispriz'd love, the law's delay,
The insolence of office, and the spurns
That patient merit of the unworthy takes,
When he himself might his quietus make
With a bare bodkin? who would fardels bear,
To grunt and sweat under a weary life,

虔敬的行动，而内心却藏着恶魔的化身。

王 啊，这话真是一点也不错。〔旁白。〕这句话使我良心上受多么厉害的一下打击啊！涂抹过的娼妇的脸，比起那一层脂粉固然是丑，然而不见得比我的行为比起我的粉饰的言词更来得丑。啊好重的负担！

普 我听见他来了；我们快藏进去，陛下。

〔王与普娄尼阿斯下。〕

哈姆雷特上。

哈 死后还是存在，还是不存在②，——这是问题；究竟要忍受这强暴的命运的矢石，还是要拔剑和这滔天的恨事拼命相斗，才是英雄气概呢？死，——长眠，——如此而已；阖眼一睡，若是就能完结心头的苦痛和肉体承受的万千惊扰，——那真是我们要去虔求的愿望。死；——长眠；——长眠么！也许做梦哩！哎，阻碍就在此了；我们捐弃尘世之后，在死睡当中会做些什么梦，这却不可不加思索；苦痛的生活所以能有这样长的寿命，也就是这样的动机所致；否则在短刀一挥就可完结性命的时候，谁还甘心忍受这时代的鞭挞讥嘲，高压者的横暴，骄傲者的菲薄，失恋的悲哀，法律的延宕，官吏的骄纵，以及一切凡夫俗子所能加给善人的欺凌？谁愿意背着负担，在厌倦的生活之下呻吟喘汗，

若不是因为对于死后的恐惧，——死乃是旅客一去不返的未经发见的异乡，——令人心志迷惑，使得我宁可忍受现有的苦痛，而不敢轻易尝试那不可知的苦痛；所以“自觉的意识”使得我们都变成了懦夫，所以敢作敢为的血性被思前想后的顾虑害得变成了灰色，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往往因此而中途旁逸，壮志全消了。小声些！美貌的奥菲里阿？——仙女，你在祈祷里别忘了代我忏悔。

奥 殿下这些天来身体可好？

哈 多谢小姐关注；很好，很好，很好。

奥 殿下，我存有你的许多赠品，早就想奉还，现在我求你收下吧。

哈 不，我不；我从没有给过你什么。

奥 我尊荣的殿下，我清清楚楚记得是你给的；并且给的时候还有一套的甜言蜜语，使得礼物格外贵重；如今香气既消，请你拿回去吧；赠者薄情，便使自尊的人觉得重礼变为菲仪。这就是，殿下。

哈 哈，哈！你是贞洁吗？

奥 什么！

哈 你美吗？

奥 殿下是何用意？

HAMLET That if you be honest and fair, your honesty should admit no discourse to your beauty.

OPHELIA Could beauty, my lord, have better commerce than with honesty?

HAMLET Ay, truly; for the power of beauty will sooner transform honesty from what it is to a bawd than the force of honesty can translate beauty into his likeness: this was sometime a paradox, but now the time gives it proof. I did love thee once.

OPHELIA Indeed, my lord, you made me believe so.

HAMLET You should not have believed me; for virtue cannot so inoculate our old stock but we shall relish of it: I loved you not.

OPHELIA I was the more deceived.

HAMLET Get thee to a nunnery: why wouldst thou be a breeder of sinners? I am myself indifferent honest; but yet I could accuse me of such things that it were better my mother had not borne me. I am very proud, revengeful, ambitious; with more offences at my beck than I have thoughts to put them in, imagination to give them shape, or time to act them in. What should such fellows as I do crawling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 We are arrant knaves, all: believe none of us. Go thy ways to a nunnery. Where's your father?

OPHELIA At home, my lord.

HAMLET Let the doors be shut upon him, that he may play the fool nowhere but in 's own house. Farewell.

OPHELIA O! help him, you sweet heavens!

HAMLET If thou dost marry, I'll give thee this plague for thy dowry: be thou as chaste as ice, as pure as snow, thou shalt not escape calumny. Get thee to a nunnery, go; farewell.

哈 我的意思是，如其你是贞洁而美貌，你的贞洁必不可和你的美貌交接？

奥 殿下，美貌还能有比贞洁更好的交接的朋友吗？

哈 有，真有的；因为美貌使贞洁变为奸淫，比美貌被贞洁熏陶得同化，要容易多了；在从前这是一句似是而非的话，现在已经证实了。我曾经爱过你。

奥 真是的，殿下，你曾使我也这样相信。

哈 你不该相信我；美德永远接不到我们的旧树干上去，接上去也脱不了本来的气质；我没有真爱过你。

奥 那么是我格外的误会。

哈 到尼姑庵去吧；何必蓄滋孽种？我自己也还是一个相当的纯洁的人；但是有些事我还咒骂自己，怨我父母不该生我，我是很骄傲的，有仇必报，雄心勃勃；我随时可以做出许多想不出名字的料不到样子的来不及实行的罪过事。像我这样的人为什么还匍匐于天地之间？我们是彻底的坏蛋，全是；你一个也别信。你到尼姑庵去。你的父亲在哪里呢？

奥 在家里，殿下。

哈 那么给他关上门吧，好让他把傻事都留着在自己家里去干。再会了。

奥 [旁白。] 啊，救他哟，亲爱的天哪！

哈 假如你终归要嫁人，我把这几句咒骂赠你做妆奁；任凭你冰一样的坚贞，雪一样的纯洁，你还是逃不了辱骂。到尼姑庵去吧；再会了。

Or, if thou wilt needs marry, marry a fool; for wise men know well enough what monsters you make of them. To a nunnery, go; and quickly too. Farewell.

OPHELIA O heavenly powers, restore him!

HAMLET I have heard of your paintings too, well enough; God hath given you one face, and you make yourselves another: you jig, you amble, and you lisp, and nickname God's creatures, and make your wantonness your ignorance. Go to, I'll no more on 't; it hath made me mad. I say, we will have no more marriages; those that are married already, all but one, shall live; the rest shall keep as they are. To a nunnery, go.

[Exit.]

OPHELIA O! what a noble mind is here o'erthrown:
The courtier's, soldier's, scholar's, eye, tongue, sword;
The expectancy and rose of the fair state,
The glass of fashion and the mould of form,
The observ'd of all observers, quite, quite down!
And I, of ladies most deject and wretched,
That suck'd the honey of his music vows,
Now see that noble and most sovereign reason,
Like sweet bells jangled, out of tune and harsh;
That unmatch'd form and feature of blown youth
Blasted with ecstasy: O! woe is me,
To have seen what I have seen, see what I see!

Re-enter KING and POLONIUS.

KING Love! his affections do not that way tend;
Nor what he spake, though it lack'd form a little,
Was not like madness. There's something in his soul
O'er which his melancholy sits on brood;
And, I do doubt, the hatch and the disclose
Will be some danger; which for to prevent,
I have in quick determination

你如其必须要嫁，嫁一个傻子；因为聪明人很知道你会把他们糟蹋成一个什么样的怪物③。到尼姑庵去，去；并且要快去。再会吧。

奥〔旁白。〕啊，天神哟，挽救他！

哈 我常听说你们女人都擦粉抹胭；上帝给你们一张脸，你们自己还要另造一张；你们走起路来是扭扭捏捏的，说起话来是娇声娇气的，你们给上帝的造物滥起诨名，还把放荡诬为无知。算了吧，我不要再多说了；都把我气疯了。我说，我们不可再有结婚的事了；已经结婚的人，除掉一个人④之外，都还可以活下去；其余未婚的人就都保持原状吧。到尼姑庵去。〔下。〕

奥 啊，何等高贵的天才竟这般的毁了！有廷臣的仪表，有学者的舌锋，有勇士的剑芒；全国属望的后起之秀，风流的宝镜，礼貌的典型，群伦瞻仰的对象，完全的，完全的毁了！我是最苦命的一个女子，曾吸取他的音乐般誓言中的蜜，如今竟看着这聪明绝顶的头脑像是悦耳的金钟忽然哑不成声；这一朵盛开的青春之花，有世间无比的姿态，竟被一阵疯狂给凋残了；啊，我好福薄，我看过了从前我所看见的之后，还要看现在我所看见的这些！

王与普娄尼阿斯重上。

王 恋爱么？看他的情感没有倾向这一方；他说的话固然有点缺乏伦次，但也不像是疯。他的心里一定有点什么事，藏在忧都底下孵着，一旦孵出雏儿咬破了壳，那可有点危险；为预防起见我不能不这样的断然处置：

Thus set it down: he shall with speed to England,
For the demand of our neglected tribute:
Haply the seas and countries different
With variable objects shall expel
This something-settled matter in his heart,
Whereon his brains still beating puts him thus
From fashion of himself. What think you on 't?

POLONIUS It shall do well: but yet do I believe
The origin and commencement of his grief
Sprung from neglected love. How now, Ophelia!
You need not tell us what Lord Hamlet said;
We heard it all. My lord, do as you please;
But, if you hold it fit, after the play,
Let his queen mother all alone entreat him
To show his griefs: let her be round with him;
And I'll be plac'd, so please you, in the ear
Of all their conference. If she find him not,
To England send him, or confine him where
Your wisdom hest shall think.

KING It shall be so:
Madness in great ones must not unwatch'd go. [Exeunt.]

SCENE II—A Hall in the Castle.

Enter HAMLET and certain Players.

HAMLET Speak the speech, I pray you, as I pronounced it to you,
trippingly on the tongue; but if you mouth it, as many of
your players do, I had as lief the town-crier spoke my lines.
Nor do not saw the air too much with your hand, thus; but
use all gently: for in the very torrent, tempest, and—as I
may say—whirlwind of passion, you must acquire and beget
a temperance, that may give it smoothness. O! it offends
me to the soul to hear a robustious periwigpated fellow tear
a passion to tatters, to very rags,

派他立刻到英格兰去催讨拖欠的贡税；或者异乡的山水风物能排遣他胸中的郁结，耳目一新，也许就能顿改故态。你以为如何？

普 此计甚妙；但是我还以为他的哀痛的缘故是由失恋而起。现在怎样，奥菲里阿！你不必告诉我们哈姆雷特说了些什么，我们都听到了。陛下，这事就请圣旨裁夺吧；但是，陛下如认为可行，最好在演剧之后令他的母后单独的求他宣示他悲哀的根由；令她直截了当的问他；如蒙陛下允许，我可窃听他们的会话。假如她仍然探不到他的秘密，再派他到英格兰去，或者竟把他监禁在一个陛下认为适宜的地方。

王 我们就这么办理；

地位重要的人发疯，不能不注意。〔众下。〕

第二景：堡中大厅。

哈姆雷特与演员二三人上。

哈 我请你，要照我方才读给你听的那样的去背那一段戏词，要从舌端轻轻的吐出；你若是像你们一般演员似的高吟朗诵，那我还不如请街上传报的人来读呢。也别把手这样的乱舞；要态度雍容；越是在情感的急流，暴雨，或旋风中间，越要节制平和，这才能免掉火气。啊，我一听到暴躁的戴假头发的朋友把剧中的一段深情扯得烂碎，

to split the ears of the groundlings, who for the most part are capable of nothing but inexplicable dumb-shows and noise: I would have such a fellow whipped for o'er-doing Termagant; it out-herods Herod: pray you, avoid it.

FIRST PLAY I warrant your honour.

HAMLET Be not too tame neither, but let your own discretion be your tutor: suit the action to the word, the word to the action; with this special observance, that you o'erstep not the modesty of nature; for anything so overdone is from the purpose of playing, whose end, both at the first and now, was and is, 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to show virtue her own feature, scorn her own image, and the very age and body of the time his form and pressure. Now, this overdone, or come tardy off, though it make the unskilful laugh, cannot but make the judicious grieve; the censure of which one must in your allowance o'erweigh a whole theatre of others. O! there be players that I have seen play, and heard others praise, and that highly, not to speak it profanely, that, neither having the accent of Christians nor the gait of Christian, pagan, nor man, have so strutted and bellowed that I have thought some of nature's journeymen had made men and not made them well, they imitated humanity so abominably.

FIRST PLAY I hope we have reformed that indifferently with us.

HAMLET O! reform it altogether. And let those that play your clowns speak no more than is set down for them; for there be of them that will themselves laugh, to set on some quantity of barren spectators to laugh too, though in the mean time some necessary question of the play be then to be considered; that's villanous, and shows a most pitiful ambition in the fool that uses it. Go, make you ready.

[Exeunt Players.]

使得一般只能赏识喧哗跳浪的站立的观客⑤把耳朵震裂，我真为之痛心疾首；这种做得比凶神特马冈还凶，比暴君赫洛德⑥还暴的人，我愿抽他一顿鞭子；请你不要如此。

第一演员 殿下只管放心。

哈 可也别太松懈，自己要揣摩轻重；动作对于语言，语言对于动作，都要恰到好处；要特别留神这一点：不可超越人性的中和之道；因为做得太过火便失了演戏的本旨，自古至今，演戏的目的不过是好像把一面镜子举起来映照人性⑦；使得美德显示她的本相，丑态露出她的原形，时代的形形色色一齐呈现在我们眼前。若形容得过火，或是描摹得不足，虽然可以令门外汉发笑，却要使明眼人为之唏嘘了；而你要承认，这一个明眼人的判断比起全场其余的顾客批评有更重的分量哩。啊，我曾见过一班别人绝口称赞的演员演戏，我不是说句褻渎的话，他们的口齿简直不像是信基督教的人的口齿，他们的台步不像是基督教人，也不像是异教人，简直整个的不像人，那一派的奔腾咆哮，使我想到他们大概是上帝手下的徒弟们造的，没有造好，所以是这样讨厌的略具人形。

第一演员 我希望我们是已经颇多的改良了，殿下。

哈 啊，要整个的改良。演丑角的人除了脚本规定的以外不要再说；因为他们有的只顾自寻开心，引得一大部分愚蠢的观众发笑，而那时候剧中正有些必须严重考虑的问题；这是顶讨厌的事，表示出这丑角之顶可怜的愚妄。你们准备去吧。——〔演员下。〕

**Enter POLONIUS,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How now, my lord! will the king hear this piece of work?

POLONIUS And the queen too, and that presently.

HAMLET Bid the players make haste.

[Exit POLONIUS.]

Will you two help to hasten them?

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 We will, my lord.

[Exi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HAMLET What, ho! Horatio!

Enter HORATIO.

HORATIO Here, sweet lord, at your service.

HAMLET Horatio, thou art e'en as just a man
As e'er my conversation cop'd withal.

HORATIO O! my dear lord,—

HAMLET Nay, do not think I flatter;
For what advancement may I hope from thee,
That no revenue hast but thy good spirits
To feed and clothe thee? Why should the poor be flatter'd?
No; let the candied tongue lick absurd pomp,
And crook the pregnant hinges of the knee
Where thrift may follow fawning. Dost thou hear?
Since my dear soul was mistress of her choice
And could of men distinguish, her election
Hath seal'd thee for herself; for thou hast been
As one, in suffering all, that suffers nothing,
A man that fortune's buffets and rewards
Hast ta'en with equal thanks;

普娄尼阿斯，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上。

怎么样了，先生！国王也愿来看戏吗？

普 还有王后呢，立刻就来。

哈 催那班演员赶快。——〔普娄尼阿斯下。〕

请你们两位也去帮着催催他们吧？

罗 } 遵命，殿下。〔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吉 }

哈 喂，何瑞修！

何瑞修上。

何 亲爱的殿下，我来听吩咐。

哈 何瑞修，你是我所交接的最公正的一个人。

何 啊，亲爱的殿下，——

哈 不，别以为我在恭维你；你是除了一团豪兴之外任何靠以穿衣吃饭的进款都没有的人，我何所求于你？为什么穷人该受恭维呢？不，让甜蜜的舌头去舐那无味的虚荣，易屈的膝头向着由谄媚可以得利的地方去下跪吧。你听见没有？自从我的灵魂能够自主，有知人之明，便选中了你；因为你这人能够在含辛茹苦之际，泰然自若；无论来了命运的打击或是奖励，你是同样的欣然接受；

理性与感情调剂得这样匀称，不是命运之神的手指所能任意吹弄的箏箜，这样的人真是幸福啊。给我一个不做情感的奴隶的人，我便把他藏在心里，不，心窝裏，像我对你这样。话说得太多些了。今天夜晚要在国王面前演戏；其中有一场和我告诉过你的我父亲死时情形有点仿佛；我请你，当你看见这一场上演的时候，你要聚精会神观察我的叔父；假如戏里面的一段词不能使他的隐情流露，那么我们见的必是魔鬼，我的想像是像乌尔琪的打铁铺一样的脏。你留神看他；我也把眼睛盯着他的脸，事后我们再把个人的观察会合起来看看他倒是变色没有。

何 好吧，殿下；假如在演戏的时候他有一瞬间逃出了我的侦察，我愿受罚。

哈 他们看戏来了；我得要装疯；你自己找个地方去。

奏丹麦的进行曲。喇叭响。王，后，普娄尼阿斯，奥菲里阿，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及其他侍驾的贵族，并带火炬的卫兵上。

王 我的侄儿哈姆雷特的饮食起居可都好吗？

哈 很好，真的；吃的是蜥蜴的糖食^⑧；我吃的是空气，被空话塞饱了；你喂阉鸡也不能这样吧。

王 我完全不明白你的回答，哈姆雷特：这些话

not mine.

HAMLET No, nor mine now. [To POLONIUS.]

My lord, you played once i' the university, you say?

POLONIUS That did I, my lord, and was accounted a good actor.

HAMLET And what did you enact?

POLONIUS I did enact Julius Caesar: I was killed i' the Capitol;
Brutus killed me.

HAMLET It was a brute part of him to kill so capital a calf there.
Be the players ready?

ROSENCRANTZ Ay, my lord; they stay upon your patience.

QUEEN Come hither, my good Hamlet, sit by me.

HAMLET No, good mother, here 's metal more attractive.

POLONIUS [To the KING.] O ho! do you mark that?

HAMLET Lady, shall I lie in your lap?

[Lying down at OPHELIA'S feet.]

OPHELIA No, my lord.

HAMLET I mean, my head upon your lap?

OPHELIA Ay, my lord.

HAMLET Do you think I meant country matters?

OPHELIA I think nothing, my lord.

HAMLET That's a fair thought to lie between maids' legs.

OPHELIA What is, my lord?

HAMLET Nothing.

OPHELIA You are merry, my lord.

HAMLET Who, I?

和我毫无关系。

哈 是的，现在也和我毫无关系了。——〔向普娄尼阿斯。〕老先生，你说你在学校演过戏？

普 我是演过的，殿下，并且还是著名的一个好演员。

哈 你扮演过什么？

普 我扮朱立阿斯西撒；我被杀在大庙里；是布鲁特斯杀我的。

哈 他真是太鲁莽，竟屠杀这样又大又妙的一只牛犊⑨。——演员预备好了吗？

罗 好了，殿下；静候殿下吩咐。

后 这边来，我亲爱的哈姆雷特，坐我旁边。

哈 不，好母亲，这边有吸力更大的磁石。

普 〔向王旁白。〕啊，哈！你听见没有。

哈 小姐，我可以躺在你的大腿档里去吗？

〔躺在奥菲里阿的腿上。〕

奥 不，殿下。

哈 我的意思是说，把我的头放在你的大腿上面？

奥 好，殿下。

哈 你以为我撒野吗？

奥 我不以为什么，殿下。

哈 那倒是妙想天开，躺到小姐的两条大腿中间。

奥 什么是妙想天开，殿下？

哈 没什么。

奥 你很高兴呀，殿下。

哈 谁。我？

OPHELIA Ay, my lord.

HAMLET O God, your only jig-maker. What should a man do but be merry? for, look you, how cheerfully my mother looks, and my father died within 's two hours.

OPHELIA Nay, 'tis twice two months, my lord.

HAMLET So long? Nay, then, let the devil wear black, for I'll have a suit of sahles. O heavens! die two months ago, and not forgotten yet? Then there 's hope a great man's memory may outlive his life half a year; but, by 'r lady, he must build churches then, or else shall he suffer not thinking on, with the hobby-horse, whose epitaph is, 'For, O! for, O! the hobby-horse is forgot.'

Hautboys play. The dumb-show enters.

Enter a King and a Queen, very lovingly; the Queen embracing him, and he her. She kneels, and makes show of protestation unto him. He takes her up, and declines his head upon her neck; lays him down upon a bank of flowers: she, seeing him asleep, leaves him. Anon comes in a fellow, takes off his crown, kisses it, and pours poison in the King's ears, and exit. The Queen returns, finds the King dead, and makes passionate action. The Poisoner, with some two or three Mutes, comes in again, seeming to lament with her. The dead body is carried away. The Poisoner wooes the Queen with gifts; she seems loath and unwilling awhile, but in the end accepts his love.

[Exeunt.]

OPHELIA What means this, my lord?

HAMLET Marry, this is miching mallecho; it means mischief.

OPHELIA Belike this show imports the argument of the play.

Enter Prologue.

奥 是呀，殿下。

哈 啊上帝，我是最会作乐的人。一个人除了作乐还做什么呢？你看，我母亲多么高兴的样子，我父亲死了才不过两个钟头。

奥 不，过了两回两个月了，殿下。

哈 这样久了？不，那么，让鬼去穿黑衣裳吧，我要穿一件貂皮袍了。啊天哪！两月前死的，怎么还不忘？那么，大人物死后，有令人怀念半年的希望了；但是，他也得建筑几座礼拜堂才成，否则像“五月节”里的木马似的他还是要被人忘记，你记得挽木马的那句歌吧：“哎哟！哎哟！木马被人忘记喽^⑩。”

木笛声。哑剧登场。

一王一后上，状甚亲昵；互相拥抱。后跪，作求王之状。王扶后起，垂头吻其颈，偃卧花坡上；后俟其熟睡，离去。旋来一人，脱王冠，吻之，倾毒药于王耳，即下。后归，见王已死，作大恸状。下毒者偕二三人至，似与后同作悲痛状。尸体移去。下毒者以馈赠向后求爱；后初若拒却，但终受其爱^⑪。（众下。）

奥 殿下，这是什么意思？

哈 这是阴谋陷害，这就是恶作剧的意思。

奥 大概这一幕哑剧就是宣告正戏的情节的吧？

读序诗者上。

HAMLET We shall know by this fellow: the players cannot keep counsel; they'll tell all.

OPHELIA Will he tell us what this show meant?

HAMLET Ay, or any show that you'll show him; he not you ashamed to show, he'll not shame to tell you what it means.

OPHELIA You are naught, you are naught. I'll mark the play.

PROLOGUE For us and for our tragedy,
Here stooping to your clemency,
We beg your hearing patiently.

HAMLET Is this a prologue, or the posy of a ring?

OPHELIA 'Tis brief, my lord.

HAMLET As woman's love.

Enter two Players, King and Queen.

PLAYER KING Full thirty times hath Phoebus' cart gone round
Neptune's salt wash and Tellus' orb'd ground,
And thirty dozen moons with borrow'd sheen
About the world have times twelve thirties been,
Since love our hearts and Hymen did our hands
Unite commutual in most sacred bands.

PLAYER QUEEN So many journeys may the sun and moon
Make us again count o'er ere love be done!
But, woe is me! you are so sick of late,
So far from cheer and from your former state,
That I distrust you. Yet, though I distrust,

哈 这人就会告诉我们；至少演员不能瞒人，他们总要全说出来。

奥 他会告诉我们那场表演的意义吗？

哈 当然的，你向他表演出任何把戏，他都能解释；只要你不怕羞表演得出来，他就不怕羞说得出意义来。

奥 你太轻薄；你太轻薄；我要看戏了。

序诗

“今天悲剧上演，
· 谬承诸位赏脸，
还求海量包涵，
耐性把戏听完。”

哈 这是序诗，还是戒指上的诗铭。

奥 太短了，殿下。

哈 和女人的爱情一样。

二演员扮王，后上。

扮王者 “自从两心相爱慕，月老缔良缘
一丝红线把我俩的手儿牵，
太阳的车子，绕着咸海大地的边，
到如今足足跑了三十个圈；
十二打的月儿，用她借来的光亮，
也有十二个三十次照在这个世界上。”

扮后者 “但愿我们的恩爱消灭之前，还能
计算这样多的太阳月亮的路程！
可是你近来面上带病容，
兴致比起从前大不相同，
我很为了你担忧。虽说我担忧，

Discomfort you, my lord, it nothing must;
For women's fear and love hold quantity,
In neither aught, or in extremity.
Now, what my love is, proof hath made you
know;
And as my love is siz'd, my fear is so.
Where love is great, the littlest doubts are fear;
Where little fears grow great, great love grows
there.

PLAYER KING Faith, I must leave thee, love, and shortly too;
My operant powers their functions leave to do:
And thou shalt live in this fair world behind,
Honour'd, belov'd; and haply one as kind
For husband shalt thou—

PLAYER QUEEN O! confound the rest;
Such love must needs be treason in my breast:
In second husband let me be accurst;
None wed the second but who kill'd the first.

HAMLET [Aside.] Wormwood, wormwood.

PLAYER QUEEN The instances that second marriage move,
Are base respects of thrift, but none of love;
A second time I kill my husband dead,
When second husband kisses me in bed.

PLAYER KING I do believe you think what now you speak;
But what we do determine oft we break.
Purpose is but the slave to memory,
Of violent birth, but poor validity;
Which now, like fruit unripe, sticks on the tree,
But fall unshaken when they mellow be.

陛下呀，你却不必因此也发愁；
女人的恐惧和爱情原是一般，
不是一点都没有，便是都趋了极端。
我是怎样的爱，你早就了然于心，
因为我情意浓，所以也恐惧得深；
爱到极时，最小的忧虑变成恐惧，
恐惧得厉害，那正是滋长的情意。”

扮王者 “爱妻，我怕不久就要和你诀别，
我的躯体停了作用，精力已经竭蹶；
你且独自在这世界快活几年，
享受你的尊荣；也许再遇良缘，
你也无妨再醮——”

扮后者 “啊别说下去！
这样的爱情简直是我良心的叛逆；
我若改嫁，让我生生世世的受苦。
杀亲夫的人才肯嫁第二个丈夫。”

哈〔旁白。〕 苦也，苦也！

扮后者 “第二次出嫁的动机，
不是为了爱，是为了利；
第二个丈夫抱我到床上吻，
何异重伤我那死去了的人。”

扮王者 “我相信你现在的心口是一样，
可是我们往往破坏自己的主张。
意志这东西，本是记忆的奴隶。
生的时候很猛，衰弱也很易；
像是黏在枝头的没熟的果，
熟了之后不用摇晃就会落。

Most necessary 'tis that we forget
To pay ourselves what to ourselves is debt;
What to ourselves in passion we propose,
The passion ending, doth the purpose lose.
The violence of either grief or joy
Their own enactures with themselves destroy;
Where joy most revels grief doth most lament,
Grief joys, joy grieves, on slender accident.
This world is not for aye, nor 'tis not strange,
That even our love should with our fortunes
change;
For 'tis a question left us yet to prove
Wher love lead fortune or else fortune love.
The great man down, you mark his favourite
flies;
The poor advanc'd makes friends of enemies.
And hitherto doth love on fortune tend,
For who not needs shall never lack a friend;
And who in want a hollow friend doth try
Directly seasons him his enemy.
But, orderly to end where I begun,
Our wills and fates do so contrary run
That our devices still are overthrown,
Our thoughts are ours, their ends none of our
own:
So think thou wilt no second husband wed;
But die thy thoughts when thy first lord is dead.

自己许的愿，像是白欠白的钱，
总是不实践，总是不记得还；
一时热情激荡，下了什么决心，
等到热情退了，志愿也跟着消沉。
猛烈的悲喜适足消灭它的本身，
同时也消灭了它自己下的决心；
最欢天喜地的人，也能悲伤得顶惨怛，
悲变喜，喜变悲，这期间只消一点点的小事变。
世态无常；所以那是毫无足奇，
我们的爱情也随着命运去转移；
是爱情引导命运，还是命运引导爱情，
这是一个问题，正等着我们来证明。
伟人失势，你看，亲信立刻都飞走；
贫士得志，他的敌人也来认朋友；
直到如今，爱情总算是陪着幸运；
因为不穷乏的人永远少不了友人，
穷了的时候和人讲友谊，
友谊翻脸把你当仇敌。
但是，回到我原来的论旨，
意志和命运常是背道而驰，
我们的计划永远被颠覆，
主张是我们的，结果凭天数；
所以你说你决定不嫁第二个人，
等你丈夫死了，你就要变了心。”

PLAYER QUEEN Nor earth to me give food, nor heaven light!
Sport and repose lock from me day and night!
To desperation turn my trust and hope!
An anchor's cheer in prison be my scope!
Each opposite that blanks the face of joy
Meet what I would have well, and it destroy!
Both here and hence pursue me lasting strife,
If, once a widow, ever I be wife!

HAMLET If she should break it now!

PLAYER KING 'Tis deeply sworn. Sweet, leave me here awhile;
My spirits grow dull, and fain I would beguile
The tedious day with sleep. [Sleeps.]

PLAYER QUEEN Sleep rock thy brain;
And never come mischance between us twain!

[Exit.]

HAMLET Madam, how like you this play?

QUEEN The lady doth protest too much, methinks.

HAMLET O! but she'll keep her word.

KING Have you heard the argument? Is there no offence in 't?

HAMLET No, no, they do but jest, poison in jest; no offence i' the world.

KING What do you call the play?

HAMLET The Mouse-trap. Marry, how? Tropically. This play is the image of a murder done in Vienna: Gonzago is the duke's name; his wife, Baptista. You shall see anon; 'tis a knavish piece of work: but what of that? your majesty and we that have free souls, it touches us not: let the galled jade wince, our withers are unwrung.

Enter Player as Lucianus.

扮后者 “我若是一旦守了寡，再去做人妻，
让我生生世世的永远不得安居！
地不给我粮食，天不给我光亮！
黑夜不得安眠，白昼不得跳浪！
我的信任和希冀都变成绝望！
生活和狱里修行的隐士一样，
让一切令人扫兴的艰难阻碍，
来折磨我的好事，把它破坏！”

哈 她若是背了誓言可怎么好！

扮王者 “誓起得很重了，爱人，你先离开我；我的精神
倦了，我想小睡片刻，藉便消这永昼。”〔睡。〕

扮后者 “愿你安眠；
不幸的事永远不要来到我俩中间！”〔下。〕

哈 母亲，你以为这戏如何？

后 我觉得，那女人申辩得太多了些。

哈 啊，但是她要守信的。

王 你听过这戏的情节吗？里面没有什么罪过的事吧？

哈 没有，没有；他们只是闹着玩，下毒药也是闹着玩；决没有真正犯罪的事。

王 这出戏名字叫什么？

哈 捕鼠机。怎么？不过是比喻的说，这戏表演的是维也纳的一段暗杀案^⑫；那个王的名字叫冈杂古；他的妻，巴帕蒂斯塔；你立刻就知道了；很阴险的一件事；不过这有什么要紧？陛下，以及我们良心无愧的人们，看了也没有关系；背上磨伤的马才战栗^⑬；我们的肩头并没有伤。——

陆西安诺斯上。

This is one Lucianus, nephew to the king.

OPHELIA You are a good chorus, my lord.

HAMLET I could interpret between you and your love, if I could see the puppets dallying.

OPHELIA You are keen, my lord, you are keen.

HAMLET It would cost you a groaning to take off my edge.

OPHELIA Still better, and worse.

HAMLET So you must take your husbands. Begin, murderer; pox, leave thy damnable faces, and begin. Come; the croaking raven doth bellow for revenge.

LUCIANUS Thoughts black, hands apt, drugs fit, and time agreeing;
Confederate season, else no creature seeing;
Thou mixture rauk, of midnight weeds collected,
With Hecate's ban thrice blasted, thrice infected,
Thy natural magic and dire property,
On wholesome life usurp immediately.

[Pours the poison into the Sleeper's ears.]

HAMLET He poisons him i' the gardeu for 's estate. His name 's Gonzago; the story is extant, and writ in very choice Italian. You shall see anon how the murderer gets the love of Gonzago's wife.

OPHELIA The king rises.

HAMLET What! frighted with false fire?

QUEEN How fares my lord?

POLL Give o'er the play.

KING Give me some light: away!

ALL Lights, lights, lights!

这人叫陆西安诺斯，王的侄儿。

奥 殿下，你真赛过戏里的“唱歌队⑭。”

哈 假如我看见傀儡人在调戏，我能把情话说给你的情人听。

奥 你说话好尖，殿下，你好尖。

哈 够令你痛得呻吟一阵。

奥 更好了，更坏了。

哈 你嫁丈夫也就是这样。——说话吧，害人的东西，麻子，收起你那丑脸，开始说吧。快来呀；聒聒叫的乌鸦喊着要复仇。

陆 “心肠狠，手脚稳，毒药灵，时间好；
没有人看见，真是机缘巧；
你这午夜采来的毒草所熬成的浆，
被恶魔三次咒萎三次传瘟的臭药汤，
快快施展你的魔术和可怕的药性，
来夺取这一条活泼的生命。”

〔注毒药于睡者耳内。〕

哈 他在花园里把他毒杀了，好谋他的财产。他的名字叫冈杂古；这是一段实事，用很优美的意大利文写的；你立刻就可以看见，凶手如何的得到冈杂古的妻的爱。

奥 国王站起来了！

哈 怎么，被空枪吓着了！

后 陛下觉得怎么样？

普 戏停演吧。

王 拿火烛来；回去。

侍众 火烛，火烛，火烛！

[Exeunt all except HAMLET and HORATIO.]

HAMLET Why, let the stricken deer go weep,
The hart ungalled play;
For some must watch, while some must sleep:
So runs the world away.
Would not this, sir, and a forest of feathers, if the rest of my
fortunes turn Turk with me, with two Provincial roses on
my razed shoes, get me a fellowship in a cry of players, sir?

HORATIO Half a share.

HAMLET A whole one, I.
For thou dost know, O Damon dear,
This realm dismantled was
Of Jove himself; and now reigns here
A very, very—pajock.

HORATIO You might have rimed.

HAMLET O good Horatio! I'll take the ghost's word for a thousand
pound. Didst perceive?

HORATIO Very well, my lord.

HAMLET Upon the talk of the poisoning?

HORATIO I did very well note him.

HAMLET Ah, ha! Come, some music! come, the recorders!
For if the king like not the comedy,
Why then, belike he likes it not, perdy.
Come, some music!

Re-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GUILDENSTERN Good my lord, vouchsafe me a word with you.

[除哈姆雷特与何瑞修，众下。]

哈 “哎，让那负伤的鹿去垂泪，
没受伤的鹿去游嬉，
因为有的醒着，有的睡，
世界就这样的逝去。”
先生，我能编得出这样的戏，头上再戴些羽毛，镂花的鞋子上再带着蔷薇的花饰，——假如我此后的命运愈变愈坏，我在唱戏的班子里也能算得是一个股东吧⑮？

何 算你半股。

哈 我得算一整股。

“你知道吧，啊亲爱的达门⑯

这凌乱的国家原是

天神的领土；如今的国君

是个道地的，道地的——孔雀。”

何 你大可以押上韵呀⑰。

哈 啊好何瑞修，我真愿出一千镑钱去买那鬼的一番话。你看出没有？

何 看得很清楚，殿下。

哈 是在谈到下毒的时候吧？

何 我很清楚的看出了他。

哈 啊，哈！来，弄点音乐！来，拿管箫！——

“国王若是不爱这出喜剧，

那么也许就是，——他不欢喜。”

来，弄点音乐！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上。

吉 殿下，请准我一言奉告。

HAMLET Sir, a whole history.

GUILDENSTERN The king, sir,—

HAMLET Ay, sir, what of him?

GUILDENSTERN Is in his retirement marvellous distempered.

HAMLET With drink, sir?

GUILDENSTERN No, my lord, rather with choler.

HAMLET Your wisdom should show itself more richer to signify this to his doctor; for, for me to put him to his purgation would perhaps plunge him into far more choler.

GUILDENSTERN Good my lord, put your discourse into some frame, and start not so wildly from my affair.

HAMLET I am tame, sir; pronounce.

GUILDENSTERN The queen, your mother, in most great affliction of spirit, hath sent me to you.

HAMLET You are welcome.

GUILDENSTERN Nay, good my lord, this courtesy is not of the right breed. If it shall please you to make me a wholesome answer, I will do your mother's commandment; if not, your pardon and my return shall be the end of my business.

HAMLET Sir, I cannot.

GUILDENSTERN What, my lord?

HAMLET Make you a wholesome answer; my wit's diseased; but, sir, such answer as I can make, you shall command; or, rather, as you say, my mother: therefore no more, but to the matter: my mother, you say,—

ROSENCRANTZ Then, thus she says: your behaviour hath struck her into amazement and admiration.

哈 先生尽管说。

吉 国王啊，殿下，——

哈 王，先生，他怎么了？

吉 王回到寝室，非常的暴躁。

哈 是酒醉吧，先生？

吉 不是的，殿下，是发怒。

哈 你应该把这事通知他的医生才对；若要我去下药洗刷，更要使他发怒了。

吉 殿下，说正经话，别瞎扯乱道的撒野。

哈 我很驯顺，先生；请说吧。

吉 王后，你的母亲，心里很是难过，派我前来见你。

哈 盛意可感。

吉 你别这么说，殿下，你这种客气是不大适宜。假如你能给我合理的回答，我就把你的母亲的意旨传达给你听；否则请恕我告辞回去便了。

哈 我不能，先生。

吉 什么，殿下？

哈 我不能给你合理的回答；我的脑筋有病了；但是，先生，我所能回答的，我必尽力答你便是；或是说，奉答我的母亲便是；所以不必多费话，请你直说吧；我的母亲，你说，——
罗 她是这样说的：你的行为使得她颇为诧异。

HAMLET O wonderful son, that can so astonish a mother! But is there no sequel at the heels of this mother's admiration? Impart.

ROSENCRANTZ She desires to speak with you in her closet ere you go to bed.

HAMLET We shall obey, were she ten times our mother. Have you any further trade with us?

ROSENCRANTZ My lord, you once did love me.

HAMLET So I do still, by these pickers and stealers.

ROSENCRANTZ Good my lord, what is your cause of distemper? you do surely bar the door upon your own liberty, if you deny your griefs to your friend.

HAMLET Sir, I lack advancement.

ROSENCRANTZ How can that be when you have the voice of the king himself for your succession in Denmark?

HAMLET Ay, sir, but 'While the grass grows,'— the proverb is something musty.

Enter Players, with recorders.

O! the recorders: let me see one. To withdraw with you: why do you go about to recover the wind of me, as if you would drive me into a toil?

GUILDENSTERN O! my lord, if my duty be too bold, my love is too unmannerly?

HAMLET I do not well understand that. Will you play upon this pipe?

GUILDENSTERN My lord, I cannot.

HAMLET I pray you.

GUILDENSTERN Believe me, I cannot.

哈 啊好古怪的儿子，能这样的使一个母亲诧异！但是紧跟着她的诧异，有没有下文呢？请告诉我。

罗 她愿你在睡前到她的寝室一谈。

哈 她就是十回做我的母亲，我也要服从她。你还有什么事和我说吗？

罗 殿下，你曾经爱过我。

哈 现在我还是照样的爱你呀，我敢以手为誓。

罗 殿下，你为什么郁郁不乐？假如你不向你的朋友一吐愁思，你实在是自寻苦恼。

哈 先生，我不能升发。

罗 哪有这样的事，国王不是亲口向你说明丹麦王位是由你继承吗？

哈 是的，先生，但是“青草正在长^⑱，”——这句谚语有些太陈腐。——

演员携管箫上。

啊，管箫！拿一只来我看看。——请你走过来一步；——请问你为什么这样的想占上风，好像要赶我自投罗网似的^⑲？

吉 啊，殿下，如其我的使命太卤莽，我对你的敬爱也是太深，顾不得仪节了。

哈 我不大懂你的意思。你吹箫不？

吉 殿下，我不会吹。

哈 我请你。

吉 真的，我不能。

HAMLET I do beseech you.

GUILDENSTERN I know no touch of it, my lord.

HAMLET 'Tis as easy as lying; govern these ventages with your finger and thumb, give it breath with your mouth, and it will discourse most eloquent music. Look you, these are the stops.

GUILDENSTERN But these cannot I command to any utterance of harmony; I have not the skill.

HAMLET Why, look you now, how unworthy a thing you make of me. You would play upon me; you would seem to know my stops; you would pluck out the heart of my mystery; you would sound me from my lowest note to the top of my compass; and there is much music, excellent voice, in this little organ, yet cannot you make it speak. 'Sblood, do you think I am easier to be played on than a pipe? Call me what instrument you will, though you can fret me, you cannot play upon me.

Enter POLONIUS.

God bless you, sir!

POLONIUS My lord, the queen would speak with you, and presently.

HAMLET Do you see yonder cloud that's almost in shape of a camel?

POLONIUS By the mass, and 'tis like a camel, indeed.

HAMLET Methinks it is like a weasel.

POLONIUS It is backed Like a weasel.

HAMLET Or like a whale?

POLONIUS Very like a whale.

哈 我请求你。

吉 我从来没有摸过这东西，殿下。

哈 这和说谎一般的容易；用手指按着这些洞，用口吹气，就生出顶流畅的音乐了。你看，这就是按出来的音阶。

吉 但是我奏不出和谐的调子；我没有这样的本事。

哈 嘿，你看看，你把我当做一个怎样没价值的东西！你原来是想戏弄我；你以为你知道我的音阶；你想挖出我的神秘的心；你想把我的音区里由最低的音到最高的音都试遍了；我这小小的乐器倒是有不少的音乐，很优美的声音；但是你却还不能使他响，哼，你以为我比箫容易玩弄吗？随你叫我做什么乐器，你虽然可以撩拨，但你却不能玩弄我。——

普娄尼阿斯上。

上帝祝福你，先生！

普 殿下，王后要和你说话，请立刻去。

哈 你看见那朵云吗，形状几乎像一只骆驼？

普 可不是，真像一只骆驼。

哈 我觉得像是一只黄鼠狼。

普 那个背是像一只黄鼠狼。

哈 或是像一条鲸鱼吧？

普 很像一条鲸鱼。

HAMLET Then I will come to my mother by and by. [*Aside.*] They fool me to the top of my bent. [*Aloud.*] I will come by and by.

POLONIUS I will say so. [*Exit.*]

HAMLET By and by is easily said. Leave me, friends.

[*Exeunt all but HAMLET.*]

'Tis now the very witching time of night,
When churchyards yawn and hell itself breathes out
Contagion to this world: now could I drink hot blood,
And do such bitter business as the day
Would quake to look on. Soft! now to my mother.
O heart! lose not thy nature; let not ever
The soul of Nero enter this firm bosom;
Let me be cruel, not unnatural;
I will speak daggers to her, but use none;
My tongue and soul in this be hypocrites;
How in my words soever she be shent,
To give them seals never, my soul, consent! [*Exit.*]

SCENE III—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KING I like him not, nor stands it safe with us
To let his madness range. Therefore prepare you;
I your commission will forthwith dispatch,
And he to England shall along with you.
The terms of our estate may not endure
Hazard so dangerous as doth hourly grow
Out of his lunacies.

GUILDENSTERN We will ourselves provide.
Most holy and religious fear it is
To keep those many many bodies safe
That live and feed upon your majesty.

哈 那么我等一下就去见我的母亲。——〔旁白。〕他们愚弄我到极点了。——〔大声。〕我等一下就来。

普 我就这样去说。〔下。〕

哈 “等一下”说起来倒是容易的。——你们去吧，朋友们。

〔除哈姆雷特众下。〕

现在正是鬼怪横行的午夜，坟墓张开大口，地狱向这世界喷着毒氛的时候；现在我可能喝热血，做那不敢见天日的惨行了。且慢，现在我是去见我的母亲。啊心哪，别失了骨肉之情；莫让尼罗^{②①}的心灵钻进我的胸膛，我可以残酷，但是不可没有骨肉之情；我向她说刀子般的话，但是不动刀；在这时候我是不能心口如一了；

我无论怎样痛骂他的丑行，

若把语言见诸实行，灵鬼啊，你永毋答应！

〔下。〕

第三景：堡中之一室。

王，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上。

王 我不欢喜他，并且由他这样疯闹下去于我们也不利。所以你们准备去，我随后就下令委任你们和他一同到英格兰去；为我的国王的地位着想，也不能容忍由他的疯狂随时可以产生的这样近身的危险。

吉 我们就去准备；陛下要为那无数的赖陛下而生存的臣庶谋安全，这忧虑真是顶神圣顶审慎的了。

ROSENCRANTZ The single and peculiar life is bound
With all the strength and armour of the mind
To keep itself from noyance; but much more
That spirit upon whose weal depend and rest
The lives of many. The cease of majesty
Dies not alone, but, like a gulf doth draw
What's near it with it; it is a massy wheel,
Fix'd on the summit of the highest mount,
To whose huge spokes ten thousand lesser things
Are mortis'd and adjoin'd; which, when it falls,
Each small annexment, petty consequence,
Attends the boisterous ruin. Never alone
Did the king sigh, but with a general groan.

KING Arm you, I pray you, to this speedy voyage;
For we will fetters put upon this fear,
Which now goes too free-footed.

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 We will haste us.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Enter POLONIUS.

POLONIUS My lord, he 's going to his mother's closet:
Behind the arras I'll convey myself
To hear the process; I'll warrant she'll tax him home;
And, as you said, and wisely was it said,
'Tis meet that some more audience than a mother,
Since nature makes them partial, should o'erhear
The speech, of vantage. Fare you well, my liege:
I'll call upon you ere you go to bed
And tell you what I know.

KING Thanks, dear my lord.

[**Exit POLONIUS.**]

罗 每个人都是要竭尽心力去避免伤损；但是万民生命所寄托的人，更要知道珍摄。身为至尊决不能一死了事，他像是漩涡一般，要把附近的一切都卷进去；又像是高山绝顶的巨轮，大辐上附带着成千成万的小东西，一旦颠覆下来，细小的附属的东西也要同归于尽。从来国王独自叹气没有不引起万众呻吟的。

王 请你们去准备立刻起程；现在这太无拘束的可怕的人，我就要加以镣铐了。

罗 } 我们赶快就去准备。〔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吉 }

普娄尼阿斯上。

普 陛下，他到他的母亲的寝室去了；我去躲在墙幕后面听他们谈话的经过；我担保她必能逼问出他的真情；并且，陛下说过，说得很对，除了一个母亲之外应该另外有人去从旁偷听，因为母子间骨肉之情能使他们吐露真情。叩别了，主上；陛下睡前我再来进谒，尽情禀告。

王 多劳你了。〔普娄尼阿斯下。〕

O! my offence is rank, it smells to heaven;
It hath the primal eldest curse upon't;
A brother's murder! Pray can I not,
Though inclination be as sharp as will:
My stronger guilt defeats my strong intent;
And, like a man to double business bound,
I stand in pause where I shall first begin,
And both neglect. What if this cursed hand
Were thicker than itself with brother's blood,
Is there not rain enough in the sweet heavens
To wash it white as snow? Whereto serves mercy
But to confront the visage of offence?
And what's in prayer but this two-fold force,
To be forestalled, ere we come to fall,
Or pardon'd, being down? Then, I'll look up;
My fault is past. But, O! what form of prayer
Can serve my turn? 'Forgive me my foul murder?'
That cannot be; since I am still possess'd
Of those effects for which I did the murder,
My crown, mine own ambition, and my queen.
May one be pardon'd and retain the offence?
In the corrupted currents of this world
Offence's gilded hand may shove by justice,
And oft 'tis seen the wicked prize itself
Buys out the law; but 'tis not so above;
There is no shuffling, there the action lies
In his true nature, and we ourselves compell'd
Even to the teeth and forehead of our faults
To give in evidence. What then? what rests?
Try what repentance can: what can it not?
Yet what can it, when one can not repent?
O wretched state! O bosom black as death!
O limed soul, that struggling to be free
Art more engaged! Help, angels! make assay;
Bow, stubborn knees; and heart with strings of steel

啊，我的罪恶的秽气上通于天了；这是天地间最初受诅咒的头一件事，谋杀亲兄！我不能祷告，虽然我想祷告的心是和意志一般的强；我的强大的意向被我的更强大的罪孽所战败了；我像是同时要做两件事的人，犹豫着不知先做哪一件好，结果全耽误了。这该诅咒的手，纵然再沾厚一层我哥哥的血，天堂上就没有那么多的雨把它冲洗得雪一样的白吗？上天慈悲不来照射在罪恶的脸上，又有什么用处呢？祷告有两层的力量，预先防止我们失足，或失足后得到矜宥，此外更有什么意义？那么我还是要向上天企望；我的罪恶是已经过去的了。但是，啊，怎样的祷告才能合我的事呢？“饶恕我的卑污的杀人罪？”这是不能的，因为我由暗杀而得来的东西我至今仍未放弃，我的王冠，我的野心，我的王后。一个人保留着由罪恶得来的东西，还能得到宽宥吗？在这腐败的世界里，镀金的罪恶的手可以排挤正义，因为往往由罪恶得来的利益，便可划出一份去贿赂法律；但在天上可不是这样；天上没有闪躲的事，一切行为只有按实情宣示出来，我们自己都要被迫得和我们的罪恶当面对证。怎样好呢？还有什么办法呢？试试忏悔能有什么效用。忏悔有什么不能的呢？只是我不能忏悔，又有何用？啊好狼狈的情形！啊死一样黑的心胸！啊被胶黏住的灵魂，越挣扎着要逃，越动弹不得！救我呀，天使！我试试吧！顽强的膝盖，弯下去，铁线编成的心，

Be soft as sinews of the new-born babe.
All may be well.

[Retires and kneels.]

Enter HAMLET.

HAMLET Now might I do it pat, now he is praying;
And now I'll do 't: and so he goes to heaven;
And so am I reveng'd. That would be scann'd:
A villain kills my father; and for that,
I, his sole son, do this same villain send
To heaven.
Why, this is hire and salary, not revenge.
He took my father grossly, full of bread,
With all his crimes broad blown, as flush as May;
And how his audit stands who knows save heaven?
But in our circumstance and course of thought
'Tis heavy with him. And am I then reveng'd,
To take him in the purging of his soul,
When he is fit and season'd for his passage?
No.
Up, sword, and know thou a more horrid hent;
When he is drunk asleep, or in his rage,
Or in the incestuous pleasure of his bed,
At gaming, swearing, or about some act
That has no relish of salvation in 't;
Then trip him, that his heels may kick at heaven,
And that his soul may be as damn'd and black
As hell, whereto it goes. My mother stays:
This physic but prolongs thy sickly days.

[Exit.]

The KING rises and advances.

KING My words fly up, my thoughts remain below:
Words without thoughts never to heaven go. [Exit.]

像新生婴孩的筋肉一般的软吧！一切都可好了。

〔退后跪下。〕

哈姆雷特上。

哈 他正在祷告，我现在恰好可以下手了；我现在就下手；这样他就可以去上天；这样我也报仇了。这事还得考量：一个恶汉杀了我的父亲，我是我父亲的独子，因此就把这个恶汉送上天。啊，这简直像是受他雇来干的事，不是报仇。我父亲被他杀的时候，正是在饱食之后，一切的罪恶还都像是五月里的花朵那样盛开着；他最后一篇功过的帐，除了上天谁知道？不过据我们常情推测，这篇帐算下来于他大大不利；那么，我如今乘他正在洗心赎罪并且最宜于受死的时候把他杀死，这能算是报仇了么？不！收起来吧，刀，你等着更残狠的机会吧；当他醉卧的时候，或发怒的时候，或在床上淫乐的时候；赌博的时候，咒骂的时候；或在做什么不带超度意味的事的时候；那时候打倒他，让他的脚跟朝天一踢，他的灵魂就要堕入幽暗地狱里去，永世不得翻身。

我的母亲在等着和我见面；

这剂药只能延长你的几天残喘。〔下。〕

国王起立前行。

王 我的话飞上去了，我的心思还在下边；
没有真心的空话永远上不了天。〔下。〕

SCENE IV—The QUEEN'S Apartment.

Enter QUEEN and POLONIUS.

POLONIUS He will come straight. Look you lay home to him;
Tell him his pranks have been too broad to bear with,
And that your Grace hath screen'd and stood between
Much heat and him. I'll silence me e'en here.
Pray you, be round with him.

HAMLET [*Within.*] Mother, mother, mother!

QUEEN I'll warrant you;
Fear me not. Withdraw, I hear him coming. [*POLONIUS
hides behind the arras.*]

Enter HAMLET.

HAMLET Now, mother, what 's the matter?

QUEEN Hamlet, thou hast thy father much offended.

HAMLET Mother, you have my father much offended.

QUEEN Come, come, you answer with an idle tongue.

HAMLET Go, go, you question with a wicked tongue.

QUEEN Why, how now, Hamlet!

HAMLET What 's the matter now?

QUEEN Have you forgot me?

HAMLET No, by the rood, not so:
You are the queen, your husband's brother's wife;
And,—would it were not so!—you are my mother.

QUEEN Nay then, I'll set those to you that can speak.

HAMLET Come, come, and sit you down; you shall not budge;
You go not, till I set you up a glass
Where you may see the inmost part of you.

第四景：王后的寝室。

后与普娄尼阿斯上。

普 他立刻就来。你要痛痛快快的责问他；告诉他，他的疯狂是太放纵得令人难堪了，并且你已经回护他，给他屏蔽了不少的怨怒。我就躲在这里。请你直截了当的问问他。

哈〔在内。〕母亲，母亲，母亲！

后 我准依你就是；不必担心。快藏起来，我听见他来了。

〔普娄尼阿斯躲在墙幔后面。〕

哈姆雷特上。

哈 母亲，有什么事？

后 哈姆雷特，你很得罪了你的父亲。

哈 母亲，你很得罪了我的父亲。

后 来，来，你又拿些胡话回答我。

哈 去，去，你又拿些坏话盘问我。

后 怎样了，哈姆雷特？

哈 倒是怎么回事呀？

后 你忘记我是谁了么？

哈 没有，我敢以十字架为誓，没有忘记你；你是王后，你的丈夫的兄弟的妻；并且是——但愿不是，——我的母亲。

后 不说了吧，那么，我去叫能和你说话的人来问你。

哈 来，来，你坐下；你别动；你等我给你立起一面镜子，你照照你的心肝，才能让你走。

QUEEN What wilt thou do, thou wilt not murder me?
 Help, help, ho!

POLONIUS [**Behind.**] What, ho! help! help! help!

HAMLET [**Draws.**] How now! a rat? Dead, for a ducat, dead!

[Makes a pass through the arras.]

POLONIUS [**Behind.**] O! I am slain.

QUEEN O me! what hast thou done?

HAMLET Nay, I know not: is it the king?

QUEEN O! what a rash and bloody deed is this!

HAMLET A bloody deed! almost as bad, good mother,
 As kill a king, and marry with his brother.

QUEEN As kill a king!

HAMLET Ay, lady, 'twas my word.

[Lifts up the arras and discovers POLONIUS.]

[To POLONIUS.] Thou wretched, rash, intruding fool,
farewell!

I took thee for thy better; take thy fortune;
Thou find'st to be too busy is some danger.
Leave wringing of your hands: peace! sit you down,
And let me wring your heart; for so I shall
If it be made of penetrable stuff,
If damned custom have not brass'd it so
That it is proof and bulwark against sense.

QUEEN What have I done that thou dar'st wag thy tongue
 In noise so rude against me?

HAMLET Such an act
 That blurs the grace and blush of modesty,
 Calls virtue hypocrite, takes off the rose
 From the fair forehead of an inuocent love

后 你要怎么样？你可是要杀我吗？救命，救命，啊！

普〔**幔后。**〕什么，啊！救命，救命，救命！

哈〔**拔剑。**〕怎么！一只老鼠？要你死，赌一圆钱，准要你死！

〔**向幔幕刺入。**〕

普〔**幔后。**〕哦，我被杀了！〔**倒下身死。**〕

后 哎呀，你干下了什么事？

哈 我不知道；那是国王吗？

后 啊，这是何等凶莽凶狠的事体？

哈 凶狠的事体么！好母亲，这和杀死一个国王然后又嫁给他的弟弟倒是几乎一样的坏。

后 杀死一个国王？

哈 对啦，是我说的。——

〔**掀起墙幔发现普娄尼阿斯。**〕

〔**向普娄尼阿斯。**〕你这个卑鄙乱闯的蠢材，再会吧！我把你当做是你的上司；你认命吧；你该要明白好管闲事是危险的了。——你不用那样绞手。别作声！坐下来，让我来绞你的心；假如你的心是用可以刺穿的材料做的，假如恶习还没有把你的心变成铁石，以至于抵御情感的渗入，那么，我就要来绞一绞你的心。

后 我做了什么事，你敢于鼓弄唇舌，这样狂慢的对我说话？

哈 你做的那桩事啊，把廉耻的羞晕弄得暧昧，把美德变成虚伪，取下了纯洁恋爱的头额上的一朵玫瑰，

而打上了一颗烙印的脓包②①；把婚姻的盟约，弄得像赌徒的咒誓一般虚诈；哎，你干的好事，使得婚约的躯壳失了灵魂，使得宗教的仪辞成了一片胡言乱语；上天都要为你红了脸；是呀，就是这坚硬广大的土地，看见你做出来的事，也要像是到了世界末日一般，露出愁眉苦脸。

后 哎，我倒是干了什么事，先要这样打雷似的吼叫一顿？
哈 来看，看看这张画像，再看看这张，这是两个兄弟的肖像。你看看这一位眉宇之间何等的光辉；有海皮里昂②②的鬃发；头额简直是甫父的；眼睛像是马尔士的，露出震慑的威严；那姿势，就像是使神梅鸠里刚刚降落在吻着天的山顶上；这真是各种丰姿的总和，美貌男子的模型，所有的天神似乎都在他身上盖了印为这一个人做担保一般；这人便曾经是你的丈夫。你再看看这个；这是你现今的丈夫；像是一枝霉烂的麦穗，把他的健康的哥哥都害得凋萎了。你有眼睛吗？怎能放弃那好好的青山不吃，要到这泥濘里面去大嚼呢？哈！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这是恋爱，因为到了你这样的年纪，亢强的血气已经驯服了，已经衰微了，该受理性的节制；如今你舍彼而就此，这算得什么理性？感觉你当然是有的，否则你便不能有情欲；但是你的感觉必是麻木了；因为疯狂都不至于错到这个地步，无论疯得多么厉害，对于这样优劣悬殊的二者之间总该保有几分的选择力吧。是什么鬼物

That thus hath cozen'd you at hoodman-blind?
Eyes without feeling, feeling without sight,
Ears without hands or eyes, smelling sans all,
Or but a sickly part of one true sense
Could not so mope.
O shame! where is thy blush? Rebellious hell,
If thou canst mutine in a matron's bones,
To flaming youth let virtue be as wax,
And melt in her own fire: proclaim no shame
When the compulsive ardour gives the charge,
Since frost itself as actively doth burn,
And reason panders will.

QUEEN O Hamlet! speak no more;
Thou turn'st mine eyes into my very soul;
And there I see much black and grained spots
As will not leave their tinct.

HAMLET Nay, but to live
In the rank sweat of an enseamed bed,
Stew'd in corruption, honeying and making love
Over the nasty sty,—

QUEEN O! speak to me no more;
These words like daggers enter in mine ears;
No more, sweet Hamlet!

HAMLET A murderer, and a villain;
A slave that is not twentieth part the tithe
Of your precedent lord; a vice of kings;
A cut-purse of the empire and the rule,
That from a shelf the precious diadem stole,
And put it in his pocket!

QUEEN No more!

HAMLET A king of shreds and patches,—

Enter Ghost.

这样的在捉迷藏中骗害你？你有眼而无触觉，或有触觉而无视觉，或有耳而无手或眼，或一概没有而只有嗅觉，或五官中只有一官略有残余，也不能愚蠢至此。啊可耻！你的廉耻安在？造反的恶魔呀，如其你能钻到老妇的骨髓里面去作乱，那么对于火焰般的青年，贞操只好算做蜡，要在那火焰里融化了吧；既然寒霜都可以呼呼的燃烧起来，理性都可以做情欲的龟鸲，那么青春情不自禁的时候，更不必讲什么廉耻了。

后 哦哈姆雷特，别再多说了；你已使得我的眼睛转到我的灵魂深处，我已看出上面染着洗刷不掉的污点。

哈 这怕什么，只消在油渍汗臭的床上度日，在淫秽里面薰蒸着，倚在那肮脏的猪栏上蜜语做爱，——

后 啊，别再和我多说了；你的话像刀似的刺入我的耳朵。别说了，好哈姆雷特！

哈 是凶手，也是恶徒；不及你前夫二百分之一的蠢奴；国王中的小丑；窃国的贼人，偷取架上的王冠，放在自己的袋里！

后 别说啦！

哈 一个身披五彩斑衣的国王^{②3}。——

鬼上。

Save me, and hover o'er me with your wings,
You heavenly guards! What would your gracious figure?

QUEEN Alas! he 's mad!

HAMLET Do you not come your tardy son to chide,
That, laps'd in time and passion, lets go by
The important acting of your dread command?
O! say.

GHOST Do not forget: this visitation
Is but to whet thy almost blunted purpose.
But, look! amazement on thy mother sits;
O! step between her and her fighting soul;
Conceit in weakest bodies strongest works:
Speak to her, Hamlet.

HAMLET How is it with you, lady?

QUEEN Alas! how is 't with you,
That you do bend your eye on vacancy
And with the incorporal air do hold discourse?
Forth at your eyes your spirits wildly peep;
And, as the sleeping soldiers in the alarm,
Your bedded hair, like life in excrements,
Starts up and stands an end. O gentle son!
Upon the heat and flame of thy distemper
Sprinkle cool patience. Whereon do you look?

HAMLET On him, on him! Look you, how pale he glares!
His form and cause conjoin'd, preaching to stones,
Would make them capable. Do not look upon me;
Lest with this piteous action you convert
My stern effects: then what I have to do
Will want true colour; tears perchance for blood.

QUEEN To whom do you speak this?

HAMLET Do you see nothing there?

天神哟，救我，飞着遮护我，——尊驾意欲何为②4？

后 哎呀他疯了！

哈 你是不是来谴责你的延迟不决的儿子、虚度了光阴，冷淡了热情，耽误了你的急迫严命？啊，你说！

鬼 别忘记了。我这次来只为的是磨砺你的几乎变钝的意志。但是，你看，你的母亲很是惶恐；啊，去调处她的挣扎着的心灵；身体最弱的人，良心的作用最强；哈姆雷特，你去和她说话。

哈 你怎么样了，太太？

后 哎，你怎样了，竟向空中看着。对着飘渺的空气说话？你的眼里光芒四射；你的平卧着的头发，像兵士从睡中惊醒一般，仿佛突然有了生命，一根根竖立起来。哦我的好儿子，在你的精神错乱的烈焰上快洒上些冷静的耐性。你看什么呢？

哈 看他，看他！你看，他脸上多么苍白！他的样子，再加上他的冤情，木石都要为之感动。——你别望着我，否则你的可怜相会要转变了我的坚决的意志；我该干的事怕也要失了本色！或者眼泪代替了血。

后 你这话是对谁说的？

哈 你不看见那里有什么吗？

QUEEN Nothing at all; yet all that is I see.

HAMLET Nor did you nothing hear?

QUEEN No, nothing but ourselves.

HAMLET Why, look you there! look, how it steals away;
My father, in his habit as he liv'd;
Look! where he goes, even now, out at the portal.

[Exit Ghost.]

QUEEN This is the very coinage of your brain:
This bodiless creation ecstasy
Is very cunning in.

HAMLET Ecstasy!
My pulse, as yours, doth temperately keep time,
And makes as healthful music. It is not madness
That I have utter'd: bring me to the test,
And I the matter will re-word, which madness
Would gambol from. Mother, for love of grace,
Lay not that flattering unction to your soul,
That not your trespass but my madness speaks;
It will but skin and film the ulcerous place,
Whiles rank corruption, mining all within,
Infects unseen. Confess yourself to heaven;
Repent what 's past; avoid what is to come;
And do not spread the compost on the weeds
To make them ranker. Forgive me this my virtue;
For in the fatness of these pursy times
Virtue itself of vice must pardon beg,
Yea, curb and woo for leave to do him good.

QUEEN O Hamlet! thou hast cleft my heart in twain.

HAMLET O! throw away the worser part of it,
And live the purer with the other half.
Good night; but go not to mine uncle's bed;

后 什么也看不见；但凡有的，我都看见了。

哈 你也不听见什么吗？

后 除了我们俩说话，什么也没听见。

哈 怎么，你看那里！看，他偷偷的走了！是我的父亲，穿着他生时的服装！看，他走了，这会儿出大门了！

〔鬼下。〕

后 这不过是你脑海里的幻象；错乱的神经最擅长于这样空虚的撰造。

哈 “神经错乱？”我的脉搏，和你的一样，很温和的敲着板眼，奏着稳健的音乐；我所说的并不是疯话；你不妨试验我，我能再重复的说一遍，疯子怕就说不出了。母亲，为求上天的慈悲起见，请你不要在你的心灵上涂抹自慰的膏油，以为你没有错，只是我说疯话；这只能在疮疤上面敷上一层皮膜，臭恶的脓水在里面溃烂，暗中的蔓延。快对上天认错；忏悔已往，避免未来，别在野草上面再施肥料，使得更加芜乱。请饶恕我的善意，在这肥喘的年头，善行还得向罪恶求饶，哎，还得屈膝的恳求准其给他好处哩。

后 啊哈姆雷特，你把我的心撕成两半了。

哈 啊，抛掉那坏的一半，留下那一半去过较纯洁的生活。再会了；可别再上我叔父的床；

假如你没有贞操，也要做出有的样子。习惯，那怪物，能吞食我们所有的良心，诚然是恶习的魔王，但是也能做美德的天使，能使优良的行为也同样的有一套容易穿上身的习惯的衣裳。今晚忍一下，下回节制就容易些；再下回更容易些，因为习惯几乎能转变人的本性，或是使恶魔入据称王，或是把恶魔痛打驱逐。再说一遍，晚安；等到你愿意受福的时候，我再求你祝福我。——对于这位大臣，〔指普娄尼阿斯。〕我很抱歉；但是既然天意如此，罚我杀他，罚他被我杀死，我只好做上天的仆人和刽子手。我来收起他的尸身，我杀死人完全由我担当。——那么，再会吧。

我说话必须严厉，才能对她有益；

更严厉的手段远在后头呢。

还有一句话，母亲。

后 叫我怎么样做呢？

哈 当然不是做我教你做的事；让那酗酒的国王再引你上床去；拧你一把脸；叫你做他的小耗子；并且，让他用油污的嘴吻两下，让他的可恶的手指在你的颈上摸索，他便能使你把这件事和盘托出，说我并非真疯，只是装疯。你让他知道，倒是很好；因为你不过是一位美貌机警的王后罢了，你怎能够把这有紧要关系的事瞒着那只蛤蟆，蝙蝠，老雄猫？

Such dear concernings hide? who would do so?
No, in despite of sense and secrecy,
Unpeg the basket on the house's top,
Let the birds fly, and, like the famous ape,
To try conclusions, in the basket creep,
And break your own neck down.

QUEEN Be thou assur'd, if words be made of breath,
And breath of life, I have no life to breathe
What thou hast said to me.

HAMLET I must to England; you know that?

QUEEN Alack!
I had forgot: 'tis so concluded on.

HAMLET There 's letters seal'd; and my two schoolfellows,
Whom I will trust as I will adders fang'd,
They bear the mandate; they must sweep my way,
And marshal me to knavery. Let it work;
For 'tis the sport to have the engineer
Hoist with his own petar: and it shall go hard
But I will delve one yard below their mines,
And blow them at the moon. O! 'tis most sweet,
When in one line two crafts directly meet.
This man shall set me packing;
I'll lug the guts into the neighbour room.
Mother, good-night. Indeed this counsellor
Is now most still, most secret, and most grave,
Who was in life a foolish prating knave.
Come, sir, to draw toward an end with you.
Good-night, mother.

[Exeunt severally; HAMLET dragging in the body of POLONIUS.]

谁能够如此做？不，不必说什么良心和秘密，你不妨到屋顶上拔开鸟笼的栓，把鸟放走，然后学学那著名的猴子自己钻进笼里尝试尝试，跳出来来跌断颈子(25)。

后 你放心，如其话是气息做成的，气息即是生命，那么我已经没有生命，不能用气息把你对我讲的话说出去了。

哈 我一定要到英格兰去；你知道吗？

后 哎呀，我忘了，是这样定规的。

哈 听说还写下了秘函；由我的两个同学担负这个使命，这两个人我只能当做有齿的毒蛇那样信任；他们必要为我扫路，引我堕入陷阱。让他们干去；我的主意就是等他们自投陷阱；并且要重惩他们一下，我在他们的埋伏之下再掘深三尺，把他们轰炸到月亮上去；啊，两桩阴谋恰巧会合在一条线上，再妙不过了。这个人使我得要赶快下手；我且把这死尸拖到隔壁屋里。母亲，明天见。

这位谋士活的时候胡说乱道，

现在真安静，真沉默，真是岸然道貌。

来吧，先生，这一回我把你结束了。母亲，晚安。

〔众陆续下；哈姆雷特拖着普娄尼阿斯。〕

ACT IV

SCENE I—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KING, QUEEN,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KING There 's matter in these sighs, these profound heaves:
You must translate; 'tis fit we understand them.
Where is your son?

QUEEN [To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Bestow this
place on us a little while.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h! my good lord, what have I seen to-night.

KING What, Gertrude? How does Hamlet?

QUEEN Mad as the sea and wind, when both contend
Which is the mightier. In his lawless fit,
Behind the arras hearing something stir,
Whips out his rapier, cries, 'A rat! a rat!'
And, in his brainish apprehension, kills
The unseen good old man.

KING O heavy deed!
It had been so with us had we been there.
His liberty is full of threats to all;
To you yourself, to us, to every one.
Alas! how shall this bloody deed be answer'd?
It will be laid to us, whose providence
Should have kept short, restrain'd, and out of haunt,
This mad young man: but so much was our love,
We would not understand what was most fit,

第四幕

第一景：堡中一室。

王，后，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上。

王 你这儿声叹息必有缘故；你得要把这几声长叹解释一下；这应该让我知道。你的儿子在哪里呢？

后 〔对罗珊克兰兹和吉尔丹斯坦说。〕请把这地方给我们暂用一会儿——。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啊，陛下呀，我今晚看见的好不怕人！

王 什么，葛楚德？哈姆雷特怎样了？

后 疯得像是狂风骇浪正在互争雄长一般；他在神经错乱当中，听得幔后有点动静，拔出了他的剑，喊着“一只老鼠，一只老鼠！”于是在狂妄迷惑之中，竟把里面藏着的老人刺死了。

王 啊惨事！倘若我在那里，我也要被刺了；他的放纵的举动对大家都有危险；对于你自己，对于我，对于各人。哎呀，这惨案的责任将如何查究呢？这责任将在我身上，因为我事前就该把这疯狂的青年严加防范设法隔离才对；但是我太溺爱，竟不知如何处理，

But, like the owner of a foul disease,
To keep it from divulging, let it feed
Even on the pith of life. Where is he gone?

QUEEN To draw apart the body he hath kill'd;
O'er whom his very madness, like some ore
Among a mineral of metals base,
Shows itself pure: he weeps for what is done.

KING O Gertrude! come away.
The sun no sooner shall the mountains touch
But we will ship him hence; and this vile deed
We must, with all our majesty and skill,
Both countenance and excuse. Ho! Guildenstern!

Re-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Friends both, go join you with some further aid:
Hamlet in madness hath Polonius slain,
And from his mother's closet hath he dragg'd him:
Go seek him out; speak fair, and bring the body
Into the chapel. I pray you, haste in this.

[Exeun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Come, Gertrude, we'll call up our wisest friends;
And let them know both what we mean to do,
And what's untimely done: so, haply, slander,
Whose whisper o'er the world's diameter,
As level as the cannon to his blank
Transports his poison'd shot, may miss our name,
And hit the woundless air. O! come away;
My soul is full of discord and dismay. **[Exeunt.]**

SCENE II—Another Room in the Same.

Enter HAMLET.

HAMLET Safely stowed.

像是要染恶疾的人，怕人知道，以至侵到致命的髓心。他到哪里去了？

后 他在拖开他杀死的尸首；他的疯狂像是糙矿里面露出了黄金一般，对于那死尸忽然又表示出清醒的意志。他对他所做的事懊悔得直哭。

王 啊葛楚德，来吧！只消太阳摩着山头，我立刻就叫他上船去；至于这件凶事，我必得用尽我的权威和手腕，加以回护疏解。——喂，吉尔丹斯坦！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重上。

两位朋友，再去找几个人来帮忙；哈姆雷特在疯中杀死了普娄尼阿斯，他正在从他母亲寝室里往外拖尸身。去找他，对他好好的说，把尸身送到礼拜堂里去。请你们赶快去办这事。——〔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来，葛楚德，我要召见我的顶明白的朋友们；让他们知道我原来意想的办法，以及不幸已经发生的事故；或者那传遍世界的谣言，像大炮似的向人瞄准轰击，不致伤害我的名誉，只能打击虚无的空气。啊，来吧！我心里好烦恼。〔众下。〕

第二景：堡中之又一室。

哈姆雷特上。

哈 安藏好了。

ROSENCRANTZ }
GUILDENSTERN } [Within.] Hamlet! Lord Hamlet!

HAMLET What noise? who calls on Hamlet?
O! here they come.

Enter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ROSENCRANTZ What have you done, my lord, with the dead
body?

HAMLET Compounded it with dust, whereto 'tis kin.

ROSENCRANTZ Tell us where 'tis, that we may take it thence
And bear it to the chapel.

HAMLET Do not believe it.

ROSENCRANTZ Believe what?

HAMLET That I can keep your counsel and not mine own. Besides,
to be demanded of a sponge! what replication should be
made by the son of a king?

ROSENCRANTZ Take you me for a sponge, my lord?

HAMLET Ay, sir, that soaks up the king's countenance, his rewards,
his authorities. But such officers do the king best service in
the end: he keeps them, like an ape, in the corner of his jaw;
first mouthed, to be last swallowed: when he needs what
you have gleaned, it is but squeezing you, and, sponge, you
shall be dry again.

ROSENCRANTZ I understand you not, my lord.

HAMLET I am glad of it: a knavish speech sleeps in a foolish ear.

ROSENCRANTZ My lord, you must tell us where the body is, and
go with us to the king.

HAMLET The body is with the king, but the king is not with the
body. The king is a thing—

罗 }〔在内。〕哈姆雷特殿下！
吉 }

哈 且慢，什么声音？是谁喊哈姆雷特？啊，他们来了。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上。

罗 殿下，死尸你怎样处置的？

哈 屙在土里了，死尸和尘土原是一家人。

罗 告诉我们尸体在哪里，我们好去搬到礼拜堂去。

哈 不要相信。

罗 信什么？

哈 不要相信我不守自己的秘密，而能守你们的秘密。况且，一个身为王子的人，被一块海棉来盘问，又能答出什么话来呢？

罗 殿下，你以为我是一块海棉吗？

哈 是的，先生，你这块海棉吸收了国王的恩宠，厚禄，官爵，这样的官员将来到最后对国王是有利的；他养着他们，像猴子对于果核一般，含在他的腮角里；最先放在口里，最后吞下去；他需要你吸收的时候，便榨你一下，海棉呀，你不久就又干了。

罗 我不懂你的意思，殿下。

哈 我很喜欢；蠢人听不懂刻薄话。

罗 殿下，你必要告诉我们尸体在哪里，并且和我们一同去见国王。

哈 尸体已和国王在一处，而国王还没有和尸体在一处①。国王这种东西——

GUILDENSTERN A thing, my lord!

HAMLET Of nothing: bring me to him. Hide fox, and all after.

[Exeunt.]

SCENE III—Another Room in the Same.

Enter KING, attended.

KING I have sent to seek him, and to find the body.
How dangerous is it that this man goes loose!
Yet must not we put the strong law on him:
He's lov'd of the distracted multitude,
Who like not in their judgment, but their eyes;
And where 'tis so, the offender's scourge is weigh'd,
But never the offence. To bear all smooth and even,
This sudden sending him away must seem
Deliberate pause: diseases desperate grown
By desperate appliance are reliev'd,
Or not at all.

Enter ROSENCRANTZ.

How now! what hath befall'n?

ROSENCRANTZ Where the dead body is bestow'd, my lord,
We cannot get from him.

KING But where is he?

ROSENCRANTZ Without, my lord; guarded, to know your
pleasure.

KING Bring him before us.

ROSENCRANTZ Ho, Guildenstern! bring in my lord.

Enter HAMLET and GUILDENSTERN.

KING Now, Hamlet, where 's Polonius?

HAMLET At supper.

吉 “东西”，殿下？

哈 不成东西的东西；领我去见他。狐狸藏起来，大家来找啊②。〔众下。〕

第三景：堡中另一室。

王及侍从上。

王 我已派人找他，并去找那尸体。这个人若由他放肆，那是何等危险！但是我还不能加以严刑；一般愚民对他很是爱戴，本来他们的好感不是根据理性而是靠了眼睛来定的；既然如此，一般人定要嫌罪人的鞭挞太重，而从不管他的罪状。为各面圆到起见，忽然把他送走倒像是一条审思熟虑的计策；险症必要猛剂才能治疗，否则无治。——

罗珊克兰兹上。

怎么样！结果如何？

罗 陛下，死尸藏在哪儿，我们没能问出来。

王 但是他在哪儿？

罗 在外面，陛下；有人监视着，听候传见。

王 领他来见我。

罗 喂，吉尔丹斯坦！请殿下进来。

哈姆雷特与吉尔丹斯坦上。

王 喂，哈姆雷特，普娄尼阿斯在哪儿？

哈 在吃晚饭。

KING At supper! Where?

HAMLET Not where he eats, but where he is eaten: a certain convocation of politic worms are e'en at him. Your worm is your only emperor for diet: we fat all creatures else to fat us, and we fat ourselves for maggots: your fat king and your lean beggar is but variable service; two dishes, but to one table: that 's the end.

KING Alas, alas!

HAMLET A man may fish with the worm that hath eat of a king, and eat of the fish that hath fed of that worm.

KING What dost thou mean by this?

HAMLET Nothing, but to show you how a king may go a progress through the guts of a beggar.

KING Where is Polonius?

HAMLET In heaven; send thither to see: if your messenger find him not there, seek him i' the other place yourself. But, indeed, if you find him not within this month, you shall nose him as you go up the stairs into the lobby.

KING [To some Attendants.] Go seek him there.

HAMLET He will stay till you come.

[Exeunt Attendants.]

KING Hamlet, this deed, for thine especial safety,
Which we do tender, as we dearly grieve
For that which thou hast done, must send thee hence
With fiery quickness: therefore prepare thyself;
The bark is ready, and the wind at help,
The associates tend, and every thing is bent
For England.

HAMLET For England!

王 “在吃晚饭？”哪里？

哈 不在他吃东西的地方，而在他被吃的地方；一群贤明的蛆虫③正在吃着他。蛆虫才是筵席上唯一皇帝。我们把一切牲畜喂肥为的是使我们自己肥，我们自己肥起来又为的是喂蛆虫。肥国王，瘦乞丐，不过是两样不同的菜，盛在两盘里而还是放在一张桌上的；这就是结局。

王 哎呀，哎呀！

哈 我们或许用吃过国王的蛆虫作饵去钓鱼，然后再吃下那吞了那蛆虫的鱼。

王 你这是什么意思？

哈 没什么意思，只是告诉你国王也可以到乞丐的胃里巡一遭。

王 普娄尼阿斯在哪里？

哈 在天上；派人到那里去找；如其你派的人在那里找不着他，你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找吧。但是，你在这一月内若寻不到他，那么在你上阶入室的时候你就会闻到他了。

王〔向数侍从。〕去到那里找他。

哈 他在那里等着你们去呢。〔侍从等下。〕

王 哈姆雷特，我为了你这次所做的事很是着急，同时又要顾虑到你的安全，所以不得不火速派你出外；你赶快准备去；船已备好，又有顺风，侍候人等也在等候着，一切都准备好了立刻到英格兰去。

哈 到英格兰去？

王 是的，哈姆雷特。

哈 好吧。

王 只消你明白我的苦心，这当然是件好事。

哈 你的苦心只有天晓得。——但是，走吧；到英格兰去，——亲爱的母亲，告辞了。

王 你的亲爱的父亲呢，哈姆雷特。

哈 我的母亲；父与母即是夫与妻；夫妻原是一体，所以向母亲告辞便够了。——走吧，到英格兰去！

〔下。〕

王 紧紧跟随着他；诱他快快上船；别耽搁；我要他今晚就走；快去吧！和这事有关的一切都准备好了；请你们，赶快吧。

〔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下。〕

英格兰的王，假如你认为我的友谊是有价值的，——既然丹麦的刀砍在你身上的创疤还是鲜红的，你已吓得自动的向我进贡，你原该认识我的伟大的力量，——你莫把我的命令看得冷淡；我的命令在信里已完全说明，要你立刻将哈姆雷特处死。务须遵命办理，英格兰王；因为他猖狂得像是在我血里的热症，你一定要给我诊治；

在你为我诊治好了以前，

无论如何我不能快乐一天。〔下。〕

第四景：丹麦境内一平原。

浮廷布拉斯，一营长，及兵士多人，列队上。

浮 营长，你去向丹麦国王致敬；告诉他浮廷布拉斯根据前次的允许，

Claims the conveyance of a promis'd march
Over his kingdom. You know the rendezvous.
If that his majesty would aught with us,
We shall express our duty in his eye,
And let him know so.

CAPTAIN I will do 't, my lord.

FORTINBRAS Go softly on.

[Exeunt FORTINBRAS and Soldiers.]

Enter HAMLET, ROSENCRANTZ, GUILDENSTERN,
&c.

HAMLET Good sir, whose powers are these?

CAPTAIN They are of Norway, sir.

HAMLET How purpos'd, sir, I pray you?

CAPTAIN Against some part of Poland.

HAMLET Who commands them, sir?

CAPTAIN The nephew to old Norway, Fortinbras.

HAMLET Goes it against the main of Poland, sir,
Or for some frontier?

CAPTAIN Truly to speak, and with no addition,
We go to gain a little patch of ground
That hath in it no profit but the name.
To pay five ducats, five, I would not farm it;
Nor will it yield to Norway or the Pole
A ranker rate, should it be sold in fee.

HAMLET Why, then the Polack never will defend it.

CAPTAIN Yes, 'tis already garrison'd.

HAMLET Two thousand souls and twenty thousand ducats
Will not debate the question of this straw:

现在要率兵在他境内穿行。会合地点你是知道的。假如有事待商，我可前去觐见。把这意思转达给他知道。

营 遵命。

浮 慢慢前进。〔浮廷布拉斯及众兵士下。〕

哈姆雷特，罗珊克兰兹，吉尔丹斯坦及其他上。

哈 请问先生，这是谁的军队？

营 这是瑙威国王的，先生。

哈 先生，请问为何动兵？

营 攻打波兰的一部。

哈 谁是统帅，先生？

营 老瑙威王的侄儿，浮廷布拉斯。

哈 是要攻打波兰的本部呢，先生，还是侵占一些边疆？

营 老实说吧，一点也不必夸张，我们只要去占领一块徒有虚名并无实利的小小的土地。要我付五块钱，我都不愿去租；那块土地若是出卖，无论是瑙威王的或是波兰王的，也卖不出较大的价钱。

哈 那么，波兰从不守御这块地方了。

营 守御的，已经驻扎军队了。

哈 两千人的性命，两万元的军费，不该用来解决这一根稻草似的问题；

This is the imposthume of much wealth and peace,
That inward breaks, and shows no cause without
Why the man dies. I humbly thank you, sir.

CAPTAIN God be wi' you, sir. [Exit.]

ROSENCRANTZ Will 't please you go, my lord?

HAMLET I'll be with you straight. Go a little before.

[Exeunt all except HAMLET.]

How all occasions do inform against me,
And spur my dull revenge! What is a man,
If his chief good and market of his time
Be but to sleep and feed? a beast, no more.
Sure he that made us with such large discourse,
Looking before and after, gave us not
That capability and god-like reason
To fust in us unus'd. Now, whe'r it be
Bestial oblivion, or some craven scruple
Of thinking too precisely on the event,
A thought, which, quarter'd, hath but one part wisdom,
And ever three parts coward, I do not know
Why yet I live to say 'This thing 's to do;'
Sith I have cause and will and strength and means
To do 't. Examples gross as earth exhort me:
Witness this army of such mass and charge
Led by a delicate and tender prince,
Whose spirit with divine ambition puff'd
Makes mouths at the invisible event,
Exposing what is mortal and unsure
To all that fortune, death and danger dare,
Even for an egg-shell. Rightly to be great
Is not to stir without great argument,
But greatly to find quarrel in a straw
When honour's at the stake. How stand I then,
That have a father kill'd, a mother stain'd,

这是承平日久仓廩丰富所产生出来的脓包，由里面溃烂了，外面没有现象，看不出人是为什死。——多谢你指教，先生。

肯 上帝祝福你。先生。〔下。〕

罗 殿下，请动身吧？

哈 我就来会你。请先走一步。

〔除哈姆雷特外众下。〕

怎么一切情形都在鼓励我，刺激我的迟钝的复仇之念！一个人只知饱食酣睡无所事事，这算是一个人么？畜类而已。上帝造人，使我们有这样广大的智力，能够瞻前顾后，当然他决不能赋与我们神圣的理性而又霉着不用。现在不知究竟是畜类的健忘，还是对事过于思索以至怯懦的多虑，——这念头若分做四份，只有一份是智慧，三份是怯懦，——我真不明白为什么我只是镇日价空喊“这件事是要干的”，其实我真有理由，真有意志，真有力，真有力，立刻就干这件事。像大地一般昭著的往例，都在劝我动手；看看这队兵，有这样多的人数，这样大的饷糈，统率的却是个柔弱的王子，他的雄心勃发起来，便不惜向那不可知的结局狞笑；哪怕仅仅为了一个鸡蛋壳，也敢挺身而出，不避命运，死亡，危险。非有大事当前，不轻举妄动，这诚然是伟大了，但是名誉攸关的时候，虽一根稻草都要力争，这也正是伟大。我自己怎样呢，父亲被杀，母亲被污，

Excitements of my reason and my blood,
And let all sleep, while, to my shame, I see
The imminent death of twenty thousand men,
That, for a fantasy and trick of fame,
Go to their graves like beds, fight for a plot
Whereon the numbers cannot try the cause,
Which is not tomb enough and continent
To hide the slain? O! from this time forth,
My thoughts be bloody, or be nothing worth! [Exit.]

SCENE V—Elsinore. A Room in the Castle.

Enter QUEEN, HORATIO, and a Gentleman.

QUEEN I will not speak with her.

GENTLEMAN She is importunate, indeed distract:
Her mood will needs be pitied.

QUEEN What would she have?

GENTLEMAN She speaks much of her father; says she hears
There 's tricks i' the world; and hems, and beats her heart;
Spurns enviously at straws; speaks things in doubt,
That carry but half sense: her speech is nothing,
Yet the unshaped use of it doth move
The hearers to collection; they aim at it,
And botch the words up fit to their own thoughts;
Which, as her winks, and nods, and gestures yield them,
Indeed would make one think there might be thought,
Though nothing sure, yet much unhappily.

HORATIO 'Twere good she were spoken with, for she may strew
Dangerous conjectures in ill-breeding minds.

QUEEN Let her come in. [Exit Gentleman.]
To my sick soul, as sin's true nature is,
Each toy seems prologue to some great amiss:
So full of artless jealousy is guilt,

于情于理，愤愤难平，却隐忍昏睡，看看这二万人为了一点虚幻的骗人的名誉，竟视坟如床，拼命效死，所争的那块地方还不够做双方的用武之地，还不够做阵亡将士的埋葬之所，我能不惭愧吗？

从今以后我要把心肠狠起，
否则便是一个没有用的东西！〔下。〕

第五景：哀而新诺，堡中之一室。

后，何瑞修，及一廷臣上。

后 我不想和她说话。

臣 她一定要请见，是真疯了；她那神气真怪可怜的。

后 她要怎么样？

臣 她总是提起她的父亲；又说她听得这世界上有许多阴谋；她捶胸咳嗽；忿怒的踢开稻草说些半明半昧的模棱的话；她的话是没有意义的，但那些支离的词句又可使得听者拼凑出来；他们想揣摩她的意思，实在也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把她的话拼凑起来罢了；由她的话里的意思，再加上她说话挤眼点头做手势的样子，很令人觉得她是遭了什么不幸，虽然不能说定是什么不幸。

何 和她谈谈倒也好，因为她也许在怀恶意的人的心里播下危险的测度。

后 让她进来龙。〔廷臣下。〕

由于我内心有愧，罪人都是这样，
每桩小事都像要引出大的祸殃；
罪人最多愚蠢的疑虑，

It spills itself in fearing to be spilt.

Re-enter Gentleman, with OPHELIA.

OPHELIA Where is the beauteous majesty of Denmark?

QUEEN How now, Ophelia!

OPHELIA How should I your true love know
From another one?
By his cockle hat and staff,
And his sandal shoon.

QUEEN Alas! sweet lady, what imports this song?

OPHELIA Say you? nay, pray you, mark.
He is dead and gone, lady,
He is dead and gone;
At his head a grass-green turf;
At his heels a stone.

O, ho!

QUEEN Nay, but Ophelia,—

OPHELIA Pray you, mark.
White his shroud as the mountain snow,—

Enter KING.

QUEEN Alas! look here, my lord.

OPHELIA Larded with sweet flowers;
Which bewept to the grave did go
With true-love showers.

KING How do you, pretty lady?

OPHELIA Well, God 'ild you! They say the owl was a baker's
daughter. Lord!

怕泄露，偏偏自己泄露出去。

廷臣领奥菲里阿上。

奥 美貌的丹麦王后在哪里？

后 你怎么了，奥菲里阿？

奥 〔歌唱。〕我将怎样去辨别，
谁是你的真情郎？
记取他的海扇帽，
拐杖，和草鞋一双④。

后 哎呀，好姑娘，这歌儿是什么意思？

奥 你说什么？别说，请你听着吧。

〔歌唱。〕他已经死了，姑娘，
他死了不能再来，
他头上有青草皮，
脚底下有块石碑。

啊，啊！

后 但是，奥菲里阿，——

奥 请听着。

〔歌唱。〕尸衣白似山头雪，——

王上。

后 哎呀，你看看，陛下。

奥 〔歌唱。〕装饰着鲜艳的花；
无人哀悼下了坟墓，
也没有情泪像雨似的洒。

王 你好吗，漂亮的小姐？

奥 很好，多谢你！他们说猫头鹰是烤面包的女儿⑤。陛下，

we know what we are, but know not what we may be. God
be at your table!

KING Conceit upon her father.

OPHELIA Pray you, let 's have no words of this; but when they
ask you what it means, say you this:

To-morrow is Saint Valentine's day,
All in the morning betime,
And I a maid at your window,
To be your Valentine:
Then up he rose, and donn'd his clothes,
And dupp'd the chamber door;
Let in the maid, that out a maid
Never departed more.

KING Pretty Ophelia!

OPHELIA Indeed, la! without an oath, I'll make an end on 't:
By Gis and by Saint Charity,
Alack, and fie for shame!
Young men will do 't, if they come to 't;
By Cock they are to blame.
Quoth she, before you tumbled me,
You promis'd me to wed:
So would I ha' done, by yonder sun,
An thou hadst not come to my bed.

KING How long hath she been thus?

OPHELIA I hope all will be well. We must be patient: but I cannot
choose but weep, to think they should lay him i' the cold
ground. My brother shall

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但不知将来会变成什么。上帝保佑你！

王〔旁白。〕想念她的父亲呢。

奥 请你们别提起这件事；有人问你们这是什么意思，你们只消这样说：

〔歌唱。〕明朝圣瓦楞坦节⑥，

大家早起莫贪眠，

我是你的窗前女，

来做你的瓦楞坦。

他便起床穿衣裳，

打开他的寝房门，

把个处女迎进去，

出门永非处女身。

王 好奥菲里阿！

奥 真的，喂，不消赌咒，我就唱完了：

〔歌唱。〕天乎天乎真可耻！

男子一定这样做，

只消他们有机缘；

哎，这是他们的错。

她说，你害我以前，

答应娶我做新娘。——

他回答说：

我发誓必定这样做，

你若没来上我的床。

王 她这样子已有多久了？

奥 我希望一切都会好的。我们必须忍耐；但是想起他们竟把他埋在冰冷的地下，我又不由得哭。这事得要叫我哥哥

know of it: and so I thank you for your good counsel. Come, my coach! Good-night, ladies; good-night, sweet ladies; good-night, good-night.

[Exit.]

KING Follow her close; give her good watch, I pray you.

[Exit HORATIO.]

O! this is the poison of deep grief; it springs
All from her father's death. O Gertrude, Gertrude!
When sorrows come, they come not single spies,
But in battalions. First, her father slain;
Next, your son gone; but he most violent author
Of his own just remove: the people muddied,
Thick and unwholesome in their thoughts and whispers,
For good Polonius' death; and we have done but greenly,
In hugger-mugger to inter him: poor Ophelia
Divided from herself and her fair judgment,
Without the which we are pictures, or mere beasts:
Last, and as much containing as all these,
Her brother is in secret come from France,
Feeds on his wonder, keeps himself in clouds,
And wants not buzzers to infect his ear
With pestilent speeches of his father's death;
Wherein necessity, of matter beggar'd,
Will nothing stick our person to arraign
In ear and ear. O my dear Gertrude! this,
Like to a murdering-piece, in many places
Gives me superfluous death. [A noise within.]

QUEEN Alack! what noise is this?

Enter a Gentleman.

KING Where are my Switzers? Let them guard the door
What is the matter?

知道；多谢你们的忠告。——来，我的车子，——晚安，
诸位夫人；晚安，亲爱的诸位夫人；再会了。再会了。
〔下。〕

王 紧紧跟着她；我请你，好好的看护她。——

〔何瑞修下。〕

啊，这是深忧的毒害；这是由她的父亲的死而生的。啊葛楚德，葛楚德，哀痛之米。决不是单身的步哨，而是成群的大队！第一，她的父亲被害；第二，你的儿子又远走了；其实他的被逐，也是祸由自取；民众对于普娄尼阿斯之死很是惶惑不安，不由得胡猜乱道；我的办法也未免太笨，竟悄悄的把他埋葬；使得可怜的奥菲里阿失了理性，我们没有理性当然只是徒具人形，无异于禽兽了；最后，还有和这些同等重要的事，她的哥哥从法兰西秘密归来，对于他父亲的死当然不免惊疑，但又隐忍不宣，同时流言的毒菌也不会不侵入他的耳朵；这些流言，缺乏事实的根据，自然信口雌黄的逢人便说是我谋害的了。啊葛楚德，这简直像是开花炮一般，要打得我体无完肤哩。〔内喧哗声。〕

后 哎呀，这是什么声音？

——
一廷臣上。

王 我的卫兵在那里？让他们守住门。——
是什么事？

GENTLEMAN Save yourself, my lord;
The ocean, overpeering of his list,
Eats not the flats with more impetuous haste
Than young Laertes, in a riotous head,
O'erbears your officers. The rabble call him lord;
And, as the world were now but to begin,
Antiquity forgot, custom not known,
The ratifiers and props of every word,
They cry, 'Choose we; Laertes shall be king!'
Caps, hands, and tongues, applaud it to the clouds,
'Laertes shall be king, Laertes king!'

QUEEN How cheerfully on the false trail they cry!
O! this is counter, you false Danish dogs!

KING The doors are broke. [Noise within.]

Enter LAERTES, armed; Danes following.

LAERTES Where is the king? Sirs, stand you all without.

DANES No, let 's come in.

LAERTES I pray you, give me leave.

DANES We will, we will. [They retire without the door.]

LAERTES I thank you: keep the door. O thou vile king!
Give me my father.

QUEEN Calmly, good Laertes.

LAERTES That drop of blood that's calm proclaims me bastard,
Cries cuckold to my father, brands the harlot
Even here, between the chaste unsmirched brow
Of my true mother.

KING What is the cause, Laertes,
That thy rebellion looks so giant-like?
Let him go, Gertrude; do not fear our person:
There's such divinity doth hedge a king,

臣 陛下，你快逃命；泛滥的海洋吞食平原，其来势之猛还不及赖尔蒂斯领导一群乱民压迫你的卫兵那样。一般愚民，喊他做国王，好像是天地初辟，无所谓古法旧例，他们自己可以批准拥护任何建议似的，他们喊叫“我们选举，要赖尔蒂斯做国王！”于是帽子，手，舌头，一齐的把这建议赞美到九霄云外，“要赖尔蒂斯为王，赖尔蒂斯为王！”

后 听听他们多么快乐的向着迷途喊叫！啊，你们走错路了，你们这些糊涂的丹麦的狗⑦！〔内喧嘩声。〕

王 门被打破了。

赖尔蒂斯执兵器上；丹麦民众随上。

赖 国王在哪里？——诸位，请站在外面。

众 不，让我们进来。

赖 我求你们，这事交给我做。

众 好吧，好吧。〔众退至门外。〕

赖 谢谢你们。守住这个门。——啊，你这个昏君，还我的父亲来！

后 安静些，好赖尔蒂斯。

赖 我只要有一滴血是安静的，便可宣布我是个私生子，喊我父亲做乌龟，在我父亲的贞洁无疵的两眉之间打上娼妇的烙印。

王 是为什么缘故，赖尔蒂斯，你如此猖狂的叛变？——由着他去，葛楚德；不必为我担心；一个国王是有神祇围护的，

That treason can but peep to what it would,
Acts little of his will. Tell me, Laertes,
Why thou art thus incens'd. Let him go, Gertrude.
Speak, man.

LAERTES Where is my father?

KING Dead.

QUEEN But not by him.

KING Let him demand his fill.

LAERTES How came he dead? I'll not be juggled with.
To hell, allegiance! vows, to the blackest devil!
Conscience and grace, to the profoundest pit!
I dare damnation. To this point I stand,
That both the worlds I give to negligence,
Let come what comes: only I'll be reveng'd
Most throughly for my father.

KING Who shall stay you?

LAERTES My will, not all the world:
And, for my means, I'll husband them so well,
They shall go far with little.

KING Good Laertes,
If you desire to know the certainty
Of your dear father's death, is 't writ in your revenge,
That, swoopstake, you will draw both friend and foe,
Winner and loser?

LAERTES None but his enemies.

KING Will you know them then?

LAERTES To his good friends thus wide I'll ope my arms;
And like the kind life-rendering pelican,
Repast them with my blood.

叛逆的人只能窥伺非分，无从实行他的野心。——告诉我，赖尔蒂斯，你为什么这样发怒？——放开他，葛楚德。——你说呀。

赖 我的父亲在哪里？

王 死了。

后 可不是他杀的。

王 让他把话说完。

赖 他怎么死的？我不受你的骗！忠君之义，你下地狱去吧！臣下的誓约，交给最恶的魔鬼去吧！良心和慈悲，一齐滚到万丈深渊里去吧！我不怕死后受罪。我坚持这一点：此生来世，我一概不管，祸福置之度外了；我只要彻底的为我父亲报仇。

王 谁要拦你？

赖 除了我的意志，别人谁也拦不了我；至于我的手段，我可以运用自如，略施小技便可成效大著。

王 好赖尔蒂斯，假如你想知道你父亲死时的真象，在你报仇的计划当中，你是不是预备不分敌友，不论胜负，一网打尽？

赖 除了他的敌人一概不究。

王 那么你愿知道谁是他的敌人么？

赖 对于他的友人，我要这样展臂拥抱他们；并且愿像输血哺雏的鹁鹑一般，用我的血宴请他们。

KING Why, now you speak
Like a good child and a true gentleman.
That I am guiltless of your father's death,
And am most sensibly in grief for it,
It shall as level to your judgment pierce
As day does to your eye.

DANES [Within] Let her come in.

LAERTES How now! what noise is that?

Re-enter OPHELIA.

O heat, dry up my brains! tears seven times salt,
Burn out the sense and virtue of mine eye!
By heaven, thy madness shall be paid by weight,
Till our scale turn the beam. O rose of May!
Dear maid, kind sister, sweet Ophelia!
O heavens! is 't possible a young maid's wits
Should be as mortal as an old man's life,
Nature is fine in love, and where 'tis fine
It sends some precious instance of itself
After the thing it loves.

OPHELIA They bore him barefac'd on the bier;
 Hey non nonny, nonny, hey nonny;
 And in his grave rain'd many a tear;—

Fare you well, my dove!

LAERTES Hadst thou thy wits, and didst persuade revenge,
 It could not move thus.

OPHELIA You must sing, a-down a-down,
 And you call him a-down-a.

O how the wheel becomes it! It is the false steward that
stole his master's daughter.

LAERTES This nothing 's more than matter.

王 刘呀，你这才像是一个好儿子大丈夫的说话。关于你父亲的死，我是无罪的，我并且很哀痛，事实昭彰，如青天白日，你不难灼见。

众〔在内。〕放她进去！

赖 怎么了！这是什么声音？——

奥菲里阿再上。

啊热气，烤干我的脑子！加了七次盐的眼泪，腌瞎了我的眼睛！——皇天在上，你的疯狂必要得到大大的赔偿，非到我们的代价压翻了天平柱决不罢休。啊，五月的玫瑰！亲爱的女郎，和善的妹妹，甜蜜的奥菲里阿！——啊天呀！莫非少女的神经也能和老人的性命一样的受致命的打击？人的天性在深情中最是敏锐，所以在一往情深之中，就能以最宝贵的天性拿来献给所追念的人。

奥〔歌唱。〕露着脸面就抬上了棺车；

 咳啾啾呢，啾呢，咳啾呢；

 坟上多少泪珠雨似的落。——

再会吧，我的斑鸠！

赖 假如你没有疯，并且劝我报仇，都不能像你现在这样子的感动我。

奥〔歌唱。〕你要唱，往下，往下，

 你叫他往下去啊⑧。

啊，这歌声和机轮⑨多么调和！是那个没良心的管家拐走了主人的小姐。

赖 这一段胡说比明白话还有意味。

OPHELIA There 's rosemary, that's for remembrance; pray, love, remember: and there is pansies, that's for thoughts.

LAERTES A document in madness, thoughts and remembrance fitted.

OPHELIA There 's fennel for you, and columbines; there 's rue for you; and here's some for me; we may call it herb of grace o' Sundays. O! you must wear your rue with a difference. There 's a daisy; I would give you some violets, but they withered all when my father died. They say he made a good end,—

For bonny sweet Robin is all my joy.

LAERTES Thought and affliction, passion, hell itself,
She turns to favour and to prettiness.

OPHELIA And will he not come again?
 And will he not come again?
 No, no, he is dead;
 Go to thy death-bed,
 He never will come again.
 His beard was as white as snow
 All flaxen was his poll,
 He is gone, he is gone,
 And we cast away moan:
 God ha' mercy on his soul!

And of all Christian souls! I pray God. God be wi' ye!

[Exit.]

LAERTES Do you see this, O God?

KING Laertes, I must commune with your grief,
Or you deny me right. Go but apart,
Make choice of whom your wisest friends you will,

奥 那边有“迷迭香”，是保守记忆的；爱人呀，请你别忘了我；还有“三色堇”，那是表现情思的。

赖 这是疯狂中的说教，把情思和记忆都说得恰如其分。

奥 那边有茴香，是给你的；还有耧斗花；那边有芸香，是给你的；这边还有些是我自己的，这芸香，我们可以称做礼拜日的忏悔草；啊，你佩带芸香当然要不同一些。那边有一棵延命菊；我愿给你一些紫罗兰，但自我父亲死后，全都枯了；他们说他们得了善终，——

〔歌唱。〕亲爱的罗宾是我所有的欢忻。

赖 她把忧郁，痛苦，哀情以至于地狱的自身，都变成可爱的美丽的了。

奥 〔歌唱。〕

他不再回来了吗？

他不再回来了吗？

不，不，他死了。

到你的死床上去，

他再也不回来了。

他的胡须白似雪，

他的头顶黄似麻，

他走了，他走了，

我们不必再呻吟；

愿上帝怜悯他的灵魂吧！

并且怜悯一切耶教徒的灵魂，我祷求上帝。——上帝祝福你们！〔下。〕

赖 你看见这个样子没有，啊上帝呀！

王 赖尔蒂斯，我一定要分担你的忧愁，否则便是你否认我的权利。你不妨先去，在你的最贤明的朋友中间，随你选择几位，

让他们来裁判你我之间的争执。假如他们发见我是与这罪案有关，无论是直接的或间接的犯罪，我甘愿把我的国土，我的王冠，我的生命，以及我所有的一切，都送给你以为补偿。假如并不如此，你对我便该心平气和，我必定和你同心协力的设法使你得到相当的满足。

赖 就这样办；他死得不明，葬得潦草，埋骨之处上面没有纪念，没有刀剑，亦没有勋徽，并且殡时没有高贵的仪式，亦没有照例的排场，呼冤之声好像是震动天地，令我不能不追究。

王 你尽管去追究吧；
谁犯罪，谁受罚。
请你同我来。〔众下。〕

第六景：堡中又一室。

何瑞修与一仆上。

何 那些要和我讲话的是什么人？

仆 是些水手们，先生；他们说有信件送给你。

何 让他们进来吧。——〔仆下。〕若非哈姆雷特，我真想不起有谁写信问候我。

水手们上。

第一水手 上帝降福于你，先生。

何 也降福给你。

第一水手 假如上帝高兴，先生，他会要降福的，这里有一封信给你，先生，——这信是到英格兰去的使臣寄来的，——假如你的名字就是何瑞修，我刚才听说你是。

何〔读。〕“何瑞修，你读到这封信时，请你设法引导来人去见国王；他们有信件给他。我们到海上不过两天，一只武装的海盗船便追上来了。我们的船走得太慢，逼得我们只好鼓勇迎战；争斗间我跳上了他们的船；霎时间他们的船离开了我们的船；于是我独成了他们的俘虏。他们对待我颇加怜惜；他们明知道这样做是有好处的；我是要报答他们的。让国王收到我寄去的信；你要像逃命似的急速前来见我。我有话向你讲，你听了会要吓呆的；但是言语恐怕还不足以宣示这事的内容。来人可以引你前来见我。罗珊克兰兹与吉尔丹斯坦现仍向英格兰途中；关于他们我有许多话告诉你。别了。

你知道我是你的好友哈姆雷特。”

来，我引你们去投送你们的信件；并且快点去，你们好引我去见那令你们送信的人。〔众下。〕

第七景：堡中又一室。

王与赖尔蒂斯上。

王 现在你的心里一定承认我是无罪的了，并且你要认我做朋友，因为你已经听得明明白白，那杀害你父亲的人原是要结果我的性命。

赖 很像是这样的情形；但是你要告诉我，

Why you proceeded not against these feats,
So crimeful and so capital in nature,
As by your safety, wisdom, all things else,
You mainly were stirr'd up.

KING O! for two special reasons;
Which may to you, perhaps, seem much unsinew'd,
But yet to me they are strong. The queen his mother
Lives almost by his looks, and for myself,—
My virtue or my plague, be it either which,—
She 's so conjunctive to my life and soul,
That, as the star moves not but in his sphere,
I could not but by her. The other motive,
Why to a public count I might not go,
Is the great love the general gender bear him;
Who, dipping all his faults in their affection,
Would, like the spring that turneth wood to stone,
Convert his gyves to graces; so that my arrows,
Too slightly timber'd for so loud a wind,
Would have reverted to my bow again,
And not where I had aim'd them.

LAERTES And so have I a noble father lost;
A sister driven into desperate terms,
Whose worth, if praises may go back again,
Stood challenger on mount of all the age
For her perfections. But my revenge will come.

KING Break not your sleeps for that; you must not think
That we are made of stuff so flat and dull
That we can let our beard be shook with danger
And think it pastime. You shortly shall hear more;
I lov'd your father, and we love ourself,
And that, I hope, will teach you to imagine,—

Enter a Messenger.

How now! what news?

你为了自身的安全，按照理性，以及一切，都该设法处置，而何以对于这样罪大恶极的事件竟不加以惩办呢？

王 啊，这是因为两项特殊的缘故，在你看来或许是薄弱的，而在我看来是很有力量的。他的母后几乎是一看不见他便不得活；而我呢——这究竟是我的长处还是我的缺点，且不必管——我觉得她和我的生命灵魂非常的密切，像星宿不能脱轨一般，我简直离不得她。我所以不可公然开审的另一动机，是由于他很受一般民众的爱戴，他们把他所有的短处都浸润在他们的一片好感当中，他们竟像是把木变石的石灰井一般，真能把他的镣铐当做他的荣耀；所以我的这一枝箭，怕是太软，抵不过那样的狂风，结果不但不能射中目标，反要折回来打破我的弓哩。

赖 这样就算是我失掉了一个父亲；一个妹妹被逼得发疯，而想起从前，她的才貌可以称得起是盖世无双。但是我终有报仇之一日。

王 不要因此而惊慌失眠；你别以为我是怎样的蠢，危险来撩拨我的胡须，而还认为是游戏。不久你就可以听到下文；我爱你的父亲，而我也爱我自己；我希望，这可以令你猜想到——

一使者持信上。

怎么样！有什么消息？

MESSENGER Letters, my lord, from Hamlet:
 This to your majesty; this to the Queen.

KING From Hamlet! who brought them?

MESSENGER Sailors, my lord, they say; I saw them not:
 They were given me by Claudio, he receiv'd them
 Of him that brought them.

KING Laertes, you shall hear them.
 Leave us. [Exit Messenger.]

 High and mighty, you shall know I am set naked
 on your kingdom. To-morrow shall I beg leave
 to see your kingly eyes; when I shall, first asking
 your pardon thereunto, recount the occasions of
 my sudden and more strange return.

HAMLET.

 What should this mean? Are all the rest come back?
 Or is it some abuse and no such thing?

LAERTES Know you the hand?

KING 'Tis Hamlet's character. 'Naked,'
 And in a postscript here, he says, 'alone.'
 Can you advise me?

LAERTES I'm lost in it, my lord. But let him come:
 It warms the very sickness in my heart,
 That I shall live and tell him to his teeth,
 'Thus diddest thou.'

KING If it be so, Laertes,
 As how should it be so? how otherwise?
 Will you be rul'd by me?

LAERTES Ay, my lord;
 So you will not o'er-rule me to a peace.

KING To thine own peace. If he be now return'd,

使 是信件，陛下，哈姆雷特寄来的；这一封信是给陛下的；这一封是给王后的。

王 哈姆雷特寄来的？谁带来的？

使 他们说是水手给带来的，陛下；我可没有看见他们；这些信是克劳底欧交给我的，他是从带信的那人的手中拿过来的。

王 赖尔蒂斯，你听听这信的内容。——你去吧。

〔使者下。〕

〔读。〕“陛下，我光身回到你的国土里来了。明天请准我来叩见；届时当面请恕罪，并当声述我这次猛然的且更奇异的回国的缘故。

哈姆雷特。”

这是什么意思？其他的人都回来了么？或者也许是故弄玄虚，没有这样一回事？

赖 你认识这笔迹吧？

王 这是哈姆雷特的字迹。“光身！”后面附注中他又说“独自！”你能为我解释吗？

赖 这事我简直不明白，陛下。但是让他来吧；想着居然将有这样一天，我可以当面告诉他，“这事原来是你干的”，我心中的苦楚也温和些了。

王 假如他真是回国了，赖尔蒂斯，——他怎么能回来呢？他又怎么能不是回来了呢？——你愿受我的调遣不？

赖 愿受调遣，陛下；但别强制我和平解决。

王 我必能令你心平气和。假如他现在是真回国了，

大概是中途折回不想再去，那么我就引他走进我已计划成熟的一条妙计，他一中计必定覆亡；他这一死决惹不起一点点非难的风声；就是他的母亲也不会怪罪我而要认为是无妄之灾哩。

赖 陛下，我愿听调遣；假如你能令我做你的计策的实行者，我更愿意了。

王 正合孤意。自从你常常出外，大家就谈起你来，并且还是当着哈姆雷特的面，说你有一件惊人的本事，你所有的才能都不及这一件本事之能招他嫉妒，其实据我看来，倒也不值得什么。

赖 是什么本事呢，陛下？

王 这本事，说起来也不过是青年帽上的一条缎带，然而也很必需；因为青年之适宜于穿华丽轻便的衣服，正不下于老年人之适宜于穿表现富裕庄严的貂裘袍褂。两月前，此地有一位诺曼底绅士；——法国人之善于骑术，我是亲眼见过的，并且我曾和他们作过战；但是这位先生对于此道简直是出神入化；他在鞍上生了根，驭使如神，好像和这匹猛兽合为一体，在心理方面也有一半息息相通。他真是出乎我的意外，他的身段技巧都不是我所能想像得出的。

赖 一位诺曼底人，是不是？

KING A Norman.

LAERTES Upon my life, Lamord.

KING The very same.

LAERTES I know him well; he is the brooch indeed
And gem of all the nation.

KING He made confession of you,
And gave you such a masterly report
For art and exercise in your defence,
And for your rapier most especially,
That he cried out, 'twould be a sight indeed
If one could match you; the scrimers of their nation,
He swore, had neither motion, guard, nor eye,
If you oppos'd them. Sir, this report of his
Did Hamlet so envenom with his envy
That he could nothing do but wish and beg
Your sudden coming o'er, to play with him.
Now, out of this,—

LAERTES What out of this, my lord?

KING Laertes, was your father dear to you?
Or are you like the painting of a sorrow,
A face without a heart?

LAERTES Why ask you this?

KING Not that I think you did not love your father,
But that I know love is begun by time,
And that I see, in passages of proof,
Time qualifies the spark and fire of it.
There lives within the very flame of love
A kind of wick or snuff that will abate it,
And nothing is at a like goodness still,
For goodness, growing to a plurisy,
Dies in his own too-much. That we would do,

王 是一个诺曼底人。

赖 我敢打赌，这必是拉蒙。

王 正是这个名字。

赖 我很认识他；他真是全国的珍宝。

王 他说起你来，着实恭维你的武艺，尤其是击剑一道，据说若得敌手，必定大有可观；他又赌咒说，法国的剑客若来和你交手，必定既无进取之功，又无招架之力，并且连眼睛都看不清。这一番话激起了哈姆雷特的嫉恨，一心一意的只盼你早早回来，和他比试。现在，就由这一点——

赖 什么由这一点，陛下？

王 赖尔蒂斯，你从前对于你父亲觉得顶亲热的吗？还是你只像一张悲哀的画像，有脸而没有心？

赖 你为什么问我这个？

王 我并不是以为你不爱你的父亲；不过我很知道，爱情是经过长时间养成的，我从经验当中也曾体会到，时间亦能消磨爱情的火星。爱情的火焰之中就藏着一条灯心或是蜡花，能使得火焰暗淡；天下没有长久好的事；好事变得太好的时候，自然要由盈而亏；我们想要做一件事，

在想要做的时候便应该做；因为这“想要”会变的，会有各式各样的消减延迟，如世人的舌头，世人的手，世态的变幻，一样的难以捉摸；那时节这个“应该”也只像败家子的一声叹气，怨艾自伤罢了。但是，闲话休题；哈姆雷特回来了；你打算怎样做，在行为上而不在言语上表现出你是你父亲的儿子？

赖 就是在礼拜堂里我也要把他杀死。

王 老实说，没有地方应该保护那杀人的凶犯，报仇是不管什么地方的。但是，好赖尔蒂斯，你既有心这样干，只消躲在你自己屋里。哈姆雷特回来之后，就叫他知道你也回来了；我指使一些人去称赞你的本事，比那法国人说得还要光彩；简单说吧，使你们二人聚会，比剑赌胜；他是疏忽的人，顶直爽，毫无阴谋，一定不会来检视用剑，如此你便可安安稳稳的或是略弄狡狴，选择一把有刃的剑，狠心一戳，便可报了杀父之仇。

赖 我就这样干；并且为了这个目的我还要把我的剑头涂上药。我从一个江湖医生买到了一点药油，非常毒烈，只消把刀在药里一浸，轻轻割伤一点皮肤，见一点血，必死无疑，纵使月光下采集的灵草所制成的妙药，决不能起死回生；我就在我的剑头上涂些这个药轻轻伤他一点，便可致他死命。

王 我们还要再细细想想，

Weigh what convenience both of time and means
May fit us to our shape. If this should fail,
And that our drift look through our bad performance
'Twere better not assay'd; therefore this project
Should have a back or second, that might hold,
If this should blast in proof. Soft! let me see;
We'll make a solemn wager on your cunning:
I ha't:

When in your motion you are hot and dry,—
As make your bouts more violent to that end,—
And that he calls for drink, I'll have prepar'd him
A chalice for the nonce, whereon but sipping,
If he by chance escape your venom'd stuck,
Our purpose may hold there. But stay! what noise?

Enter QUEEN.

How now, sweet queen!

QUEEN One woe doth tread upon another's heel,
So fast they follow: your sister's drown'd, Laertes.

LAERTES Drown'd! O, where?

QUEEN There is a willow grows aslant a brook,
That shows his hoar leaves in the glassy stream;
There with fantastic garlands did she come,
Of crow-flowers, nettles, daisies, and long purples,
That liberal shepherds give a grosser name,
But our cold maids do dead men's fingers call them:
There, on the pendent boughs her coronet weeds
Clambering to hang, an envious sliver broke,
When down her weedy trophies and herself
Fell in the weeping brook. Her clothes spread wide,
And, mermaid-like, awhile they bore her up;
Which time she chanted snatches of old tunes,
As one incapable of her own distress,
Or like a creature native and indu'd

要斟酌什么样的时间上及方法上的方便最适宜于我们的计策。万一这一着失败，万一我们做得不好露出马脚，那么这事还不如不干；所以这一计应该有个后援，一试不成功，还可再接再厉。且慢！——容我想想！——你们比芝我得预备一点庄重的彩品：我有了：你们动起手来又热又渴的时候，——所以你要奋力和他相斗好令他又热又渴，——他必定要喝水，我便特为给他预备下一杯毒药；如其他偶然逃了你的毒剑，只消他略吸一口毒水，我们的计划依然可以成功。且住，什么声音？

后上。

怎么了，爱后！

后 一件件的祸事接踵而来，且来得这样快。——你的妹妹淹死了，赖尔蒂斯。

赖 “淹死了！”啊，在哪里？

后 河边有一株斜长着的杨柳，白叶倒映在玻璃似的流水里；她就来到那个地方，拿着些奇异的花圈，扎的是毛茛，荨麻，延命菊，以及粗野牧人呼以不雅之名而纯洁女郎却呼为“死人指”的紫兰；就在那里，她爬上树枝想去挂她的花圈，无情的枝子断了；她的花圈和她自身于是坠入了呜咽的河流。她的衣服展开，像是鲛人似的，把她浮上来一会儿；这时节她唱了几句古歌，好像不知自身苦痛似的，又好像真是水下生长的动物似的；

但是这情形没有多久，她的衣服湿透就变重了，于是把这可怜的人儿于曼声高唱之中扯到污泥的死所去了。

赖 哎呀，那么，她是淹死了？

后 淹死了，淹死了。

赖 你喝的水已经太多了，可怜的奥非里阿，所以我禁止我的泪，但这终究是我们的习惯；天性是离不了习惯的，我也顾不得人家的耻笑了；泪出完了之后，儿女之情也就尽了。——再会吧，陛下；我有一篇烈火的言辞，想要爆发出来，但是被这一阵泪水浇灭了。〔下。〕

王 我们跟着他，葛楚德。我费了多少事才平消了他的怒气！如今我恐怕又惹起他的怒来了；所以我们跟着他吧。

〔众下。〕

ACT V

SCENE I—A Churchyard.

Enter two Clowns, with spades and mattock.

FIRST CLOWN Is she to be buried in Christian burial that wilfully seeks her own salvation?

SECOND CLOWN I tell thee she is; and therefore make her grave straight: the crowner hath sat on her, and finds it Christian burial.

FIRST CLOWN How can that be, unless she drowned herself in her own defence?

SECOND CLOWN Why, 'tis found so.

FIRST CLOWN It must be *se offendendo*; it cannot be else. For here lies the point: if I drown myself wittingly it argues an act; and an act hath three branches; it is, to act, to do, and to perform: argal, she drowned herself wittingly.

SECOND CLOWN Nay, but hear you, goodman delver,—

FIRST CLOWN Give me leave. Here lies the water; good: here stands the man; good: if the man go to this water, and drown himself, it is, will he, nill he, he goes; mark you that? but if the water come to him, and drown him, he drowns not himself: argal, he that is not guilty of his own death shortens not his own life.

SECOND CLOWN But is this law?

FIRST CLOWN Ay, marry, is 't; crowner's quest law.

SECOND CLOWN Will you ha' the truth on 't? If this had not been a gentlewoman she should have been buried out o' Christian burial.

第五幕

第一景：墓地。

二乡下人携铲器等上。

乡甲 这位自求升天的姑娘还要用基督教的仪式来埋葬吗？

乡乙 告诉你说，是的；所以你就立刻给她掘坟吧；验尸官来看过了，决定用基督教仪式。

乡甲 这如何可以，除非她是由自卫而淹死的？

乡乙 对了，据说正是如此。

乡甲 那一定要是“自卫”才可以，决不能是别种情形，因为关键就在这里；假如我故意淹死自己，这便是一件行为，而一件行为又要分做三部：那便是，去行，去为，去完成；所以，**地**是故意自溺了。

乡乙 不是；你听我说，挖坟的伙计，——

乡甲 你听我说，譬如这里是一汪水；好；这里站着一个人；好；假如这个人走到这汪水里淹死他自己，那么无论如何是他自己走过来的；你要注意这一点；但假如这汪水走过来淹死他，他便不算是淹死他自己；所以，凡是没有犯杀死自己的罪的人就不是自杀。

乡乙 法律是如此的吗？

乡甲 是的；这是验尸官的验尸法。

乡乙 你愿不愿知道这事的真相？假如这死者不是绅士人家的姑娘，她便不得用基督教仪式来埋葬了。

FIRST CLOWN Why, there thou sayest; and the more pity that great folk should have countenance in this world to drown or hang themselves more than their even Christian. Come, my spade. There is no ancient gentlemen but gardeners, ditchers, and grave-makers; they hold up Adam's profession.

SECOND CLOWN Was he a gentleman?

FIRST CLOWN A' was the first that ever bore arms.

SECOND CLOWN Why, he had none.

FIRST CLOWN What! art a heathen? How dost thou understand the Scripture? The Scripture says, Adam digged; could he dig without arms? I'll put another question to thee; if thou answerest me not to the purpose, confess thyself—

SECOND CLOWN Go to.

FIRST CLOWN What is he that builds stronger than either the mason, the shipwright, or the carpenter?

SECOND CLOWN The gallows-maker; for that frame outlives a thousand tenants.

FIRST CLOWN I like thy wit well, in good faith; the gallows does well, but how does it well? it does well to those that do ill; now thou dost ill to say the gallows is built stronger than the church: argal, the gallows may do well to thee. To 't again; come.

SECOND CLOWN Who builds stronger than a mason, a shipwright, or a carpenter?

FIRST CLOWN Ay, tell me that, and unyoke.

SECOND CLOWN Marry, now I can tell.

FIRST CLOWN To 't.

SECOND CLOWN Mass, I cannot tell.

乡甲 对啦，你说着了；更可惜的是，大人物就是投水自杀悬梁白尽，也要比普通基督徒能多邀得世间的赞许，——来吧，我的铲子。除了园丁，挖沟的，掘坟的之外，就没有什么古老的绅士人家；他们继续干着亚当的职业。

乡乙 他是一位绅士吗？

乡甲 他是第一个佩带纹章的①。

乡乙 什么，他哪里有过纹章？

乡甲 怎么，你莫非是异教徒么？你莫非连圣经都不明白？圣经上说“亚当掘地”；他能掘地而不用“工具”吗？我再问你一句；假如你回答得不对题，你便要乖乖的认罪，——

乡乙 滚你的！

乡甲 什么人造出来的东西比石匠，船匠，或木匠造得更坚固？

乡乙 做绞架的；因为那个架子经过一千个人来居住，依然是坚固的。

乡甲 我很爱你的才，真是的；绞架倒是很好；为什么好？对做坏事的人好；现在，你可是做下坏事了，因为你说绞架比礼拜堂还造得坚固；所以，绞架对你倒也很好。你再回答看。

乡乙 “谁造出来的东西比石匠，船匠，木匠所造的更坚固？”

乡甲 对了，你回答我，就算完事。

乡乙 哈，这回我能回答了。

乡甲 你说。

乡乙 天哪，我还是答不出。

Enter HAMLET and HORATIO at a distance.

FIRST CLOWN Cudgel thy brains no more about it, for your dull ass will not mend his pace with beating; and, when you are asked this question next, say, 'a grave-maker:' the houses that he makes last till doomsday. Go, get thee to Yaughan; fetch me a stoup of liquor.

[Exit Second Clown.]

First Clown digs, and sings.

In youth, when I did love, did love,
Methought it was very sweet,
To contract, O! the time, for, ah! my behove,
O! methought there was nothing meet.

HAMLET Has this fellow no feeling of his business, that he sings at grave-making?

HORATIO Custom hath made it in him a property of easiness.

HAMLET 'Tis e'en so; the hand of little employment hath the daintier sense.

FIRST CLOWN

But age, with his stealing steps,
Hath claw'd me in his clutch,
And hath shipped me intil the land,
As if I had never been such.

[Throws up a skull.]

HAMLET That skull had a tongue in it, and could sing once; how the knave jowls it to the ground, as if it were Cain's jaw-bone, that did the first murder! This might be the pate of a politician, which this ass now o'er-offices, one that would circumvent God, might it not?

HORATIO It might, my lord.

哈姆雷特与何瑞修遇上。

乡甲 别再敲你的头了，因为你这个蠢驴怎样打也是走不快的，下回若再有人问你这话，你就说“造坟的”；因为他造出来的屋子可以一直用到世界末日。你到约翰②那里去；给我拿一杯酒。〔乡乙下。〕

乡甲且掘且唱。

“我小时曾经恋爱过，
以为那是很甜蜜，
只恨，啊，光阴，啊，去得快，
觉得委实太冤曲③。”

哈 这家伙下这一行还没有一点心肝，挖着坟还要唱？

何 习惯使得他那样的泰然。

哈 对极了；越是不常用的手，越有敏锐的感觉。

乡甲 〔唱。〕“但是老年偷偷走过来，
一把将我抓过去，
将我送到上里来，
好像我从来不曾这样的。”

〔抛上一颗骷髅。〕

哈 那颗骷髅也曾有过舌头，也曾会唱；那家伙竟把骷髅乱丢，好像那是世间第一凶犯凯因的颞骨！这蠢驴随手摆布的头颅，也许正是一个政客的；伤天害理的政客，也许是吧？

何 也许是的，殿下。

HAMLET Or of a courtier, which could say, 'Good morrow, sweet lord! How dost thou, good lord?' This might be my Lord Such-a-one, that praised my Lord Such-a-one's horse, when he meant to beg it, might it not?

HORATIO Ay, my lord.

HAMLET Why, e'en so, and now my Lady Worm's; chapless, and knocked about the mazzard with a sexton's spade. Here's fine revolution, an we had the trick to see 't. Did these bones cost no more the breeding but to play at loggats with 'em? mine ache to think on 't.

FIRST CLOWN

A pick-axe, and a spade, a spade,
For and a shrouding sheet;
O! a pit of clay for to be made
For such a guest is meet.

[Throws up another skull.]

HAMLET There 's another; why may not that be the skull of a lawyer? Where be his quiddities now, his quillets, his cases, his tenures, and his tricks? why does he suffer this rude knave now to knock him about the sconce with a dirty shovel, and will not tell him of his action of battery? Hum! This fellow might be in 's time a great buyer of land, with his statutes, his recognizances, his fines, his double vouchers, his recoveries; is this the fine of his fines, and the recovery of his recoveries, to have his fine pate full of fine dirt? will his vouchers vouch him no more of his purchases, and double ones too, than the length and breadth of a pair of indentures? The very conveyance of his lands will hardly lie in this box, and must the inheritor himself have no more, ha?

HORATIO Not a jot more, my lord.

哈 也许是一位会说“大人早安！大人尊体如何？”的廷臣吧？这也许就是那极口恭维某某大人的马，意欲据为己有的某某大人，亦未可知吧？

何 是的，殿下。

哈 对了，简直是的；现在属于蛆虫夫人了；下巴没有了，脑袋让掘坟人的铲子敲碰着；这真是好玄妙的变迁，假如我们有本领看得出。这些骨头生长起来，除了让人用棍子打着玩，难道没有别的用处吗？这事令我想得好头疼。

乡甲〔唱。〕“一锄，一铲，又一铲，

还有一袋裹尸衣；

啊，挖下一个黄土坑，

为这客人很适宜。”

〔又抛上一颗髑髅。〕

哈 又有一个；这也许是个律师的髑髅吧？现在他的诡辩呢，他的曲解呢，他的案件呢，他的租地法呢，他的巧计呢，都哪里去了？为什么他现在忍受这个粗汉用一把肮脏铲子敲他的头，而不告诉他耍控以殴人罪呢？哼！这家伙当年也许是个地皮大买主，订合同，立地契，收罚款，取双保，索赔偿；如今大好头颅涂满了泥土，莫非就是他一生辛苦的结局，经营财产的收获？他的保证人，以至于双重保证人，不能比那两张契纸更能担保他置下的产业吗？他的地产的契纸在这个墓穴里不见得能放得下；可是地主本人除此之外一定不能再有别的了，哈？

何 一点别的什么也不能有，殿下。

HAMLET Is not parchment made of sheep-skins?

HORATIO Ay, my lord, and of calf-skins too.

HAMLET They are sheep and calves which seek out assurance in that. I will speak to this fellow. Whose grave's this, sir?

FIRST CLOWN Mine, sir,

O! a pit of clay for to be made
For such a guest is meet.

HAMLET I think it be thine, indeed; for thou liest in 't.

FIRST CLOWN You lie out on 't, sir, and therefore it is not yours; for my part, I do not lie in 't, and yet it is mine.

HAMLET Thou dost lie in 't, to be in 't and say it is thine: 'tis for the dead, not for the quick; therefore thou liest.

FIRST CLOWN 'Tis a quick lie, sir; 'twill away again, from me to you.

HAMLET What man dost thou dig it for?

FIRST CLOWN For no man, sir.

HAMLET What woman, then?

FIRST CLOWN For none, neither.

HAMLET Who is to be buried in 't?

FIRST CLOWN One that was a woman, sir; but, rest her soul, she 's dead.

HAMLET How absolute the knave is! we must speak by the card, or equivocation will undo us. By the Lord, Horatio, these three years I have taken note of it; the age is grown so picked that the toe of the peasant comes so near the heel of the courtier, he galls his kibe. How long hast thou been a grave-maker?

哈 契纸不是羊皮做的吗？

何 是呀，殿下，也有用牛皮做的。

哈 以为契纸是可靠的人，才是牛羊一般蠢哩。我和这家伙谈谈。——这是谁的坟墓，伙计？

乡甲 我的，先生。——

〔唱。〕“啊，挖下一个黄土坑，
为这客人很适宜。”

哈 我也以为是你的，因为你在里面卧④。

乡甲 你在外面卧，先生，所以这坟不是你的；至于我呢，我虽不卧在里面，这坟还是我的。

哈 真说谎，你在坟里就说坟是你的；这是为死人的，不是为活人的；所以你必是说谎。

乡甲 这真是个活活的谎，先生；还会跑呢，留神跑到你嘴上
去。

哈 你倒是为哪个人挖的？

乡甲 不为哪个人。

哈 那么哪个女人？

乡甲 也不为哪个女人。

哈 倒是要把谁埋进去呢？

乡甲 要埋的乃是从前的一个女人，先生；但是，愿她的灵魂安息，她已经死了。

哈 这家伙好难缠！我们说话可真要准确，否则人家就咬文嚼字的来制胜我们。真是的，何瑞修，这三年来我很注意到一点，这年头世人都学得好尖利，平民的脚尖挨近了廷臣的脚跟，能擦伤他的冻疮哩⑤。——你做挖坟的有多久了？

FIRST CLOWN Of all the days i' the year, I came to 't that day that our last King Hamlet overcame Fortinbras.

HAMLET How long is that since?

FIRST CLOWN Cannot you tell that? every fool can tell that; it was the very day that young Hamlet was born; he that is mad, and sent into England.

HAMLET Ay, marry; why was he sent into England?

FIRST CLOWN Why, because he was mad: he shall recover his wits there; or, if he do not, 'tis no great matter there.

HAMLET Why?

FIRST CLOWN 'Twill not be seen in him there; there the men are as mad as he.

HAMLET How came he mad?

FIRST CLOWN Very strangely, they say.

HAMLET How strangely?

FIRST CLOWN Faith, e'en with losing his wits.

HAMLET Upon what ground?

FIRST CLOWN Why, here in Denmark; I have been sexton here, man and boy, thirty years.

HAMLET How long will a man lie i' the earth ere he rot?

FIRST CLOWN Faith, if he be not rotten before he die,—as we have many pocky corsers now-a-days, that will scarce hold the laying in,—he will last you some eight year or nine year; a tanner will last you nine year.

HAMLET Why he more than another?

FIRST CLOWN Why, sir, his hide is so tanned with his trade that he will keep out water a great while,

乡甲 一年三百多天，我是从先王哈姆雷特战胜浮廷布拉斯那一天起，便干这个事。

哈 那离现在有多久了？

乡甲 你算不出么？每一个傻子都能算得出；那正是小哈姆雷特生的那一天；他现在疯了，送到英格兰去了。

哈 唉，对了；为什么把他送到英格兰去了？

乡甲 因为他疯了；在那里他会把疯病养好的；如其养不好，在那里也无关紧要。

哈 为什么？

乡甲 因为在那里他们看不出他疯；那里的人都和他一样的疯。

哈 他是怎么疯的？

乡甲 很怪的，据说。

哈 怎样“怪”？

乡甲 真是的，神经都错乱了。

哈 疯的根源在什么地方？

乡甲 当然就是在丹麦；我从小长大在这里看坟足足有三十年了⑥。

哈 一个人睡在土里要过多久才腐烂？

乡甲 说实话吧，假如他不是未死之前便已腐烂；——因为近来害杨梅疮的尸首很多，等不得埋葬就烂了，——大概可以经得八九年；一个皮匠总可以经得九年。

哈 为什么他比别人要经得久些？

乡甲 唉，先生，他做的那行手艺，使得他自己的皮肤都磨练成软革了，可以许久进不得水；

and your water is a sore decayer of your whoreson dead body. Here 's a skull now; this skull hath lain you i' the earth three-and-twenty years.

HAMLET Whose was it?

FIRST CLOWN A whoreson mad fellow's it was: whose do you think it was?

HAMLET Nay, I know not.

FIRST CLOWN A pestilence on him for a mad rogue! a' poured a flagon of Rhenish on my head once. This same skull, sir, was Yorick's skull, the king's jester.

HAMLET This!

FIRST CLOWN E'en that.

HAMLET Let me see.—[Takes the skull.]—Alas! poor Yorick. I knew him, Horatio; a fellow of infinite jest, of most excellent fancy; he hath borne me on his back a thousand times; and now, how abhorred in my imagination it is! my gorge rises at it. Here hung those lips that I have kissed I know not how oft. Where be your gibes now? your gambols? your songs? your flashes of merriment, that were wont to set the table on a roar? Not one now, to mock your own grinning? quite cbapfallen? Now get you to my lady's chamber, and tell her, let her paint an inch thick, to this favour she must come; make her laugh at that. Prithee, Horatio, tell me one thing.

HORATIO What 's that, my lord?

HAMLET Dost thou think Alexander looked o' this fashion i' the earth?

HORATIO E'en so.

HAMLET And smelt so? pah! [Puts down the skull.]

HORATIO E'en so, my lord.

水是专门腐蚀你那杂种死尸的。这里就是一个骷髅；这骷髅在土里也有二三十年哩。

哈 是谁的？

乡甲 这是一个杂种疯子的；你以为是谁的？

哈 我不知道。

乡甲 这疯子活该倒霉！他有一次把一坛酒倒在我头上。这骷髅，先生，便是王宫的弄臣约利克的骷髅。

哈 这个？

乡甲 就是这个。

哈 我来看看。〔**拿过骷髅。**〕——哎呀，可怜的约利克！——我认识他，何瑞修；这人滑稽百出，才气纵横；他把我驮在背上至少有一千回；现在想起来多么可怕。呀！我要作呕了，当初我吻过不知多少遍的嘴唇就是挂在这个地方。——你的讥嘲现在那里去了？你的跳跃呢？你的歌唱呢？你那能使满座欢笑的诙谐天才呢？现在一句话都没有了，来嘲笑自己的狂相？垂头丧气了吗？你如今到女人的闺阁里去，告诉她，随她脸上涂一寸厚的脂粉，到头来她也要变成这个样子；让她笑笑吧。——我请你，何瑞修，告诉我一件事。

何 什么事。殿下？

哈 你想亚力山大⑦在土里也是这个样子吗？

何 是这样。

哈 也是这样的气味吗？呸！〔**掷下骷髅。**〕

何 是这样，殿下。

HAMLET To what base uses we may return, Horatio! Why may not imagination trace the noble dust of Alexander, till he find it stopping a bung-hole?

HORATIO 'Twere to consider too curiously, to consider so.

HAMLET No, faith, not a jot; but to follow him thither with modesty enough, and likelihood to lead it; as thus: Alexander died, Alexander was buried, Alexander returneth into dust; the dust is earth; of earth we make loam, and why of that loam, whereto he was converted, might they not stop a beer-barrel?

Imperious Caesar, dead and turn'd to clay,
Might stop a hole to keep the wind away:
O! that that earth, which kept the world in awe,
Should patch a wall to expel the winter's flaw.
But soft! but soft! aside: here comes the king.

Enter Priests, &c., in procession: the Corpse of OPHELIA, LAERTES and Mourners following; KING, QUEEN, their Trains, &c.

The queen, the courtiers: who is that they follow?
And with such maimed rites? This doth betoken
The corse they follow did with desperate hand
Fordo its own life; 'twas of some estate.
Couch we awhile, and mark. [**Retiring with HORATIO.**]

LAERTES What ceremony else?

HAMLET That is Laertes,
A very noble youth: mark.

LAERTES What ceremony else?

FIRST PRIEST Her obsequies have been as far enlarg'd
As we have warrantise: her death was doubtful,
And, but that great command o'ersways the order,
She should in ground unsanctified have lodg'd

哈 我们的躯体会要变到什么样下贱的东西哟，何瑞修！我们若跟随着亚力山大的尊贵的尘埃想像下去，也许会看见他是在塞桶眼呢？

何 这样想下去，那也未免想得太过分了。

哈 不，一点也不；这不过是很平淡无奇的推想下去，以常情为向导罢了；是这样想的：亚力山大死了，亚力山大埋了，亚力山大变还为尘埃；尘埃即是土，我们用土和成泥；他既然变成泥，怎见得不可以用去塞啤酒桶呢？

西撒死了化为泥，

为了防风拿去补破壁；

哦，这样震惊全世的一块土，

竟为了防风拿来把墙补！

但是且住！别高声，快躲开！国王来了。

僧徒等人排队上；赖尔蒂斯和送殡的人们随着奥菲里阿的尸体；王，后，及侍从等，及其他。

王后，还有朝廷大臣们；他们送的是谁？并且又用这样简略的仪式，这可以表示他们送殡的死者必是一个情急自杀的；并且还颇有身份的人。我们躺下来，看一会儿。

〔和何瑞修同卧。〕

赖 还有什么别的仪式？

哈 这是赖尔蒂斯，是一位英俊少年；你看。

赖 还有什么别的仪式？

僧甲 我们已经就所能邀准的范围之内，尽量的铺张她的葬仪了；她死得很可疑；若非朝廷大命变革教会的章制，她只合睡在没超度过的土里，

Till the last trumpet; for charitable prayers,
Shards, flints, and pebbles should be thrown on her;
Yet here she is allow'd her virgin crants,
Her maiden strewments, and the bringing home
Of bell and burial.

LAERTES Must there no more be done?

FIRST PRIEST No more be done:
We should profane the service of the dead,
To sing a requiem, and such rest to her
As to peace-parted souls.

LAERTES Lay her i' the earth;
And from her fair and unpolluted flesh
May violets spring! I tell thee, churlish priest,
A ministering angel shall my sister be,
When thou liest howling.

HAMLET What! the fair Ophelia?

QUEEN Sweets to the sweet: farewell! [*Scattering flowers.*]
I hop'd thou shouldst have been my Hamlet's wife;
I thought thy bride-bed to have deck'd, sweet maid,
And not have strew'd thy grave.

LAERTES O! treble woe
Fall ten times treble on that cursed head
Whose wicked deed thy most ingenious sense
Depriv'd thee of. Hold off the earth awhile,
Till I have caught her once more in mine arms.

[Leaps into the grave.]

Now pile your dust upon the quick and dead,
Till of this flat a mountain you have made,
To o'er-top old Pelion or the skyish head
Of blue Olympus.

一直睡到最后审判日的喇叭响；没有慈悲的祷告，只合以残瓦碎石和石子抛在她的身上；然而现在准许她戴上处女的花冠，撒着贞女的花朵，入土时还有丧钟葬仪。

赖 一定无以复加了么？

僧甲 无以复加了；我们若像对善终的人一般，对她也唱一阕安魂乐等等，那我们便是渎亵葬礼了。

赖 放她下土吧；——从她的美丽纯洁的肉体上会生长出紫罗兰！——我告诉你，吝啬的僧人，将来你在地狱里呼号求救的时候，我的妹妹必定早成天使了。

哈 怎么，是美貌的奥菲里阿么？

后〔撒花。〕香花投给美人；永别了！我满心指望你能做我的哈姆雷特的妻子。我想像着装饰你的新娘床，可爱的姑娘，哪里想到在你的坟上来撒花。

赖 啊，千重万重的灾害都该降到那可恶的人的头上去，他的险毒的行为竟害得你神志颠倒——先别埋土，让我用胳膊再来抱她一下。〔跳入坟中。〕现在你们把死人活人一齐埋了吧，直把平地堆成一座山，比古代的拍龙山或奥林帕斯山的耸天绝顶还要高⑧。

HAMLET [Advancing.] What is he whose grief
Bears such an emphasis? whose phrase of sorrow
Conjures the wandering stars, and makes them stand
Like wonder-wounded hearers? this is I,
Hamlet the Dane. [Leaps into the grave.]

LAERTES The devil take thy soul!

[Grapples with him.]

HAMLET Thou pray'st not well.
I prithee, take thy fingers from my throat;
For though I am not splenetic and rash
Yet have I in me something dangerous,
Which let thy wisdom fear. Away thy hand!

KING Pluck them asunder.

QUEEN Hamlet! Hamlet!

ALL Gentlemen,—

HORATIO Good my lord, be quiet.

[The Attendants part them, and they come out of the grave.]

HAMLET Why, I will fight with him upon this theme
Until my eyelids will no longer wag.

QUEEN O my son! what theme?

HAMLET I lov'd Ophelia: forty thousand brothers
Could not, with all their quantity of love,
Make up my sum. What wilt thou do for her?

KING O! he is mad, Laertes.

QUEEN For love of God, forbear him.

HAMLET 'Swounds, show me what thou 'lt do:
Woo 't weep? woo 't fight? woo 't fast? woo 't tear thyself?
Woo 't drink up eisel? eat a crocodile?

哈 〔前进。〕这是什么人，悲哀得如此沉恸？凄惨的言辞使得
行星都止住脚步听得发呆？我乃是丹麦王子哈姆雷特！

〔跳入坟中。〕

赖 魔鬼捉你的魂。〔相扭斗。〕

哈 你这话说得不好。请你别抓我的咽喉；因为我的脾气虽不
急躁，却也不是好惹的，你不能不有几分惧怕。松开手！

王 扯开他们两个。

后 哈姆雷特，哈姆雷特！

众人 先生们，——

何 好殿下，请镇静。

〔侍从分开二人，二人自坟中出。〕

哈 怎么，为了这桩事我必要和他打，一直打到睁不开眼为止。

后 啊，我的儿子，为了什么事？

哈 我爱奥菲里阿；四万个弟兄的爱加起来也抵不上我对她的
爱。——你想为她怎样做？

王 啊，他疯了，赖尔蒂斯。

后 看上帝面上，容忍他些。

哈 该死的，让我瞧瞧你究竟要怎样？你哭么？你要打架么？你
要绝食么？你要扯碎衣裳么？你要大口的喝醋么⑨？吃一
条鳄鱼么？

我是正要这样干的。你到这里来号啕的吧？你跳到她的坟里是为羞辱我吧？和她一起活埋，我正要这样干。你若是说起什么高山大岭让他们把百万亩的泥土堆在我们的身上来，一直使得这块地的尖顶在太阳圈里烤焦，使得欧萨山仅仅像是一颗瘤子般大小，那我也不怕！呸，你要是说大话，我和你一样的会夸口。

后 这完全是发疯，这阵疯还要发作一会儿；不久就会安静下来，像才孵出了一对黄毛雏儿的雌鸽一般的驯顺了。

哈 听我说，先生；你对我这样是什么道理？我一向是爱你的。——但这也不必提了；

 不管赫鸠里斯

 自己怎样干，

 猫总要叫，狗总有得意的一天⑩。〔下。〕

王 好何瑞修，我请你好好招护他。——

 〔何瑞修下。〕

〔向赖尔蒂斯。〕记住我们昨晚所谈的话，再耐心些；那事我立刻就来一试。——好葛楚德，要留神你的儿子。——这坟上一定要一块不朽的碑铭⑪；

 宁静的日子不久就要来到；

 在那以前，我们要少安勿躁。〔众下。〕

第二景：堡中大厅。

哈姆雷特与何瑞修上。

哈 这事谈到这里为止；我现在和你谈那一件事吧；详细情形你都记得？

HORATIO Remember it, my lord?

HAMLET Sir, in my heart there was a kind of fighting
That would not let me sleep; methought I lay
Worse than the mutines in the bilboes. Rashly,
And prais'd be rashness for it, let us know,
Our indiscretion sometimes serves us well
When our deep plots do pall; and that should teach us
There's a divinity that shapes our ends,
Rough-hew them how we will.

HORATIO That is most certain.

HAMLET Up from my cabin,
My sea-gown scarf'd about me, in the dark
Grop'd I to find out them, had my desire,
Finger'd their packet, and in fine withdrew
To mine own room again; making so bold—
My fears forgetting manners—to unseal
Their grand commission; where I found, Horatio,
O royal knavery! an exact command,
Larded with many several sorts of reasons
Importing Denmark's health, and England's too,
With, ho! such bugs and goblins in my life,
That, on the supervise, no leisure bated,
No, not to stay the grinding of the axe,
My head should be struck off.

HORATIO Is 't possible?

HAMLET Here's the commission: read it at more leisure.
But wilt thou hear me how I did proceed?

HORATIO I beseech you.

HAMLET Being thus benetted round with villanies,—
Ere I could make a prologue to my brains
They had begun the play,—I sat me down,
Devis'd a new commission, wrote it fair;

何 都记得，殿下！

哈 先生，我心里一阵难过，直是睡不着；我觉得比带了镣铐的叛徒还难受。猛然间，——幸亏了是猛然啊，我们要明白，在深坑的策略不能奏效的时候，有时任意而行倒能收功；可见我们无论怎样大刀阔斧的干去，成败还是在天。

何 这话一点不错。

哈 我猛然间出了我的舱房，我披着航海的大衣，在暗中摸索着去寻找那东西；居然如了愿，摸到了他们的那一包信，立刻回到我自己房里来；当时吓得忘了礼节，大胆把国书拆开了；我拆开一看，何瑞修，——好险毒的国王，——原来是一道严令，里面文饰着许许多多的理由，说是于丹麦王和英格兰王的安全都极有关系，哈！说我这个人最会兴妖作怪，故此文到之日，不可延迟一刻，磨斧子都来不及的，赶快就砍下我的头。

何 会有这样事？

哈 信就在这里；有暇时你不妨一看。你要我告诉你我如何进行的吗？

何 请说。

哈 我既然感觉到危机四伏，——我还没有向我的脑筋商量一段序幕，脑筋早把全戏安排好了，——我就坐下来；另外造了一封国书，端端正正的写了；

I once did hold it, as our statistes do,
A baseness to write fair, and labour'd much
How to forget that learning; but, sir, now
It did me yeoman's service. Wilt thou know
The effect of what I wrote?

HORATIO Ay, good my lord.

HAMLET An earnest conjuration from the king,
As England was his faithful tributary,
As love between them like the palm should flourish,
As peace should still her wheaten garland wear,
And stand a comma 'tween their amities,
And many such-like 'As'es of great charge,
That, on the view and knowing of these contents,
Without debatement further, more or less,
He should the bearers put to sudden death,
Not shriving-time allow'd.

HORATIO How was this seal'd?

HAMLET Why, even in that was heaven ordinant.
I had my father's signet in my purse,
Which was the model of that Danish seal;
Folded the writ up in form of the other,
Subscrib'd it, gave 't th' impression, plac'd it safely,
The changeling never known. Now, the next day
Was our sea-fight, and what to this was sequent
Thou know'st already.

HORATIO So Guildenstern and Rosencrantz go to 't.

HAMLET Why, man, they did make love to this employment;
They are not near my conscience; their defeat
Does by their own insinuation grow.
'Tis dangerous when the baser nature comes
Between the pass and fell-incensed points
Of mighty opposites.

我当初也和我们的政治家一般以为写端楷是很卑贱的事，费了好大的事想忘记那桩本事；但是，这回却立了大功。你要知道我写的是什么呢？

何 是的，殿下。

哈 我写的是，国王的一篇严重的请求书，就说英格兰既然诚心内附，二王的交谊既然如棕榈之茂，和平之神既然永久的戴着麦冠使两国邦交永睦，此外还说了许多诸如此类的严重的条款，请他看完来信之后立刻将下书之人处死，不可须臾延搁，连忏悔的时间都不要准。

何 怎样用印的呢？

哈 这也是天意如此。我的袋里正好带着我父亲的印信，和国王的玉玺正好一模一样；于是我把这信照原样叠起，签了字，用了印，照旧安放在原处。这封假信永无人知。第二天便是我们海战的那一天；结果如何，你是已经知道的了。

何 那么吉尔丹斯坦和罗珊克兰兹是送死去了。

哈 怎么，这原是他们热心要干的差事；我并不对他们抱愧；他们多管闲事所以自讨苦吃。在两方拼命苦斗刀来剑去的时候，一个不知高低的人闯了进去，是难免危险的。

HORATIO Why, what a king is this!

HAMLET Does it not, thinks 't thee, stand me now upon—
He that hath kill'd my king and whor'd my mother,
Popp'd in between the election and my hopes,
Thrown out his angle for my proper life,
And with such cozenage—is 't not perfect conscience
To quit him with this arm? and is 't not to be damn'd
To let this canker of our nature come
In further evil?

HORATIO It must be shortly known to him from England
What is the issue of the business there.

HAMLET It will be short: the interim is mine;
And a man's life's no more than to say 'One.'
But I am very sorry, good Horatio,
That to Laertes I forgot myself;
For, by the image of my cause, I see
The portraiture of his: I'll count his favours:
But, sure, the bravery of his grief did put me
Into a towering passion.

HORATIO Peace! who comes here?

Enter OSRIC.

OSRIC Your lordship is right welcome back to Denmark.

HAMLET I humbly thank you, sir. [*Aside to HORATIO.*] Dost know
this water-fly?

HORATIO [*Aside to HAMLET.*] No, my good lord.

HAMLET [*Aside to HORATIO.*] Thy state is the more gracious;
for 'tis a vice to know him. He hath much land, and fertile:
let a beast be lord of beasts, and his crib shall stand at the
king's mess: 'tis a chough; but, as I say, spacious in the
possession of dirt.

何 唉，这算是什么国王啊！

哈 你想想，我现在是否应该——像他这个人，杀了我的父亲，奸了我的母亲，隔断了我上承大位的希望，用这样的毒计想钓我的性命——我现在下手结果了他，那岂不是完全合于良心的么？留着这样的人类蠹贼再生祸害，那岂不是造孽？

何 英格兰方面的事情的结果，国王不久一定就会知道的。

哈 一定不会久的；目前这段时间还是我的；人生苦短，原是一瞬就过。我很懊悔，何瑞修，刚才不该对赖尔蒂斯发作，因为就我自己苦恼的根由，我可以推想到他的情形；我要向他道歉；实在是，他哀恸得太过分，使得我怒不可遏。

何 别做声！谁来了？

奥斯利克上。

奥 欢迎殿下回丹麦了。

哈 多谢盛意，先生。——〔向何瑞修旁白。〕你认识这只水蜘蛛么？

何 〔向哈姆雷特旁白。〕不认识，殿下。

哈 〔向何瑞修旁白。〕你比我幸运多了；因为一认识他便是罪过。他颇有一些肥田，一条牲畜只消富得能做牲畜之王，他的刍秣就可以摆在国王的餐台上共餐^⑫；这家伙是个傻瓜，但是，我才说的，他广有田产。

OSRIC Sweet lord, if your lordship were at leisure, I should impart a thing to you from his majesty.

HAMLET I will receive it, sir, with all diligence of spirit. Your bonnet to his right use; 'tis for the head.

OSRIC I thank your lordship, 'tis very hot.

HAMLET No, believe me, 'tis very cold; the wind is northerly.

OSRIC It is indifferent cold, my lord, indeed.

HAMLET But yet methinks it is very sultry and hot for my complexion.

OSRIC Exceedingly, my lord; it is very sultry, as 'twere, I cannot tell how. But, my lord, his majesty bade me signify to you that he has laid a great wager on your head. Sir, this is the matter,—

HAMLET I beseech you, remember—

[HAMLET moves him to put on his hat.]

OSRIC Nay, good my lord; for mine ease, in good faith. Sir, here is newly come to court Laertes; believe me, an absolute gentleman, full of most excellent differences, of very soft society and great showing; indeed, to speak feelingly of him, he is the card or calendar of gentry, for you shall find in him the continent of what part a gentleman would see.

HAMLET Sir, his definition suffers no perdition in you; though, I know, to divide him inventorially would dizzy the arithmetic of memory, and yet but yaw neither, in respect of his quick sail. But, in the verity of extolment, I take him to be a soul of great article; and his infusion of such dearth and rareness, as, to make true diction of him, his semblable is his mirror; and who else would trace him, his umbrage, nothing more.

OSRIC Your lordship speaks most infallibly of him.

- 奥 殿下，如尊驾现在有便，有一件事因王命我通知殿下。
- 哈 我很愿闻命，先生，当洗耳恭听。你的帽子不妨正用，那原是为戴在头上的。
- 奥 敬谢殿下，这里很暖。
- 哈 不，你相信我，是很冷；刮着北风呢。
- 奥 真是的，是冷得可以，殿下。
- 哈 但是我又觉得对于我的体质是很热。
- 奥 十分热，殿下；是很热，——热得好像是，——我说不出像什么了。殿下，国王命我来告诉殿下，国王在你身上下了一注大赌。事情是这样的——
- 哈 我请你不要忘记——〔作势令其戴帽。〕
- 奥 不，这样舒服些。先生，赖尔蒂斯新近到宫里来了；这人是个十余的君子，多才多艺，待人有礼，气度轩昂；若公平的说，他真是绅士气派的南针，因为在这人身上你可以看出一个绅士所应具备的条件的总和。
- 哈 你把这人形容得真是周到极了；虽然我很知道，若要把他的好处一件件的清算，会要把我们的脑子算得发昏，弄得摇摇幌幌，决赶不上他的快帆。但是呢，我并非虚意恭维，我承认他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物，并且秉赋卓绝，说句真形容的话，他是除了在镜子里决找不出对儿来，想模仿他的人顶多不过是他的影子罢了。
- 奥 殿下批评得非常恰当。

HAMLET The concernancy, sir? why do we wrap the gentleman
in our more rawer breath?

OSRIC Sir?

HORATIO Is 't not possible to understand in another tongue? You
will do 't, sir, really.

HAMLET What imports the nomination of this gentleman?

OSRIC Of Laertes?

HORATIO His purse is empty already; all 's golden words are spent.

HAMLET Of him, sir.

OSRIC I know you are not ignorant—

HAMLET I would you did, sir; in faith, if you did, it would not
much approve me. Well, sir.

OSRIC You are not ignorant of what excellence
Laertes is—

HAMLET I dare not confess that, lest I should compare with him
in excellence; but, to know a man well, were to know
himself.

OSRIC I mean, sir, for his weapon; but in the imputation laid on
him by them, in his meed he 's unfellowed.

HAMLET What 's his weapon?

OSRIC Rapier and dagger.

HAMLET That's two of his weapons; but, well.

OSRIC The king, sir, hath wagered with him six Barbary horses;
against the which he has imponed, as I take it, six French
rapiers and poniards, with their assigns, as girdle, hangers,
and so: three of the carriages, in faith, are very dear to fancy,
very responsive to the hilts, most delicate carriages, and of
very liberal conceit.

- 哈 倒是什么用意呀，先生？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一套极卑陋的话来糟塌这位绅士？
- 奥 什么？
- 何 换个说法不就可以懂了吗？先生，你有话直说了吧。
- 哈 你提起这人来，倒是是什么意思？
- 奥 赖尔蒂斯呀？
- 何 〔向哈姆雷特旁白。〕他的钱袋已经空了；所有的金子般的漂亮话都用尽了。
- 哈 说的就是他，先生。
- 奥 我晓得你不是不明白——
- 哈 我很希望你晓得，先生；但是，纵然你晓得，于我也无益处。怎样呢，先生？
- 奥 你不是不明白赖尔蒂斯有什么样的长处——
- 哈 这一点我倒不敢说知道，否则我便要和他较量较量；不过要能知人，便要自知。
- 奥 我的意思是说，先生，他长于武艺；据一般人讲，他对于此道天下无敌。
- 哈 他使的是什么武器？
- 奥 长剑和短刀。
- 哈 这是他的两种武器；那么，怎样呢。
- 奥 国王和他赌下了六匹巴巴里马；他也赌下了六把法国剑和短刀，都带着腰带挂带等等，内中有三条悬链真做得巧妙，和剑柄非常相称，真是又精致又富丽。

HAMLET What call you the carriages?

HORATIO I knew you must be edified by the margent, ere you had done.

OSRIC The carriages, sir, are the hangers.

HAMLET The phrase would be more german to the matter, if we could carry cannon by our sides; I would it might be hangers till then. But, on; six Barbary horses against six French swords, their assigns, and three liberal-conceited carriages; that's the French bet against the Danish. Why is this 'imponed,' as you call it?

OSRIC The king, sir, hath laid, that in a dozen passes between yourself and him, he shall not exceed you three hits; he hath laid on twelve for nine, and it would come to immediate trial, if your lordship would vouchsafe the answer.

HAMLET How if I answer no?

OSRIC I mean, my lord, the opposition of your person in trial.

HAMLET Sir, I will walk here in the hall; if it please his majesty, 'tis the breathing time of day with me; let the foils be brought, the gentleman willing, and the king hold his purpose, I will win for him an I can; if not, I will gain nothing but my shame and the odd hits.

OSRIC Shall I re-deliver you so?

HAMLET To this effect, sir; after what flourish your nature will.

OSRIC I commend my duty to your lordship.

HAMLET Yours, yours [Exit OSRIC.] He does well to commend it himself; there are no tongues else for 's turn.

HORATIO This lapwing runs away with the shell on his head.

HAMLET He did comply with his dug before he sucked it. Thus has he—

哈 你所谓悬链者是什么？

何〔向哈姆雷特旁白。〕我就知道你必要参考注解才得明白。

奥 殿下，悬链即是挂带。

哈 假如我们是腰跨两尊大炮，你用的这名词或者切合事实一些；现在我看还是叫做挂带吧。但是，讲下去：六匹巴巴里马，对方是六把法国刀，连同附件和三条精致的挂带；这就是法国赌品和丹麦赌品了。为什么要有这一番你所谓的“打赌”呢？

奥 殿下，国王打赌说你若和赖尔蒂斯斗上十二回合，他不能领先三局以上；他赌下十二回合之中可以九胜⑬；假如殿下同意这话，现在立刻就请比赛。

哈 假如我说不同意，又当如何？

奥 我意思是说，假如殿下同意比赛。

哈 先生，我就在这大厅里散步；假如国王陛下高兴的话，现在倒正是我闲来玩耍的时候；把比赛的剑拿来；假如那位先生愿意，国王依旧主张，我便尽力赢他；若不能赢，我只是自己惭愧，受他几击罢了。

奥 我就这样去回复？

哈 由你如何的花言巧语，就把这意思回复便了。

奥 谨向殿下致敬。

哈 请了，请了。——〔奥斯利克下。〕他也只好自己来表示敬意，别人怕没有肯替他表示的哩。

何 这只鳧鸟还顶着蛋壳就跑出去了。

哈 他吮乳的时候就会先向奶头行礼了。他这个人，

and many more of the same bevy, that I know the drossy age dotes on—only got the tune of the time and outward habit of encounter, a kind of yesty collection which carries them through and through the most fond and winnowed opinions; and do but blow them to their trial, the bubbles are out.

Enter a Lord.

LORD My lord, his majesty commended him to you by young Osric, who brings back to him, that you attend him in the hall; he sends to know if your pleasure hold to play with Laertes, or that you will take longer time.

HAMLET I am constant to my purposes; they follow the king's pleasure: if his fitness speaks, mine is ready; now, or whensoever, provided I be so able as now.

LORD The king, and queen, and all are coming down.

HAMLET In happy time.

LORD The queen desires you to use some gentle entertainment to Laertes before you fall to play.

HAMLET She well instructs me. [Exit Lord.]

HORATIO You will lose this wager, my lord.

HAMLET I do not think so; since he went into France, I have been in continual practice; I shall win at the odds. But thou wouldst not think how ill all 's bere about my heart; but it is no matter.

HORATIO Nay, good my lord,—

HAMLET It is but foolery; but it is such a kind of gain-giving as would perhaps trouble a woman.

HORATIO If your mind dislike any thing, obey it;
I will forestal their repair hither, and say you are not fit.

以及末世浇风所推重的这一类的许许多多的人，只学会了一套油腔滑调，縟礼虚文；不过是一层浮沫，却能使他们雅俗共赏的与世浮沉；可是一按实际，水泡禁不得一吹便破。

一 贵族某上。

某 殿下，方才国王陛下派遣年轻的奥斯利克前来见你，据他回去报告，说你现在在大厅相候；如今派我来问殿下是否仍愿和赖尔蒂斯比赛，还是展期举行。

哈 我的意思是不变的；只看国王是否高兴；他若是方便，我是早已预备好了；现在或任何时候都成，只要我是和现在一样的健康。

某 王，后，和众人都就到这里来了。

哈 正是时候。

某 王后愿你在和赖尔蒂斯相斗之前，对他应酬一番。

哈 她教训得很对。〔某贵族下。〕

何 殿下，这一赌怕你要输。

哈 我不见得；自从他到法国去，我是时时不断的练习，我靠这点便宜，便可赢他。但是你不晓得我心里怎么这样难过；但是这不要紧。

何 怎么了，殿下……

哈 这毫无关系；不过是足以惊扰妇女的一种疑惧罢了。

何 你若是心里不愿做那一桩事，别勉强。我可以先去通知他们别来，就说你不舒服。

HAMLET Not a whit, we defy augury; there 's a special providence in the fall of a sparrow. If it be now, 'tis not to come; if it be not to come, it will be now; if it be not now, yet it will come: the readiness is all. Since no man has aught of what he leaves, what is 't to leave betimes? Let be.

Enter KING, QUEEN, LAERTES, Lords, OSRIC, and Attendants with foils, &c.

KING Come, Hamlet, come, and take this hand from me.

[The KING puts the hand of LAERTES into that of HAMLET.]

HAMLET Give me your pardon, sir; I've done you wrong;
But pardon 't, as you are a gentleman.
This presence knows,
And you must needs have heard, how I am punish'd
With sore distraction. What I have done,
That might your nature, honour and exception
Roughly awake, I here proclaim was madness.
Was 't Hamlet wrong'd Laertes? Never Hamlet:
If Hamlet from himself be ta'en away,
And when he 's not himself does wrong Laertes,
Then Hamlet does it not; Hamlet denies it.
Who does it then? His madness. If 't be so,
Hamlet is of the faction that is wrong'd;
His madness is poor Hamlet's enemy.
Sir, in this audience,
Let my disclaiming from a purpos'd evil
Free me so far in your most generous thoughts,
That I have shot mine arrow o'er the house,
And hurt my brother.

LAERTES I am satisfied in nature,
Whose motive, in this case, should stir me most
To my revenge; but in my terms of honour
I stand aloof, and will no reconciliation,
Till by some elder masters, of known honour,

哈 我一点也不；我不信朕兆；一只雀死，也是天命。命中注定在现在，便不能在将来；如不在将来，必在现在；如不在现在，将来总要来；最好听天由命。既然没人死后能再知生前的事，及时而死又算得什么呢？由他去吧。

王，后，赖尔蒂斯，贵族等，奥斯利克，及其他侍从携剑及手套上；一台上置酒一坛。

王 来，哈姆雷特，来握这手。

〔王以赖尔蒂斯手放在哈姆雷特手内。〕

哈 请你恕罪，先生；我对你不起；你是君子，请你原谅。这里众人人都知道，你也一定听说过，我被疯病缠得好苦。方才我的行为，如有卤莽开罪之处，皆是我的疯狂所致。是哈姆雷特得罪了赖尔蒂斯吗？永不会是哈姆雷特；若是哈姆雷特失了本性，在不由自主的时候得罪了赖尔蒂斯，那么就不能算是哈姆雷特干下的事；哈姆雷特决不承认。那么是谁干的呢？是他的疯病干的；如此说来，哈姆雷特也在被得罪之列；这疯病便是可怜的哈姆雷特的敌人。先生，我既然承认不是有心做恶，请你当众恕我这遭，只当做是我隔屋放箭误伤了我的兄弟。

赖 我心里是满意了，虽然这事本来气得我非报仇不可；不过我的名誉问题，我却做不得主，除非等到有几位年高望重的老辈给我讲出

I have a voice and precedent of peace,
To keep my name ungor'd. But till that time,
I do receive your offer'd love like love,
And will not wrong it.

HAMLET I embrace it freely;
And will this brother's wager frankly play.
Give us the foils. Come on.

LAERTES Come, one for me.

HAMLET I'll be your foil, Laertes; in mine ignorance
Your skill shall, like a star i' the darkest night,
Stick fiery off indeed.

LAERTES You mock me, sir.

HAMLET No, by this hand.

KING Give them the foils, young Osric. Cousin Hamlet,
You know the wager?

HAMLET Very well, my lord;
Your Grace hath laid the odds o' the weaker side.

KING I do not fear it; I have seen you both;
But since he is better'd, we have therefore odds.

LAERTES This is too heavy; let me see another.

HAMLET This likes me well. These foils have all a length?

OSRIC Ay, my good lord.

[They prepare to play.]

KING Set me the stoups of wine upon that table.
If Hamlet give the first or second hit,
Or quit in answer of the third exchange,
Let all the battlements their ordnance fire;
The king shall drink to Hamlet's better breath;
And in the cup an union shall he throw,

和解的理由和前例，使我名誉不受污损，我却不愿讲和。但是未到那时节之前，我且把你的好意当做好意来接受，不敢辜负。

哈 这话我完全听从，我就和这兄弟爽爽快快的赌赛吧。——给我们剑。——来呀。

赖 来，给我一把。

哈 我是你的陪衬，赖尔蒂斯；我的剑术浅陋，越显得你的技艺如黑夜中的明星，特别的灿烂。

赖 你取笑我，先生。

哈 我赌咒不是取笑。

王 把剑给他们，小奥斯利克。——哈姆雷特，你知道赌彩吗？

哈 很知道，陛下；可惜陛下在软弱的这边下了赌。

王 这我不怕；你们两个的手段我都知道；不过他大有进步，所以我们在比例上要讨些便宜。

赖 这把太重了；再递我一把看。

哈 这把我使着合适。——这剑都一般长么？

奥 是的，殿下。〔两人准备比赛。〕

王 在那桌上给我摆好酒杯。——若是哈姆雷特击中第一击或第二击，或在第三回合能还一击，传令堡垒上全放炮起来；我要饮酒祝贺哈姆雷特的健康；酒杯里他还要投一颗珍珠，

Richer than that which four successive kings
In Denmark's crown have worn. Give me the cups;
And let the kettle to the trumpet speak,
The trumpet to the cannoneer without,
The cannons to the heavens, the heavens to earth,
'Now the king drinks to Hamlet!' Come, begin;
And you, the judges, bear a wary eye.

HAMLET Come on, sir.

LAERTES Come, my lord. [They play.]

HAMLET One.

LAERTES No.

HAMLET Judgment.

OSRIC A hit, a very palpable hit.

LAERTES Well; again

KING Stay; give me drink. Hamlet, this pearl is thine;
Here's to thy health. Give him the cup.

[Trumpets sound; and cannon shot off within.]

HAMLET I'll play this bout first; set it by awhile.
Come.—[They play.] Another hit; what say you?

LAERTES A touch, a touch, I do confess.

KING Our son shall win.

QUEEN He's fat, and scant of breath.
Here, Hamlet, take my napkin, rub thy brows;
The queen carouses to thy fortune, Hamlet.

HAMLET Good madam!

KING Gertrude, do not drink.

QUEEN I will, my lord; I pray you, pardon me.

比丹麦王四代世袭的王冠上的宝珠还要珍贵。给我几只酒杯；让鼓告诉喇叭，喇叭告诉外边的炮，炮告诉天，天告诉地，“现在国王举杯祝贺哈姆雷特！”——来，开始吧；——你们，裁判员，仔细看啊。

哈 来呀，先生。

赖 来吧。殿下〔二人交手。〕

哈 一击。

赖 没有。

哈 裁判员的意见。

奥 一击，很明显的一击。

赖 好吧；再来。

王 且住；给我酒。——哈姆雷特，这珍珠是你的了；祝你康健。——〔内喇叭响，炮声大作。〕这一杯给他。

哈 我先比赛；这且放在一旁。——来。〔二人交手。〕又一击；你说怎样？

赖 擦着一下，擦着一下，我承认。

王 我们的儿子要赢了。

后 他太胖⑭，喘不过气。——来，哈姆雷特，拿我的手布，揩揩脸；我饮这杯酒，祝你幸运。

哈 好母亲——

王 葛楚德，别喝！

后 我要喝，陛下；请你恕我。

KING [Aside.] It is the poison'd cup! it is too late.

HAMLET I dare not drink yet, madam; by and by.

QUEEN Come, let me wipe thy face.

LAERTES My lord, I'll hit him now.

KING I do not think 't.

LAERTES [Aside.] And yet 'tis almost 'gainst my conscience.

HAMLET Come, for the third, Laertes. You but dally;
I pray you, pass with your best violence.
I am afeard you make a wanton of me.

LAERTES Say you so? come on. [They play.]

OSRIC Nothing, neither way.

LAERTES Have at you now.

[LAERTES wounds HAMLET; then, in scuffling, they change rapiers, and HAMLET wounds LAERTES.]

KING Part them! they are incens'd.

HAMLET Nay, come, again. [The QUEEN falls.]

OSRIC Look to the queen there, ho!

HORATIO They bleed on both sides. How is it, my lord?

OSRIC How is it, Laertes?

LAERTES Why, as a woodcock to mine own springe, Osrice;
I am justly kill'd with mine own treachery.

HAMLET How does the queen?

KING She swoonds to see them bleed.

QUEEN No, no, the drink, the drink,—O my dear Hamlet!
The drink, the drink; I am poison'd. [Dies.]

王 [旁白。] 那是毒酒！太晚了！

哈 现在我还不敢喝，母亲；等一等。

后 来，我给你揩揩脸。

赖 陛下，现在我要击中他了。

王 我不相信。

赖 [旁白。] 但这是几乎昧着我的良心哩。

哈 来，第三回合，赖尔蒂斯；你竟闹着玩；请你用尽力来刺；我怕你和我寻开心呢。

赖 你这样说么？来呀。〔二人交手。〕

奥 两边都没有。

赖 这回刺个着！

〔赖尔蒂斯伤哈姆雷特；随后乱斗中两剑对换^⑮，哈姆雷特又伤赖尔蒂斯。〕

王 拉开他们吧！他们急了。

哈 不，来，再打。〔后倒地。〕

奥 快招护王后，咳！

何 他们两方面都流血了。——这是怎么回事，殿下？

奥 怎么回事，赖尔蒂斯？

赖 咳，像是一只小鹬我走进了自己的陷笼，奥斯利克；我活该是作法自毙了。

哈 王后怎样了？

王 她看他们流血所以晕倒了。

后 不是，不是，那酒，那酒，——啊我亲爱的哈姆雷特，——那酒，那酒！——我中毒了！〔死。〕

HAMLET O villainy! Ho! let the door be lock'd:
Treachery! seek it out. [LAERTES falls.]

LAERTES It is here, Hamlet. Hamlet, thou art slain;
No medicine in the world can do thee good;
In thee there is not half an hour of life;
The treacherous instrument is in thy hand,
Unbated and envenom'd. The foul practice
Hath turn'd itself on me; lo! here I lie,
Never to rise again. Thy mother's poison'd.
I can no more. The king, the king's to blame.

HAMLET The point envenom'd too!—
Then, venom, to thy work. [Stabs the KING.]

ALL Treason! treason!

KING O! yet defend me, friends; I am but hurt.

HAMLET Here, thou incestuous, murderous, damned Dane,
Drink off this potion;—is thy union here?
Follow my mother. [KING dies.]

LAERTES He is justly serv'd:
It is a poison temper'd by himself.
Exchange forgiveness with me, noble Hamlet:
Mine and my father's death come not upon thee,
Nor thine on me! [Dies.]

HAMLET Heaven make thee free of it! I follow thee.
I am dead, Horatio. Wretched queen, adieu!
You that look pale and tremble at this chance,
That are but mutes or audience to this act,
Had I but time,—as this fell sergeant, death,
Is strict in his arrest,—O! I could tell you—
But let it be. Horatio, I am dead;
Thou liv'st; report me and my cause aright
To the unsatisfied.

HORATIO Never believe it;

哈 啊奸谋，——嗜！锁上大门！有贼！捉出来！

〔赖尔蒂斯倒地。〕

赖 贼在这里，哈姆雷特。哈姆雷特，你就要死了；没有药能救得你，你活不到半个钟头了；那害人的家伙就在你的手里呢，开过口，涂过毒药；这阴谋竟害了我自己；看，我躺在这里了，莫想再起来；你的母亲是中毒了；我不能再说，——国王——都怪国王不是。

哈 剑头也涂了毒药！——那么，毒药，你去发作吧！

〔刺国王。〕

众 反了！反了！

王 啊，朋友们，还要保护我；我只是受伤了。

哈 好，你这个乱伦杀人该死的丹麦王，喝下这杯药去！你的珍珠在这里面吧⑯？跟我母亲去！〔国王死。〕

赖 他活该；那是他自己调的毒药。——高贵的哈姆雷特，我们互相饶恕吧；我和我父亲的死怪不得你，你死也怪不得我！

〔死。〕

哈 上天恕你无罪，我也跟你去。——我要死了，何瑞修，——可怜的王后，再会了！——你们诸位吓得脸白发抖与此惨变无关的旁观者们，假如我能苟延几时（无奈死神这个酷吏拘捕得紧）啊，我可以告诉你们——但是不必说了。——何瑞修，我死了；你还活着；把我报仇的缘由宣布令那些不明真相的人知道。

何 永远别这样想；

我虽是丹麦人，却更像古罗马人①⑦；这里还有些剩酒。

哈 你是个男子汉，把杯给我；松手；天呀，我喝了吧。——啊上帝！——何瑞修，事情若是就这样的暧昧不明，我死后要留下一个何等罪过的名声！如其你真是爱我，且别去享天堂的极乐，在这严酷的尘世隐忍些时，把我的故事宣扬一下。——〔远闻行军乐，内做炮声。〕这是什么威武的声音？

奥 小浮廷布拉斯，从波兰凯旋，同英格兰使臣放炮致敬。

哈 啊，我死了。何瑞修；强烈的毒药战胜了我的精力；我等不及听英格兰的消息了。不过我可预言选举的时候人民一定拥戴浮廷布拉斯；我临死也投他一票；把这事告诉他，以及这事的前因后果，无论巨细，全告诉他，——没有别的可说了。〔死。〕

何 现在碎了一颗英雄的心。——再见了，亲爱的王子，愿天使歌唱着送你安息！——鼓声为什么向这里来？

〔内行军曲。〕

浮廷布拉斯，英格兰使臣等，并旗鼓侍从等上。

浮 在什么地方呢？

何 你们要看的是什么？如果是要看奇惨的光景，无需再寻了。

浮 这一堆死尸必是屠杀的结果。——哦凶暴的死神！你那魔宫里要办什么样的筵席，

That thou so many princes at a shot
So bloodily hast struck?

FIRST AMBASSADOR The sight is dismal;
And our affairs from England come too late:
The ears are senseless that should give us hearing,
To tell him his commandment is fulfill'd,
That 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
Where should we have our thanks?

HORATIO Not from his mouth,
Had it the ability of life to thank you:
He never gave commandment for their death.
But since, so jump upon this bloody question,
You from the Polack wars, and you from England,
Are here arriv'd, give order that these bodies
High on a stage be placed to the view;
And let me speak to the yet unknowing world
How these things came about: so shall you hear
Of carnal, bloody, and unnatural acts,
Of accidental judgments, casual slaughters;
Of deaths put on by cunning and forc'd cause,
And, in this upshot, purposes mistook
Fall'n on the inventors' heads; all this can I
Truly deliver.

FORTINBRAS Let us haste to hear it,
And call the noblest to the audience.
For me, with sorrow I embrace my fortune;
I have some rights of memory in this kingdom,
Which now to claim my vantage doth invite me.

HORATIO Of that I shall have also cause to speak,
And from his mouth whose voice will draw on more:
But let this same be presently perform'd,
Even while men's minds are wild, lest more mischance
On plots and errors happen.

竟这样狠命的一击打死这样多的贵人？

使臣甲 这景象好凄惨；我们从英格兰带来消息，可惜太晚了；我们前来报告罗珊克兰兹和吉尔丹斯坦均已遵命处死，但是听取我们的报告的耳朵已经失了听觉了。这叫我们何处去讨酬谢？

何 他纵然活着能谢你，也不能从他口里说出谢来；他从没有下令处死他们。既然恰巧在这惨事发生的时候，你从波兰战罢归来，你们从英格兰奉使来朝，且令人把这些尸体高高的放在坛上由人瞻仰，容我把这事的始末原由告诉你们不明真相的人听；你们就可以知道一些凶残淫乱的行为，临时起意偶然伤害，无端被迫设计杀人，以及结果弄巧反拙自食其报。这些事我能实实在在的讲给你们听。

浮 赶快告诉我们，并请诸位亲贵都来听吧。至于我呢，却于衷恻中获得了幸运；我在这国里原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大家总可记得，我今天来恰巧可以要求这个权利。

何 关于这事我也有话要说，尤其是从他口里说出的话，一定要有很大的影响；但是现在人心汹汹让我先把这事解释明白，免得又有什么阴谋误会引起祸端。

FORTINBRAS Let four captains
 Bear Hamlet, like a soldier, to the stage;
 For he was likely, had he been put on,
 To have prov'd most royally: and, for his passage,
 The soldiers' music and the rites of war
 Speak loudly for him.
 Take up the bodies: such a sight as this
 Becomes the field, but here shows much amiss.
 Go, bid the soldiers shoot.

[A dead march. Exeunt, bearing off the bodies; after which a peal of ordnance is shot off.]

浮 叫四名营长把哈姆雷特像军人一般抬到坛上去；因为他若有机会一试，必定是个盖世的英主；如今他死了，当以军乐军礼为他发丧。——抬起尸身。——这种景象似是战场，但是这里更凄惨些。——开步走，令军士放枪。

〔奏哀禁。众随抬尸下；旋闻炮声隆然。〕

注 释

第一幕

- ① 原文“A piece of him”直译应作“是他的一部分”，有许多的批评家以为这句含有哲学的意味，意谓此“一部分”系指肉体以别于灵魂。我以为这近乎曲解，不如当做一句平常的俏皮话解。
- ② 驱邪之符咒例用拉丁文，故非读书人不办。
- ③ “乘橇的波兰人”原文（据对折本）是“sledded pollax”。意义不其明白。可解做“带锤的长柄战斧”，E. K. Chambers即主此说。今采Malone诸氏学说，酌改如今译。
- ④ “战法”原文law and heraldry应视为一种“重言法”（hendiadys），作heraldic law解。如解做“民法与战法”二物，嫌赘。
- ⑤ 参看《朱利阿斯·西撒》第一幕第三景。
- ⑥ 哈姆雷特的第一句话就是“旁白”，并且就包涵一个双关语，是可注意的。此语显然是接上文而言，意谓不仅是族侄（因彼已为继父）然终非同一血统，故云。Malone, Steevens诸氏所解，俱不恰。
- ⑦ 约翰孙引证俗语：“出天堂，晒太阳”（Out of heaven's blessing into the warm sun）云云，谓由良好境遇踏入较劣之环境，哈姆雷特此处所谓“受阳光太多”或即指此。sun与son音相似，或亦有双关意，译文但求通顺，其内蕴之意义须于言外求之，因原文即晦涩难解也。
- ⑧ 威吞堡大学创立于一五〇二年，此处引用自然是“时代错误”。

- ⑨ 禁自杀的条文不见圣经，除十戒中之第五诫；此处或系泛指一般自然宗教言。
- ⑩ Niobe 乃希腊神话 Tantalus 之女，尝自夸所生子女多于 Leto。Apollo 与 Artemis 乃杀其子女。Zeus 并使 Niobe 变为岩石，至夏季则流泪不止。
- ⑪ Hercules 男性美之代表。
- ⑫ “一点点的瑕疵……”之原文乃全剧中最晦涩不明的一点，佛奈斯新集注有六页多的注释，依然没有定论。剑桥本编者指陈此句各家窜改多至四十种异文。原文“A dram of eale”至少可以有三种解释：
- （一）“一小杯鳞汁酒”；
- （二）“一点点的谴责”；
- （三）“一点点的罪过”。
- 译文采取的是第三项解释，eale=e'il=evil。“第二版四开本”第二幕第二景第六二七行之devil排作deale，是最有力的一个旁证。关于这一句近代编本大概都依第二版四开本为准，大意很明显，字句间仍有不可通处。of a doubt 可能是 often dout 之误。自第十七至三十八行一大段，第一对折本缺，可能是因为哲姆斯一世之后系丹麦公主之故。
- ⑬ Hunter如是解：“吾人登临高处，往往有纵身下跃之念，此处即暗指此种情形。”
- ⑭ 原文 Nemean Lion 乃希腊神话中赫鸠里斯所杀怪兽之一。
- ⑮ 指鸡鸣时鬼须回狱中受苦。
- ⑯ Lethe 希腊神话阴府中河流之一，饮之则忘生前之事。其河畔之草喻为最浑噩无知之物。
- ⑰ 参阅第一幕第二景最后三行。
- ⑱ “纪事簿”原文 tables 系石板或牙版，叠成书形，上有扣钩。板

上或系涂蜡，以有锐尖之物刻划其上。

- ①⑨ “唏喽，喝，喝”乃鹰师唤鹰飞降时之呼声。
- ②⑩ 自此处起至此景终点，殊拙劣不雅，想系为博当时剧场中下级观众之一笑。但也许不是莎氏手笔，也许莎氏剧的蓝本中的一段而莎氏未予删裁者。
- ②⑪ “true-penny”戏呼乡人之刻薄语。
- ②⑫ 缄默之意。

第二幕

- ① 原文此句甚拗。今从 Clarendon Press Edition 的解释，大意为：“隐密起来，则惹起较多的悲伤；宣布出去，则惹起王及后之恨”，普娄尼阿斯权衡自身之利害，仍主宣布，故云。
- ② 西餐，饭后或另室进水果，余兴之意。
- ③ 原文直译应作“即如我竟装做为一张书桌或是一个记事簿”，大概就是“收藏秘密而不外泄”的意思。
- ④ 此乃哈姆雷特佯狂故作此语，并无深意。德国的评论家竟造出许多望文生义的解释，科律己也受德国派的影响发为臆说：“意乃谓，你是被派来钓我的秘密”云云。
- ⑤ 意甚明显，谓死狗尚可受太阳的眷爱，媾合生蛆，你的女儿岂不更易与人通奸？故下半句陡转到“你有女儿吗”云云。
- ⑥ 原文 conception 是双关语，“怀孕”或“想”之意。
- ⑦ 原文 matter 是双关语，“事端”或“争端”之意。
- ⑧ Deighton 注：“Out of the air=out into the air”不知何据？
- ⑨ 原文：“The clown shall make those laugh whose lungs are tickle o'the sere”殊费解。据 Nicholson (“Notes and Queries” July 22, 1871) 谓：sere 应解做火枪机关上之扳机 sear，喻人之易笑者之一触即发。此说近是。肺为司笑之器官，是旧日见解。

- ⑩ 指 **Globe Theatre** 之商标言。商标作巨人负荷地球状。
- ⑪ 原文 **hawk** 与 **hand saw** 二字意义不清，**hawk** 可作“鹰”解，亦可作为 **hack** 之异文，解作“锄头”。**hand saw** 原意为一种“小锯”，但假如是 **heronshaw** 之误植，则是“白鹭”之意。但就全句大意看，译为“苍鹰”“白鹭”，或不算错，盖哈姆雷特自谓尚不全痴，头脑中未痴之处依然有判别是非之力也。
- ⑫ 故意乱以此语，以免启人之疑。
- ⑬ **Roscius** 罗马著名演员。
- ⑭ **Seneca** 罗马悲剧作家。
- ⑮ **Plautus** 罗马喜剧作家。
- ⑯ 见《旧约士师记》第十一章第三十至第四十节。耶弗他乃以色列十二士师之一，出征亚扪人时许愿神前，如获胜归来，即以由家门先出迎接者献为燔祭。先迎者乃其独生女，乃以女献。
- ⑰ 采自以耶弗他及其女为题材之歌谣，十八世纪之 **Percy** 所编古诗拾零亦收此歌一篇。
- ⑱ 原文 **to beard** 挑衅意。
- ⑲ 女角由童子扮演，故着高底鞋以增高。
- ⑳ 指童伶倒嗓时沙沙之音。金币上有圆线，线内有元首之像，金币如有裂痕侵入线内，则不能行使。故以为喻。
- ㉑ **caviare** 系俄人喜食之腌鳊鱼卵，未惯食者恒不喜之。
- ㉒ **Marlowe** 与 **Nash** 曾有《迦太基女王戴多》一剧，（一五九四年印行，）莎士比亚或许有意要竞胜，故插入这样一段剧辞。然就全剧看，此段甚为牵强，且文字过于浮夸，故也许是模拟讽刺的意思。但科律己又谓“有人以为这是讽刺，此说殊不值一笑，这一段作为史诗看，是很美妙的。”大概德国的施莱格尔的解释较为近情，他说，“剧中剧”的文字自然是要写得与别处不同一些。
- ㉓ 皮鲁斯（**Pyrrhus**）为 **Achilles** 之子，匿于木马腹中英雄之一，

赚入特洛爱后，启关放希腊军队入城屠杀。特洛爱老王浦爱阿姆（Priam）死之。

- ②4 Hyrcania 古波斯国地，产虎。
- ②5 独眼巨神（Cyclops）乃 Vulcan 助手，专司制链甲胃。马尔斯（Mars），战神。
- ②6 赫鸠巴（Hecuba）浦爱阿姆之后。
- ②7 “The Murder of Gonzago” 乃指一五三八年，意大利之一凶杀案，案情与莎士比亚所述稍异。参看第三幕注 ⑫。
- ②8 这十几行在下文里什么地方，是一个问题。（参看一八七四年之新莎士比亚学会会刊）

第三幕

- ① 祈祷书。
- ② 此段系最著名之一段独白。哈姆雷特蓄意自杀，于第一幕第二景之独白中已有表示。但哈姆雷特相信死后或仍有生活，故有此顾虑不决之独白。“To be or not to be” 一语究应作何解释，议论纷纭，然总以浅显平易之解释为近是，故译如本文。
- ③ 俗语，妻不贞则夫额上生角，故云。
- ④ 暗指国王。
- ⑤ “站立的观客”（The groundlings）乃伊丽莎白时代剧院中之平民观众，此辈立于台前露天之院中（yard），为最价廉之地位，价约一便士。
- ⑥ “特马冈”（Termagant）原为阿拉伯人所崇拜偶像之一，道德剧中常有此种角色，性凶暴。“赫洛德”（Herod）亦奇迹剧中常见之一角色，喜喧哗。
- ⑦ 原文“To hold, as’ twere, the mirror up to nature” 其意乃谓演员之表演宜适合于人性之自然，不可火气太重。今人往往借用此语

为“写实主义”“自然主义”之注脚，实误。

- ⑧ 俗传蜥蜴以空气为食料。哈姆雷特所谓“被空话塞饱”或系指第一幕第二景国王所说哈姆雷特将继王位一事而言。但王位应由选举，国王固无权左右也。
- ⑨ 原文 *Capitol* 与 *capital* 音似，*Brutus* 与 *brute* 音似。哈姆雷特故作此戏言，殊难译。
- ⑩ 此句乃引自某歌谣。骑木马乃五月节歌舞（*morris dance*）中不可少之一部，演者以木制马头马尾系腰间，作骑马状。清教徒反对此种歌舞，故骑木马之戏渐绝迹。
- ⑪ 哑剧乃道德剧的遗迹，宫廷剧中曾有此种穿插。或谓丹麦演剧惯例，表演之前先有哑剧。
- ⑫ “在一五三八年 *Urbino* 公爵娶一女名 *Gonzaga*，后被 *Luigi Gonzaga* 以毒汁灌耳暗杀。莎士比亚大概是从意大利文中读到此段公案，以 *Gonzaga* 改为被杀人，并以 *Luigi* 变为 *Lucianus*。”此乃 *Dowden* 之说。据第一四开本，*Gonzago* 作 *Albertus* 可见莎士比亚前后改窜之痕。
- ⑬ 成语。
- ⑭ 唱歌队（*Chorus*）任务之一系解释剧情。
- ⑮ 羽毛及镂花鞋，均当时演员装饰。“莎士比亚时代，演员不似现代之支领年薪。全剧院之收入分为若干股，剧院主人分得若干，演员各按等级酌分一股，数股，或一股之一部。”（*Malone*）不分股则为临时雇员。
- ⑯ *Damon* 与 *Pythias* 古之刎颈交。
- ⑰ 意谓：可直呼为“驴子”。原文 *was* 与 *ass* 可叶韵也。
- ⑱ 成语：“青草长成马饿死”，缓不济急之谓。
- ⑲ 猎者居上风处追逐野兽，兽嗅得逐者遂自投入预设之陷阱。
- ⑳ 尼罗（*Nero*）置其母 *Agrippina* 于死。

- ⑲ 玫瑰乃贞洁之象征。妓娼例须额上打烙印。
- ⑳ 海皮里昂 (Hyperion) 日神, 宙甫 (Jove) 大帝, 马尔士 (Mars) 战神, 梅鸠里 (Mercury) 使神, 均男性美之代表者。
- ㉑ 丑角例披斑衣。
- ㉒ 指鬼言。
- ㉓ 这“著名的猴子”的故事, 尚待考。

第四幕

- ① 此语一般认为是无意义的疯话。也许其中仍有意义可寻。前一国王指已死的老哈姆雷特, 后一国王指克劳底阿斯。意谓普娄尼阿斯已与老王同一归宿而新王尚未就戮。
- ② 捉迷藏时, 一人为狐, 余众为狗。开始游戏时, 则呼“狐狸藏起来了……”云云。此处狐狸或是指普娄尼阿斯, 但亦可认为哈姆雷特装疯, 借此脱身。
- ③ “贤明的蛆虫”原文“*politic worms*”直译应做“政治的蛆虫”。Dowden解做“政治家尸身上所生之蛆”, 殊牵强。Schmidt解做“通达公事”, 较切。此处显然是戏指德国一五二一年之 Diet at Worms。
- ④ 此乃古歌谣, 不知作者姓氏。海扇帽, 拐杖, 草鞋, 乃香客之装饰, 尤其是赴西班牙西北部 St. James of Compostella 进香者装饰。情人往往扮做香客。
- ⑤ 格劳斯特县民间故事。据说耶稣向一面包房行乞, 主妇立即为烤面包一块, 其女嫌面包太大, 换一较小者, 但愈烤愈涨大, 其大无比, 其女惊叫“咻, 咻, 咻”, 耶稣乃令其变为鴟梟以为惩罚。(Douce)
- ⑥ St. Valentine's Day 二月十四日, 据英国古俗, 男子是日晨最初邂逅之女子即为其情人。此种男女求偶的风俗或系源自罗马之

Lupercalia 亦二月十四日也。

- ⑦ “走错路……” (counter) 乃行猎名词，猎狗借鼻嗅追寻兽物时错认方向而逆溯其来源之谓。喻倒行逆施。
- ⑧ “咳啷啷呢……” (Hey non nonny), “往下，往下，” (a-down; a-down), 均歌谣中之合唱辞，下文中管家拐走小姐亦系歌谣中事迹，但歌谣原文均已不传。“往下，往下，”之语不易解，今按Verity说：“奥菲里阿心中之意盖谓普娄尼阿斯已被人喊下坟里。”
- ⑨ “机轮”原文 wheel 殊费解。Steevens 解做“合唱”，Malone 指陈，或系纺机之轮，纺织者唱此歌谣，歌声与机声同作，故云。

第五幕

- ① Arms 是双关语。(一) 绅士佩带之勋章，(二) 掘地用之铲等工具。
- ② 大概是当时伦敦一酒家。
- ③ 乡下人所唱之三节歌谣系自一首“The Aged Lover Renounceth Love”割裂窜改而成，原诗见“Tottes’s Miscellany”传系 Lord Vaux 所作，共十四节。窜改后便无多意义。
- ④ 原文 lie 双关语，有“卧”及“谎”二义。
- ⑤ 言各阶级之人均喜作尖刻诙谐之语，以至平民与贵族毫无区别。盖矫揉造作之言辞，本是朝廷中人所优为，而平民亦追踪仿效，故云。
- ⑥ 此处所说“三十年”，证以上文“正是小哈姆雷特生的那一天”一语，则哈姆雷特之年龄当在三十左右无疑。若然，则哈姆雷特年三十始出大学，其母至少当在五十以上，犹有好情，似均不伦。盖莎氏初撰剧时所写之哈姆雷特确为二十左右之青年，后以哲学的辞句逐渐增加，遂不能不抬高其年纪，前后未加细整故有

此失。

- ⑦ 亚力山大，希腊马其顿大帝，著有武功。
- ⑧ 拍龙山（Pelion），奥林帕斯（Olympus），均希腊高山。巨人与天神争斗时，曾拟以欧萨山（Ossa）及奥林帕斯堆积于拍龙山上，或以拍龙山及欧萨山堆积于奥林帕斯之上，以为爬上天庭之阶梯。
- ⑨ “你要大口的喝醋吗？”原文“Woo't drink up eisel”为剧中难解处之一。第一版四开本“eisel”字写做“vessel”并用斜字体，其他四开本则作“Esill”而不用斜字体，对折本各版均作“Esile”，并用斜字体。此字之涵义不明，有两派解释：
- （一）Esill，或 Esile，据 Theobald 考据即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第一百十一首中之“eisel”的古字，应作“醋”解。莎士比亚时代，情人往往故做大胆狂妄之事以证其爱情之真挚，吞食令人作呕之饮料即为最常行之一种表示。伊丽莎白时代戏剧中常有此项记载。
- （二）在对折本各版 Esile 均用斜字体，而对折本向例斜字体表示“固有名词”。故此字当系河名。有人以为即是荷兰之 Yssel 河，或德国之 Weissel 河，或竟是丹麦之 Oesil 河。原文解作：“你要喝干一条河水么？”
- 二说均有可取，近人则均以前说为近是，因河名恐非当时一般观剧者所能了解。
- ⑩ “狗是总有得意的一天，”系成语。此段大意，Chambers 译做“下流东西，如赖尔蒂斯，总是很鸡令其改变性情的，有时候总是得令其稍占上风。”所谓赫鸠里斯当系哈姆雷特自喻；或意谓赫鸠里斯犹不能防止猫狗之常态，自况不如赫鸠里斯，更不须计较矣。
- ⑪ “不朽的碑铭”原文 living monument 即墓碣之意，或谓隐指以杀

哈姆雷特为献祭之意。

- ⑫ 指奥斯利克而言，意谓其人蠢如猪犬，然因富有，故能跻身朝廷之上。
- ⑬ 比赛究有若干回合，殊欠明了。He shall not exceed you three hits不是指十二回合的总成绩，只是说在比赛过程中“领先三局以上”。若以总成绩而论，则领先三局乃不可能之事。He hath laid on twelve for nine是说在十二回合之中可以胜九次，那即是领先六次了，成绩是九比三。He指赖尔蒂斯。故比赛的回合是十二次，国王谓领先不过三局，只是谓赖尔蒂斯优于哈姆雷特者不过尔尔，不会优劣悬殊领先三局以上，赖尔蒂斯不服，故打赌可以在总成绩中以九比三胜利。这样解释似亦可通。
- ⑭ 哈姆雷特似不应胖，故疑此处系指扮演哈姆雷特之著名演员Richard Burbage。
- ⑮ 可有三种解释：（一）二剑俱落地，匆乱中互拾错对方之剑。（二）赖尔蒂斯剑落，哈姆雷特授以己剑。（三）互夺剑柄，以致交换。
- ⑯ 王于投珠时置毒。
- ⑰ 罗马人宁自杀不苟存。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莎士比亚全集. 32, 哈姆雷特/ (英) 莎士比亚著; 梁实秋译. -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7

ISBN 7 - 5043 - 3703 - X

I. 莎… II. ①莎… ②梁… III. 英语 - 对照读物, 戏剧 - 英、汉 IV. H319.4: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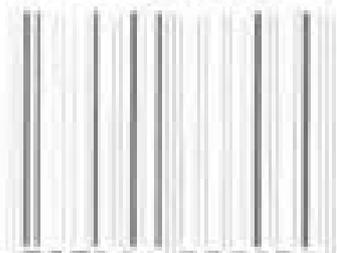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37489 号

《莎士比亚全集》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 - 2001 - 1958 号

本书版权属台湾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所有, 简体字版由台湾远东图书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ISBN 7-5043-3703-X



9 787504 337030 >

你好：

你现在阅读的电子书来自哥尼斯堡书友会（QQ 群号：10932442）。本书友会的目标是——让爱书人读更多更好的免费书。

期待你的加入。

小麒麟

二零零五年五月

